

目 录

诗、街头诗歌

鸦 声	(1)
晚 霞	(3)
火·风·雨	(5)
扑灯蛾	(7)
从黑夜到光明	(9)
海上狂语	(10)
动荡中的故乡	(13)
地心的火	(16)
咆 哮	(19)
星 火	(21)
告诉你	(22)
真 理	(25)
牧师的祷告	(27)
茫茫夜——农村前奏曲	(30)
妒	(37)
农夫阿三	(38)
小莉茜	(43)
生 活	(44)

六月流火

罗蕾莎	(45)
不流泪的卢亚里	(47)
笼中鸟	(49)
牧童的歌	(50)
你 逃?	(61)
秀 珍	(62)
行不得呀哥哥	(63)
热望着	(67)
露 露	(68)
海 鸥	(69)
流浪人——纪念一个友人的友人	(70)
母 亲	(71)
种甘薯	(73)
哭莉茜	(75)
姑姑苦...苦苦	(76)
北风与乞丐	(78)
怨只怨爸爸欠思量	(79)
荔枝湾上卖唱的姑娘	(80)
老开伯	(82)
运转手	(87)
春天在心中	(88)
紫云英	(90)
摇篮歌	(93)
冬天的歌	(95)
春天的歌	(97)
夏天的歌	(99)
秋天的歌	(101)
战士的歌	(103)

我的思念在大海东——献给台湾	(105)
海上晨鸥歌	(107)
女卖票员的歌	(108)
挨打的小阿莲	(109)
上海车夫曲	(111)
钢铁的海岸线	(112)
满洲，我的爱人	(114)
优良的射击手	(116)
永远纪念着你的名字——悼高尔基	(117)
美丽的林英	(120)
我迎着风狂和雨暴	(123)
第一颗子弹——纪念阴惨日子下的冀东	(125)
我站立在海滩上——纪念聂耳逝世周年	(128)
自然歌鼓手——献给诗歌大众化的实践者	(130)
中国，我要做个炮手哟	(134)
武装田地山河	(135)
飞机真理号	(136)
钢铁的歌唱	(137)
踏碎蚂蚁队	(139)
飞鹰，飞向台湾去吧！	(141)
战线不单在绥远	(147)
我歌唱	(150)
冬天的道路	(151)
当我噙着鱼骨头——悼温流	(153)
告别汕头	(155)
抗战三部曲	(158)
海在歌	(163)
唱给海	(164)

六月流火

苦痛列车	(166)
咱们打铁匠	(167)
告别厦门	(169)
游击队	(171)
欢迎词——献给郭沫若先生	(172)
街头短诗之二	(174)
街头短诗之六	(175)
街头短诗之十	(176)
街头短诗之十二	(177)
街头短诗之十三	(178)
我爱热的国土	(179)
再会吧，农村——家乡	(181)
在长征途中的汽车上	(183)
在我们的旗帜下	(185)
五月红——纪念血的五月	(187)
诗 人	(190)
高扬着胜利的手	(192)
我爱一枝枪	(194)
取火者颂	(196)
清晨奏	(198)
我还活在上世上	(200)
日本的女儿	(202)
北风凄咽	(204)
我穿上了土装	(206)
给悦太郎	(209)
慰灵祭——献给阵亡将士	(212)
温 泉	(214)
再见，从化河	(216)

祭 诗——聂耳同志逝世四周年纪念朗读诗	(218)
晚 会	(220)
值此周年	(222)
圣诞老人的悲哀	(224)
征募棉衣	(225)
室 长	(227)
看护士——给于斐	(229)

儿 童 诗

小小儿童——以此纪念儿童节	(231)
小义勇军	(232)
儿童亲卫队	(234)
小蜻蜓	(236)
学习真理——为东山女友会作	(238)
唱——为东山音乐会作	(239)
七·七 谣	(240)
诱 惑	(242)
小打铁	(244)
星 星	(245)
夜 虫	(246)
蛙 声	(247)
鸡	(248)
早 鸟	(249)
露 珠	(250)
雾	(251)
朝 霞	(252)
新 阳	(253)
垦荒歌	(254)

讽刺诗

牌 照	(255)
“ 理事 ” 专家	(257)
恐 怖	(258)
蚤子跟臭虫的把戏	(259)
一只木鸡	(262)
分数的奴隶	(264)
菩萨化灰了	(266)
怎买得起新衣给她呀——给某邮件检查员	(268)
黑陋的角落里	(270)
我们是送葬的喇叭手	(271)
兔子死了	(273)
伟大的鸡贩子——致如此这般的教育家们	(274)
不吃牛肉的绅士先生	(276)
安全第一——献给艺术至上主义者	(279)
致懦怯者	(282)
不侵略中国领土的	(283)
走，肥猪	(285)

明信片诗

祖国复兴在雷雨声中——给青鸟同志	(287)
我读着《战士的歌》——给克锋同志	(289)
诗的材料象空气——给可非同志	(290)
今天，我们开始吃杂粮——给胡危舟同志	(292)
真理的光泽——给清水同志	(294)
敬 礼——给培贞同学	(296)
“ 等因 ” “ 奉此 ” ——给冀春同志	(298)

我兴奋地欢笑起来了——给连城同志，作为

《大地的火》序诗	(300)
火蛇的行列——给林林同志	(302)
青青的秧苗——给冰山同志	(304)
诗人的日子——给宁婴	(306)
你在等待我的雄唱吗？——给亚平同志	(308)
读到了专叶《五月》——给晴岚、连城列同志	(309)
没有绝对的失败——给彭毓炯同学	(311)
我开始了游泳——给阳光同志	(313)
在繁忙的工作中——给碧瑜同学	(315)
又读到了你的——序素庵同志《二期抗战曲》	(317)
我的生涯——给谈鲲同志	(319)
福 地——给雄飞同学	(321)
在被轰炸下歌唱吧——给石榆及诸同志	(323)

长篇叙事诗

六月流火	(325)
可怜虫	(387)
序 诗	(388)

客家方言叙事诗

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	(476)
鲁西北个太阳	(489)

诗、街头诗歌

鸦 声

惨白色的天空中，
突有一只孤鸦飞过。
“ 哑...哑 ” 几声，
它象要把所遇见的事情向人们传播。

“ 我飞到东：
我看见恶人们在喜气洋洋。
但被压迫的大众，
却时常和他们作激烈的反抗。

“ 我飞到西：
这西边终究只是片片沙漠，
民气还是非常不开，
唯有恶人们刻不容缓地把他剥削；劫掠。
“ 我飞向南方：
南方紧紧地接着海洋；
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民众们反抗统治者的浪潮与日俱长。

六月流火

“再飞向北方：

北方有的是魑魅魍魉；

但大众们都起来自动反抗，
统治者们无日不在魂飞魄荡。

“我停留于中部；

到处都有残酷的屠杀，

到处都有草菅人命的屠场。

但是，人们哟！新鲜的旗帜在飘扬”！

惨白色的天空中，

突有一只孤鸦飞过。

“哑...哑...”几声，

它正在把它所遇见的事情向人们传播。

一九二八年。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晚 霞

血红的太阳
已在西方的椰林下隐藏，
归巢的鸟雀们
正在树枝上等候它们的伴侣。
白昼对黑夜顽抗，
犹显示它最后的现象（红霞）
在天际的西方。

呵！朋友！这西方天际的晚霞，
虽说是白昼将终的最后的悲笳；
但你不必悲哀，慌忙，
这黑夜呀，
到底不能永久地遮住四方！
哦！朋友！当东方甫白的时候，
可不是天际依旧毕现着红霞？
小鸟们婉啾地奏着欢迎歌，
那不是说：“黑夜已经加上锁枷！”

哦！朋友
现在夜神已毕露他们的爪牙，
他们把一切求光明的人们抓拿。
可是，我们一点

六月流火

也不必悲哀，失望，吁嗟，
那天际呵，
可不是仍在溅起黑白鏖战的血花？

由鲜红的血花里将建起新的明天，
明朝，明朝呀，
黑暗也会带上锁枷，
纵临头的是无边的暗夜，
我们怎用去悲哀，失望，吁嗟！

血红色的太阳
已在西方的椰林下隐藏，
归鸟们正在树枝上
等候他们的伴侣。
白昼犹在对黑夜顽抗，
那鲜红的红霞
正高画在天际的西方。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三日于南洋马冷。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火·风·雨

火！火！火！

心火！

燃烧，燃烧，燃烧呀，

把你的赤心炸裂，

把你的躯体熔销！

再燃烧，再燃烧，再燃烧呀，

把囚禁你的屋宇烧掉，

把窒息你的社会烧焦！

※ ※ ※

风！风！风！

狂风！

狂吹，狂吹，狂吹呀，

把那些砂石猛扫，

把那些洋房吹倒，

再狂吹，再狂吹，再狂吹啊，

把那些高低不一的树木拔下，

把那些凹凸不平的宇宙推倒！

※ ※ ※

雨！雨！雨！

暴雨！

降呀，降呀，降呀，

把满贮毒菌的人心洗净，

六月流火

把满藏秽气的池沼冲毁！
再猛降，再猛降，再猛降呀，
把充满了血腥的大地洗净，
把塞满了瘴气的宇宙冲毁！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扑 灯 蛾

熊熊的火焰在燃烧，
无数的扑灯蛾齐向火焰中扑跳；
——先先后后，
没有一个要想退走！

哦！你渺小的扑灯蛾哟！
难道你不知道这烈火会把你烧？
难道你不曾看见
许许多多的同伴已在火中烧焦？

为着坚持自己的目标奋斗到底，
——不怕死！
为着不忍苟全一己的生命，
——不怕死！
扑灯蛾！扑灯蛾！
是否你们因此而继续
不断地投在火焰里？

熊熊的火焰在燃烧，
无数的扑灯蛾已在火中烧焦！
先先后后，没有一个要想退走！

六月流火

啊啊！它们没有一个要想退走！

一九二九年旧作，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一日改抄于马冷眉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从黑夜到光明

一更，二更，
夜色深沉。
更鸡开始叫喊，
啊！黑夜依旧沉沉！
三更，四更，
光明已经有了些少眉目；
鸡儿继续叫喊，
啊！黑夜已经乱了阵足！
五更儿，
黑夜收了残局；
鸡儿高奏着凯歌，
啊！光明展开了篇幅！

一九三〇年春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海上狂语

细雨霏霏，浓雾迷离；
这时候——是喜？是悲？
海鸟翱翔，波涛嘶唱；
这情景——是快乐？是哀伤？

悲壮的海风，
不住地狂吹。
——是替我们抱着不平？
——是替我们伸气？

狂风，狂风，狂风哟，
你请尽你的能力吹罢！
这船上秽物，舱间的浊气……
一切的一切，都请把它
吹个半根莫赦！

*

*

*

啊啊！你颠簸着的船儿呀，
你就沉落到海底里去罢，
我的毕生不外如斯，
且勿管那些年青同胞
错受这种酬谢。

啊啊！你冲天飞回来路的煤烟呵，
你不是暗示我们“不如归去”么？
只有傻子才相信日后
我们能够荣旋故里，
实在呵，那个不是
清风两袖或白骨还乡。

※ ※ ※

烟儿，烟儿，
你冲天向来路飞回的烟儿哟！
你请替我寄封口信，
迅——迅——迅——！

“前面，前面是茫茫云层，
四边，四边是无涯的海。
我悔恨，我悔恨
不和敌人拼命在故乡，
我悲痛，我悲痛
将成一个待宰的羔羊。

“过什么番？还不是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同胞被人剥削下去！
发什么财？还不是
饱吃资本家的气，
得了少许残肴偷欢喜！
“不要渴望出洋串钱或学好呵，
年轻的人儿！
繁华世界实即是屠人地方，

六月流火

看呀，多少人儿死在这势利乡！

“ 只要你能够认清你们的出路，
只要你能够知道现实的故事：
故乡和异邦同是一样的工作场，
那有这里是地狱，那边便是天堂？”

※

※

※

细雨依旧是霏霏，
海鸟依旧在翱翔；
浓雾遮幕着远方，
波涛在近边嘶唱。

这时候，这情景：
暗沉沉，渺茫茫；
惨澹澹的，
没有阳光。

一九二八年旧作，

一九三〇年改写于爪哇东邦。

录自《茫茫夜》，1934 年 4 月 20 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动荡中的故乡

回到多年不曾见面的故乡，
故乡，似乎还未变更模样。
父老们围住我询此问彼，
照例他们关怀国家现状。
我能够告诉他们以什么，
除了无言地叹息和悲伤。

我只能这样简单地作答：
“所有中国要人都是鬼，
他们所干的是鬼的勾当：
他们晓得的是把老百姓敲诈，
帝国主义者侵略来了，
他们唯一的信条就是‘不抵抗’。
只有老百姓自己争气才有用呵，
不然，终究是会上他们的当！
——可是，父老们，
近来原乡又怎样？”

“原乡！……”

“原乡太不象样！

灶头，人丁都要抽捐，

六月流火

别说什么婚姻嫁娶。
治安会晓得的
只是刮民脂，铲地皮；
土匪来了，躲在山窝里，
回头来抓住几个好百姓示威。
没钱时不是匪来也是匪，
谁管你什么正义同公理！
最近还有什么
‘防空公债’，‘国防公债’，
既不曾抗日，
眼见得奉送了东三省，
还要派队下乡
一个一个的把良民拘。
唉！真是世道日非。

“上月传说×军将到此地，
有的惊慌，我们却不在意。
实在，官军既不会安民，
他们也不会真的到处放火，
——我们只好任天由命，
我们只好凭天报取！

“是不是内战又来了？
——放着日本鬼不打，
偏偏要自家人对仗。
这种年头，
老百姓真是难当！”

“

..... ”

吐不尽父老们的忧家忧国，
摆在眼前的
仍然是没有更改的故乡。
但是，细察起来，
故乡，终究有点异样。
那近大路的墙壁上，
有钢锣大的字样：
“ 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 ”！
而这些字体下面，
隐隐约约的还可以显现
那被洗刷的标语：
“ 建设农村 × × × 政府 ”！

一九三二年，冬，于上海。

录自《茫茫夜》，1934 年 4 月 20 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地心的火

火，火，血红的地心的火，
层层的地壳把它压住了。
但总有一天呵，
它会把这些一齐冲破！

夜深——人静，
星星——闪明。
没有月亮，只有习习的初夏的风，
没有鸟鸣，唯有淙淙的流水声音。
船夫们已在梦中，都在梦中，
篷船上微露几点灯光朦胧。
虫儿们精神独展，精神独展，
尽管歌唱着——
歌唱光明殒灭，
曲咏黑夜弥漫。
但那山麓，那崎岖的河岸上，
有二条朦胧的黑影在移动，
移动，不住的向目的地进展。

踏踏的脚步声，
惊动了路旁的宿鸟——
鼓着两翼向黑暗里消亡。

频频的对语，
间着那有节奏的
所携物件的磨擦声，
也曾吓住了虫鸣——
暂时停止了它们的呻吟。

“明天，明天几点？”

“晚上六点——
他们在世间最后的时辰。”

“什么都准备好了吗？
你说……………”

“不错，单候我们所携的东西，
只期待那预定的时辰。
他们，他们只是饭桶，
我们怎不旗开得胜！”

“……………”

“……………”

“起来！……奴隶，……
……，打它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黑暗网不住这悲壮的声音，
地面上不住地移动的
是那二条黑影。
——树枝被风吹动得号号作响，
河滩上的急流的水沙沙地唱吟；
石子时在他们的脚下滚动，
但这些，这些只有增强他们雄心。

六月流火

白雾依傍黑夜占据着大地，
野兽也借黑暗在地面横行。
但遍地，遍地都隐伏着暴风雨，
光明，光明已在黑暗中苏醒！
看！那闪闪的星星，
伴着那在黑暗中移动的二条人影。
是二个年轻轻的战士在兼赶路程，
他们，他们满怀都是血红的火，
他们要在黯黑的荒原中
点起足以燎原的火星；
他们，他们正待宣布黑暗的死刑，
正待完成他们的使命！

火，火，血红的地心的火，
层层的地壳
终究不能把它长久压倒。
这正是时候呵，
它将会把这些一齐冲破！

一九三二年。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咆 哮

旋风吹过高山，原野，沟壑，
潜进村落，
在平原，田野，森林上
疾驰，奔走。
稻草上显现出那急速的浪波，
森林里独有那号号然的战歌。

昔日是卑贱的一群，
终日低头屈背为人作嫁衣裳，
今天，他们都有新的觉醒：
——他们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
他们的力量足把世界推翻，
只有他们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乡。
闪闪的刀，尖尖的戈，
各种耀目的利器，
× 帜浴在日光里，
无数万的襁绌群在跃动。
一切都是蓬勃，蓬勃生气，
他们每一个
都象长城的任何一块砖，
他们一个一个的
就连成一座铁的长城，

六月流火

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
来护卫他们自己的土地。

敌人的飞机，炮弹在头上飞，
但敌人们终究不能
占领他们的土地一分一厘。
这里，每一亩土地都会咆哮，
足使敌人丧胆；
这里，每一座森林都会唱出战歌，
顿增他们杀敌的勇敢。

这咆哮的旋风吹过山岭，原野，
潜进每一村落，
每一村落的人们，
每一方村落里的土地都在咆哮，
各村落的森林的战歌
日夜都在互相唱和！

一九三二年冬。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星 火

小小的火星，
出现在荒原中；
不用说，人们都对此
有不少的惊恐。
他们都习惯于
没有光没有热的生活中，
他们甘愿屈服在
这平庸的妥协里。
但是，热是磨擦的儿子，
又是光明的母亲。
现今，日夜不停地
齿轮互相接合的转动起来，
那个抑得住这爆发的光明？
今天，这里显露的
也许只是一点星火，
可是，明天这些不一定
仅会燃烧这荒原，
由人们手里
不会建造起新的城堡吗？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深夜。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告 诉 你

兄弟，告诉你
以我最后话语：
现在，我难能
支持这个废体。
只消一刻儿，
我将与世长辞，
丢下孤零零的
老母和弱弟。

隐藏一切真实，
对于我的老母
只消说：“伯母
不要过分悲苦。
为着劳苦大众，
你儿前去尽职；
虽然消息欠明，
必定犹在努力。
反正剩下我们
我们……………
我们晓得和他
一样的敬待你。”
至于我的弟弟，

告诉他：“休要
为哥毁了前途。
哥哥是对的
没有走上岐路。
显明的，前年
父亲被压死了。
他负了百多债，
利息，田租呀
永远的跟着他！
不是他不勤劳，
也不是运不好，
是不断的压迫
和不停的剥削，
使他永远疲劳；
结末，丢下了
你和我。现今
请你孝敬父母，
但这只是说，
要无碍于……………
——你的任务。”
那邻村的少妇，
为她我曾心伤；
你晓得，多么
惹我袅爱，当
我枕在她臂上。
但是，我不能
永远被她占有；
我把我身献给

六月流火

千万劳苦大众；
只有一颗真心，
解放贫苦朋友。
于是，去年冬，
第一次，我们
对统治者反抗，
子弹伤了我手。
这一次，许是
最后一次交锋，
弹子穿进我胸。
——好，为我
告诉他：“不是
医生们欠高明，
实在，小铅弹
业已深深嵌进。
但，我极愉快
为民众死，我
已经尽了责任。

.....

但愿你.....康健，
不要.....伤心！

.....

..... ”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真 理

领事馆，陆战队，
军舰，飞机……
——太阳旗！

野蛮，强暴——日本浪人：
马裤，手杖，鸭嘴帽——摇摆街头；
矮小，八字须——凶威仪！

谁碰着他？
——一个劳动者，
挥手杖，开虎口，
——一顿蛮打骂！

愤激，捏紧拳头；
观众向前拥。
—— 打！
—— 打！

好巡捕——出力弹压！
放走了浪人，
抓住几个青年。

六月流火

送官——这些肇事者！

抗议——双方抗议。

军舰——示威。

——弱者道歉！

太阳旗显示了“真理”。

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牧师的祷告

主呀，但愿我主赐我权威，
镇压一切背叛上帝的儿女。
至尊如我主，威权高一切，
至大如我皇，荣耀照四方——
如今呀，叛徒骚扰我心慌！
——亚门！

主呀，至尊、至大的我主！
我昔背负教义远走他邦土，
至今不忘我主教人的法度；
打左颊时转过右颊方便他，
和平，忍耐，永远莫含仇。
——亚门！

对于无知的百姓，
我教他羡慕天堂；
逆来顺受不须怨，
任从剥削莫拒抗。

主呀，为着宣扬，
我们有美丽教堂：
距离七日大钟响，

六月流火

愚民恭听我主张。

不够呀，办学堂，
麻痹一般少年郎。
——希望，希望
我们足迹遍城乡！

诸事如意欢我心，
纵有叛乱武力当。
一切骚扰都平静，
我主声名到处扬。

不奈呀，有瘟神
煽起反叛的风浪：
走了学生闭学堂，
大钟响了空凄凉。

有城乡，有城乡，
叛徒声声要抵抗。
教会被封夺学堂，
多少同伙性命慌。

主呀！瞻望前途，
我心，我心惊慌。
纵有将军在献功，
想尽法子帮我忙。

开刀呀，对他们
我们不能不抵抗。
和平，博爱……
本要他们去主张。

抵抗，为着我主！
对叛徒切莫饶赦！
——但是，但是，
叛徒众多我们寡。

往时几枝枪杆可以硬要他们和平；
如今，丢弃了我们的种种好法宝，
他们的标语是：“我们才是主人。”
不再忍耐，他们偏偏起来抗拒，
他们更不客气的对我们说“斗争！”
——亚门！

所以，主呀，我祈祷你
赐我威力镇压一切叛徒！
我心纷乱呀，我心惊慌！——
至尊我主，荣耀照四方；
威权及各地，至大我皇！
——亚门！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茫 茫 夜

——农村前奏曲

(一)

半夜里，黑幕挂在山峭，
月隐了，繁星也失掉。
天空，天空里漆黑的云团在滚动，
那狂风，狂风在人间骚扰！
沙...沙...沙.....
号...号...号.....

半夜里，沉重的黑幕遮住全村，
不分明，纵是溪流通过了村心。
显出一边是毗邻着的黑的屋脊，
一边是广阔的田野，阡陌层层的。
断断续续的水声好似锣音，
那狂风，狂风里更夹杂着
稀疏的，稀疏的吠声。

沙，沙沙沙.....

汪，汪汪汪.....

号，号号号.....

(二)

沙...沙...沙，号号号！

汪...汪...汪，号号号！

母亲，母亲在风声惊醒，
向着黑暗，她，她睁着大眼睛；
倾着耳朵，谛听，谛听！

耳朵里，耳朵里旋转着种种声音！

沙，沙，沙.....号，号，号.....

汪，汪，汪.....号，号，号.....

拾起破烂的被，
她遮住了身边的乖儿，
小孩哇的一声惊醒了——

“妈，妈.....是什么？”

暗，暗.....什么都看不见；
妈，妈.....我怕！”

“睡吧，宝宝！”

快亮了，
不要怕！”

沙，沙，沙，号号号，

汪，汪，汪，号号号！

黑暗，大风，狗吠.....

母亲想起了青，
想起她心爱的失踪儿子。

用着慈爱的心，
母亲一边轻拍着身旁的宝宝，

六月流火

一边低诉着——

“青，儿子，你回来吧，
家里虽然苦，
有我们的双手，总不缺你吃的米，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远离乡里？
是他——那凶恶的兴，
他拿钱放利得罪了你？
是他——那多田的荣，
他抽收租谷触怒了你？
是他——由南洋回来的英，
他有钱买势恼恨了你？

.....

青，儿子，
他们会跟祖宗，风水强，
怪不得他们！怪不得他们！
——何苦和他们作对，青！
有钱有势那个不怕？
有钱有势那个不把你恭敬？
归来罢，青！
你没有对他们做什么，
纵是有，看你上代的面上，
他们也会饶赦你的。
在家里，你可以安心做工帮帮家：
你只要安心的做，
菩萨照顾我们，一天三餐那用怕？
青嫂子也大了，
青，你该当归来呵！

上年，你突的丢弃了家，
你没有告诉我，
对她也没有提及半句话，
她急得暗地里流泪，
她说前世没修今世惩罚她。
据说你和几位同乡跟了穷人军，
你们由此地跑到那地，
又由那城跑到他城；
慢说我家没风水，就是做官，
青，你就不要她
也不要白发的母亲？

.....

唉！黑暗，狗吠，风号.....
青，儿子，我想起了你！

..... ”

沙，沙，沙，号号号！
汪，汪，汪，号号号！

(三)

沙，沙，沙，
号，号，号。
隐隐约约的，风在唱着答歌：
“ 母亲，母亲，母亲，
再不能屈服此生！
我们有的是力，有的是热血，
我们有的是万众一心的团结；

六月流火

我们将用我们的手
建造一切，建造一切！
为什么我们劳苦了整日整年
要饱受饥寒，凌辱，打骂？
为什么他们整年饱吃寻乐
我们却要永远屈服他？
为什么天灾人祸年年报？
为什么苛捐杂税没停过？
为什么家家使用外国货？
为什么乞丐土匪这么多？
为什么？……………
为什么？……………
农田里我们使用犁耙，
工厂里我们转动机车，
木匠，泥水……我们一群
谁说不是有力的创造者？
靠着我们的手，
什么也能够进行；
母亲，母亲，不要惊！
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
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
母亲，母亲，别牵挂！”
号号号，沙沙沙！
号号号，沙沙沙！

(四)

是山崩，

你声冲云霄？
是虎吼，
你把大地动摇？
是——
你——
——沙沙沙，号号号，
哦哦，原来是暗夜风声！

是大兵，
你踏过荒茔？
是乱军，
你在屠戮乡民？
是——
你——
——沙沙沙，号号号。
哦哦，原来是暗夜风声！

(五)

轰隆！轰隆！轰隆！
雷鸣！雷鸣！雷鸣！
沙沙沙，沙沙沙……
风雷声中
夹杂着一阵一阵的急雨音！

黑暗！黑暗！黑暗！
雷鸣！雷鸣！雷鸣！
闪电在空中突击，

六月流火

黑暗中诞生光明！

黑暗！黑暗！黑暗！

雷鸣！雷鸣！雷鸣！

风雨声中

夹杂着晓鸡啼音！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写完。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妒

云向海调情，
海摆出蓝黑的脸孔；
高高的，高高的，
云儿只能停留在天上。

水平线上出现了月亮，
海面闪闪的露出金光；
慢慢的，慢慢的月儿上升，
海的媚笑不住的不住的荡漾。

云，张开黑的翅膀，
使劲地吞食了月亮。
海面黝黯，黝黯，
云儿犹在展开黑的翅膀。

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农夫阿三

七月里，
火般的太阳，
田间早稻黄！
阿三，匆匆赶路忙，
流着汗，
汗珠闪闪露金光，
眼睁睁的看
别人割的割，担的担，
男女老幼一样忙！
想起家来
心在痛，手在痒！

阿三，
强壮的农夫，
不愿当官兵，
匆匆逃命忙。
心又痛，手又痒。
——一边走来一边想！
——一边走来一边想：

年来不是苛捐就杂税，
说是救“国难”，

又要了“国防捐”、“防空费”；
如今，如今呵，
还要去当兵，
不知是犯的什么罪？
说是为国和为民，
为什么东四省已送给日本人？
说是保百姓，救国家，
干吗自家又杀自家人？

烟灶捐，人头税……
那堪再来一个“后备队”！
别人抢土地，
他们不抵抗，
千万大兵眼巴巴；
小百姓
起来抵抗就开罪。
今番，今番呵，
显然是借名义，
骗百姓
去杀自己苦兄弟！

那个胖师长，
鸟枪都抽税，登记，
今番发枪给我们，
还不是另有诡计？
听说呵，
练好了兵

六月流火

我打前锋他后卫！

乡长来传县官令：
三丁抽一五抽二，
没人时，
单丁独子也要去！
大哥二哥远离家，
乡长传我要我去。
妻儿心里哭，
老母眼流泪！

老母流泪说：
“阿三，我的儿，
别管田间事，
暂时且到别处避避去！”
天呵，上有天来下有地，
那见青天世界没道理！
眼看家家割禾打谷做新米，
红红的太阳
起自东来落自西。

——天呵，
到底那里有公理？
——天呵，
听说处处都有匪：
早上碰见一男人，
他说呵，
匪去兵来，

敲诈残杀不讲理！
今番呵，
丢了老娘弃了妻！
单身只影外乡去！
别处是不是
也要当兵去？

哦哦！
小百姓，
只有死！只有死！

哦哦！
小百姓！小百姓！
迟早也是一条命！
迟早也是一条命！

农夫阿三，
忽然变了心，
欢欢喜喜
转过头来，说：
“回家去！回家去！”

阿三醒过来，
农夫阿三
要赶快回家去！

阿三有道理：
我是农人，

六月流火

我有众多兄弟！
假如我们团结起来呵！
假如我们团结起来呵！
拿起锄来
翻过天来换过地！
——认识认识我们罢，
我们有众多苦兄弟！
当兵，
你送枪给我们，
好，
这正是机会！机会！

农夫阿三，流着汗，
匆匆忙忙回家去！
回家去呵，
为着自己，
为着千千万万苦兄弟！

七月里，
田间早稻黄，
农人收割忙，
天空呵，
挂着火般的太阳。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改写。

录自《茫茫夜》，1934年4月20日国际编译馆出版。

小 莉 茜

小莉茜，旧制度使我挣不脱你，
我不忍，让你独自伤心堕泪；
算了吧，权承认所谓婚姻关系。

坦白的说，我可怜你，
明知道，我，我不会爱你的，
毕竟还只好跟你敷衍下去。

不错，无穷的田事埋没了你，
不错，田里的蚯蚓都熟悉你悲酸的泪，
可是，你怨谁？你埋怨自己的命运吧！

你不会相信的，世界也许会改变：
一个时候，你会自动的同我分离，
你有健壮的身体，也许我赶不上你哩！

——啊！不要伤悲吧，小莉茜！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生 活

两条轨
无穷的展开在前面，
当作轰轰的列车我前进吧。

让西北风吹打，
穿过幽黯的隧道，跑上崎岖的山，
颓丧，悲哀的只是道旁的树木呵！

什么，黑夜张开了她的翅膀？
什么，大地蒙上薄薄的白纱？
——不要慌，加强马力前进吧？

让列车永远永远离住两条轨，
莫怕前面的无穷，难捉摸，
没煤燃烧时才是最后的终点哩！

——啊！这就是生活！

一九三四年三月。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罗 蕾 莎

罗蕾莎，我同情你：
妇人群中你来了革命，
你晓得女人的任务
不光是什贤妻良母；
靠着自己的力，你奋斗，
你学习足够生存的工具，
日日夜夜，你说不应当空闲了心。
可是，你打不开矛盾的路，
坦白掩不了你的懦怯，
你还在独自愁苦。
我说：罗蕾莎，我同情你，
我给你一点新的刺激，
我为你安排向前的路吧！——
但是，你拒绝了，你说……
噯！罗蕾莎，生活
没有给你必需的争生存的勇气；
你是必得让岁月蚀尽你的年华，
让苦恼永远和你牢抱的。
好吧，罗蕾莎，当心
大变动会使你粉碎；
当心，心脏病是可怕的毒蛇，

六月流火

它会咬尽你整个生命的呵！

一九三四年三月。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不流泪的卢亚里

卢亚里！卢亚里！

整日的工作锻炼成铁的身体；
他生活，田事消磨了他整个青春，
可是，现今，他才明白生的意义！

对的，迎头是咬草根的苦生活，
简直见不到油盐柴米。——
裹着肚子卢亚里从不下泪，
他明白，这不光是为着自己！

不知是那一天，天空飞来日人的铁鸟，
轰炸，跟着是草房的燃烧同倒溃。
不错，卢亚里的房子遭了殃，
不错，活猪变成了火腿！

但是，咬紧牙根，卢亚里心头塞满了火，
没有泪，悲哀爬不上他坚强的心。
他骂：“猪狗！有本领你就前来肉搏吧！”
飞快，他又关心到有没有炸伤苦兄弟。
——伸出无数万的铁的手，
象早春枝梢裂出嫩芽，开出鲜花，
活的我们的世界是该当来了；

六月流火

谁悲哀的谁滚开去吧！

一九三四、三、廿三。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笼 中 鸟

不要唱吧，小东西！
幸福可曾厚待你？
快乐可曾全付你？
我伤心，你在狭小的牢笼里装欢喜！

不要跳吧，小东西！
点点食物人给你，
滴滴冷水人给你！——
我伤心，你不害羞的跃跳在牢笼里！

啊！穿过你的栅，小东西，
你看看广阔的青青的世界吧！

一九三四，四，五。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牧童的歌

(一)

1. 不怨我的爹，
不怨我的妈。
我来时，
爹妈都流着伤心泪，
说不出半句话。
2. 那年天下遭饥荒，
爹妈仓中没粒粮。
大哥二哥年纪大，
再过三年好帮忙，
莫奈何卖我年小的到他乡。
3. 卖我年小的到他乡，
那时乡中闹饥荒。
没有番薯，和麦糠，
空着肚子过日子，
就是神仙也断肠。
4. 就是神仙也断肠，

爹妈只好卖我到外乡。
一卖卖给阿义人贩子，
带我来来往往赶路忙，
爹妈得钱心哀伤。

5. 爹妈得钱心哀伤，
我也夜夜哭喊到天光。
李阿义，假心肠，
说了算不清的安慰话，
他说再过三年带我转家乡。

6. 再过三年转家乡，
一卖卖到王家庄。
主人是个老乡绅，
辣厉有个后来娘，
从此我就做个看牛郎。

7. 我就做个看牛郎，
早上出去夜归庄。
午饭带到庄外吃，
大风暴雨才归家，
大水牛就是我的好伴当。

8. 大水牛，好伴当。
天天只好对它讲心肠，
水牛探头咬草听不懂，
没有爹，没有娘，

六月流火

水牛那知我心肠！

9. 水牛那知我心肠！

主人日日打和骂，
最辣最厉是那老鬼娘。
早晚挑水打衣还说懒，
不把我来比比她的懒儿郎。

10. 不把我比比她的宝儿郎，

她真是一副横心肠。
不曾想我也是爹娘子，
朝朝骂我杂种狗，
夜夜骂我癞痢头。

11. 朝朝骂我杂种狗，

夜夜骂我癞痢头。
幸得她今生福不厚，
不到三年就归西，
棺材埋在李村后。

12. 棺材埋在李村后，

放牛放到她墓头。
翻下石，踢下碑，
生前受尽你的气，
今番才来报复你。

13. 今番才来报复你，

翻下你墓上石，

敲下你墓上碑。
咒一声，阎罗王前定你罪！
骂一声，过狗岗时狗咬死！

(二)

1. 不怨我的爹，
不怨我的妈。
我不在家，
他们梦中，
也许说着伤心话。
2. 一怕我大人面前不听话，
二怕我年纪轻轻
受不了骂和打。
三来又怕我，
做工不懂早和夜。
3. 两个哥哥，
也许对爹妈说着安慰话：
再过几年，
会走遍天下，
带得弟弟转归家。
4. 一个妹妹，
家里养不了她，
出生时就送给了邻舍，
她不会记起我，

六月流火

也忘记了爹同妈。

5. 倒是每逢年和节，
外婆来到了我家，
第一声她将会问起爹妈：
“阿三怎样了？”
——我的爹妈眼泪雨般下。
6. 爹妈将会说：
“只恨那年大饥荒，
家里没有粒米粮。
要是家里有点麦糠，
我们也不会卖他到外乡。”
7. 不，不！也许又会这样讲：
“要是大家不都穷，
上邻下舍可以帮点忙，
那年可以暂借一些钱，
也不致出卖自己宝贝郎。”
8. 唉！接着他们也许
就讲起一串伤心话：
“那年不是来来往往亲同戚，
那年不是礼来礼去礼上忙，
可是，天年不同一个也不到你庄。”
9. 爹妈也许会说年纪小，
容易忘记爹同妈，忘记了家乡。

硬着心肠，他们会说：

“ 忘记了也好，
记起了爹妈苦难当！”

10. 苦命儿，薄命儿，
记起爹妈苦难当。
我的爹爹同妈妈。
为着我
只愿黯夜黑暗自哀伤！

(三)

1. 哦哦！
告诉爹爹同妈妈，
你们不要忘记我，
从小就有小聪明，
五岁晓得算百数，
不满九岁晓得家，
东边田，西边菜地，
一一都记下。
2. 我不独记起爹同妈，
我也晓得我老家。
我的家，
远在江西寻邬县，
屋前屋后都有白桐花。
3. 屋前屋后种桐树，

六月流火

村前有座公王坛，
村后有株大榕树。
左也山，右也山，
小溪流水截中间。

4. 小溪流水截中间，
南村姓廖北姓关，
村中共有三百家，
我屋在村心，
一屋十家人。

5. 一屋十家人，
我屋在村心。
蒲乡就是我庄名。
哦哦！
我是自小出门庭！
我记得家，记得爹同妈，
可是，没有钱我不想走回家！

(四)

1. 就算我命苦！
我命中要看牛在他家，
命中不能在家团圆聚，
哦，怨不得爹同妈！

2. 怨不得爹同妈，

当年人贩子卖我到王家，
有吃有穿，虽然有打也有骂，
终究胜过整天没有稀饭下！

3. 只恨早不死来老鬼娘，
刚有安乐日子又遭殃。
风吹大树连根倒，
绑去主人满家慌。
4. 绑去主人满家慌，
裁钱典当赎人忙。
大水牛，好伴当，
今番没钱也出卖到他乡。
5. 今番没钱也出卖到他乡，
从今没有了好伴当。
朝朝夜夜，朝朝夜夜，
两眼空对着青草场。
6. 两眼空对着青草场，
大水牛业已出卖到他乡，
大水牛，到他乡，
从今每天只好采樵忙。
7. 每天只好采樵忙，
主家天天心在慌。
五千白银山中赎出老主人，

六月流火

主人出山就离乡。

8. 主人出山就离乡，
避到上海住洋房。
一封二封报家信，
封封都催典卖旧家当。
9. 典卖旧家当，
家里的出息比不上生意场。
他说良田不生财来要完粮，
杜卖完了，省得下次又遭殃。
10. 省得下次又遭殃，
卖了田，割了粮，
整家日间就要离家乡。
——我永远不再是一个看牛郎！
11. 不再是一个看牛郎，
不久就到大市场。
听说上海人人有工做，
工厂里头个个做工忙。
12. 工厂里头个个做工忙，
两手做来换米粮。
换米粮，两手忙，
总好过在家做个看牛郎。
13. 总好过在家做个看牛郎，

不再风吹雨打独悲伤。
莫管将来赚钱不赚钱，
在那里，总有许多好伴当！

14. 总有许多好伴当，
我不甘再做一个看牛郎；
我也不甘长久做奴才，
我要做工在城市上。

(五)

1. 哦哦！我要走向城市上，
不怕远了爹妈远了乡。
出门独自找门路，
管不了爹妈
是否还是活着在世上。
2. 许是家里乱慌慌，
早就丧了爸来死了娘，
两个哥哥也许都拆散，
亲亲戚戚两相忘。
——唉！莫想起，
反正没钱不好归家乡！
3. 没钱不好归家乡，
我要走向城市上。
就是一天阎王把我勾了生命簿，

六月流火

我不怨我的爹，
我也不怨我的娘！

一九三四年春末。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你 逃？

朋友，在暗夜里你想逃吗？
前面魔影憧憧，后面鬼步冬冬，
永远的，永远的，恐慌将占在心中！
逃吧，在暗夜里让你逃！
穿过阴森的峡谷，听着森林的呼号，
暗夜还在你前面，你曾逃出黑网吗？

提起勇气来吧，可怜的东西！
暗夜里走路的不光是你，
有勇气的不是前后都是火把吗？

一九三四，四，廿夜。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秀 珍

秀珍，干吗你离开了家？
家里不比上海好吗？
——汽车正在你家门前跑，
飞机不也整天在天空里过？

哦！阳光耀眼的五月，
秀珍姑娘离别了家乡，
年老的爸妈擦着眼泪，
小火轮把她拖到都市上！

工厂整天在喊叫，
都市张开了巨大的口：
它，吞没过当年美丽活泼的表姐，
如今，它的舌又探上了她的头！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行不得呀哥哥

那个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
那个少妇哭倒山阴道？
森林里，山谷中，
鹧鸪声声在唱歌。
它为她唱道：
“行不得呀哥哥，
行不得呀哥哥！
……………”

少妇哭倒山阴道，
声声“行不得呀哥哥！”
“行不得呀哥哥！”
妈妈年纪高，
家中事务多。
千日万日你在外面也罢，
归家只三天我心中难过！
别人千日在家万日在家，
为什么你就不能这样做？

你说呵，只恨当初主意错，
不该暗中偷向营中逃，
入了军营象进牢。

六月流火

早晚上操场，
肚里半饥饿。
你说呵，只恨当初主意错，
八元月薪实在拿不过。
身在营中象猪猡。
衫裤发汗臭，
床是臭虫窠。

哦！该死的杀千刀！
你说呵命令一下就开火，
不管是牛，不管是马。
一上阵线就伏倒，
拍拍子弹射过去，
再一个命令就是刀对刀。

哦！该死的杀千刀！
你说今番开到内地去，
内地土匪多：
土匪有的比兵好，
只是命令这样不奈何！

命令，命令，千句令，万句令，
还不是为了一月八元薪？
八元月薪就要换条命？
就要到战场上去杀人？
——冤家哟，我恨我的话你不听。
我说你赶快辞掉这差事，
我说你今番索性就不要再去了！

.....

可是，你不敢，你不理，
你说请假不回去，
回头找着要抢毙。
唉！枪毙.....
横直也是一死！

冤家哟，那么当初你就不该归，
你看，看了你的样子，
多么使人伤悲！
——你不该去杀穷人命，
你不该跟他们去杀苦兄弟！
——回来罢，冤家！
——回来罢，冤家！

冤家哟，你就忍心丢弃我，
你就忍心丢去老妈妈，
也要念起侄儿们苦日子难过。
两年前大哥丢了家，丢了嫂，
他是得了重病不奈何。
你不晓得啊，临终时，
他滚滚泪珠象小河！
你今呢，你今呢？

.....

哦！（同室操戈！）
哦！家中事务多，

六月流火

妈妈年纪高！

“行不得呀哥哥！”

“行不得呀哥哥！”

森林里，山谷中，
鸬鹚声声在唱歌。

——哦，那个少妇哭倒山阴道？

那个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

一九三四年六月。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热 望 着

在不远的彼方，
有光明在照耀。
热望，把握，追求，
粉碎身上锁枷，
建造甜的欢笑。
路不远，
心莫焦：
不是孤舟
在大海里漂，
不是只马单身
在日夜里奔驰，跃跳！
热望着，热望着，……
前有光明在引导，
前有光明在照耀！

一九三四年七月。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露 露

带几分娇羞流着泪，露露，我晓得
当初你不愿意学习跳舞。
可是，贫穷决定了你的命运，
你，你爸妈又那能让你娇养在家里？

穿起那红红绿绿的绫罗绸纱，
我明白微笑中你藏下了难数的酸悲；
晚上出去，黎明又拖回沉重的身体，
凌乱的步声中我熟悉你心头的泪。

唉！要是兵祸不使你妈让田园荒芜，
露露，荷锄负耜也许正是你的长处。
但是，大兵毕竟把你们赶到了都市，
都市，失业的爸，那不把你当作摇钱树？

哦！可怜的露露！就让红绿的灯光
从今慢慢蚀尽你整个青春吗？
一天，你会在悠扬的 Jass 乐中倒下，
等着吧，迟早你会只剩下贫血病体哩！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录自《生活》，1936 年 9 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海 鸥

海鸥追着船飞，
低低的翦过水面，
急急的扑向浪里；
好象滞溜在空中，
飞，飞，是并着船追。
不怕前后左右茫茫一片水，
抓碎了多少泡沫，
扑空打不消追求的愿望；
没有贪图水上片刻的休息，
一边在唱，一边在低翔。
——不倦地追，不倦地追！

一九三四，七，廿八于海上。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流 浪 人

——纪念一个友人的友人

决不是为着贪图幸福的旅行，
也不躲避万千艰辛或致命创伤，
为着营垒的巩固，阵线也在异国他乡，
我流浪，流浪，纵是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现有的财产是三脚架和小小镜箱，
我表面的职业是照相。
你不用问起我名字，
今天一个，明天又换一名堂；
一句话，在黑漆漆的世界，
暂时我是长年的流浪，流浪……。

一九三四年八月。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母 亲

苏银英，止住你泉水般的泪，
这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
谁的儿子不是为着自己的政权，
谁让你记起你就是死者的妈妈？
听着，这是我们队长的命令：
今晚日人将有顽强的袭击，
我们准备钢铁般的抗拒！
我们的戈矛队正应当显显身手哩！

苏银英，快快止住你悲哀的泪吧！
来，你来和大家合在一起，
我们来准备新的突击；
回头，你将看见我们业已救起
无数万的小兄弟，
他们正是我们的孩子，
一样的需要我们的抚慰哩！

——来吧，干吗要这样的伤心？
被杀了儿子还不够，
又要自己哭坏自己吗？
呵！可敬爱的苏银英：
三个孩子，二个

六月流火

业已为自己的政府牺牲了生命，
你正是光荣的母亲哪！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种 甘 薯

没有足够的土地，
早稻刚刚割去，
犁耙马上就翻松了泥土；
长年得不到休息，
瘦瘠的田里还要再种一季甘薯。

勾起了黄黑色的泥土，
长长的土厢空出深长的路。
放下了尺多长的薯苗，
铺上了薄薄的肥料，
立即又再加上一层土。

不断地下苗，
不息地铺灰，
不停地壅土；
一下一下锄头埋藏了多少汗珠？
一根一根薯苗蓄下了多少辛苦？

萎颓的苗叶紧贴着泥土，
淋下一桶一桶的水，
也盼望老天的雨和露。
不错，许是明朝绿叶会有生气显吐，

六月流火

可是，谁担保三月后一定会有丰收？

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于蒲乡。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哭 莉 茜

我归来了，小莉茜，在你无穷的劳作里
我想给你同情，给你些微的安慰；
可是，酸心泪却在喉头锁住了你，你！

封封家信缢死了你金色的希冀，
对于你，好好坏坏从没有讲过半句；
万千担心养成病，呵，可怜的东西！

我承认，你的好处显现在无限艰辛里，
我晓得，你忍饥耐劳，也受冻勤做，——
但是，了解你又那能单独的解救你？

没有想到，火般的六月我会归来就你，
层层悲哀，那知竟已把你拖入墓地！
良心敌不了这时代的运命，哦，莉茜！

啾啾！如今，虫声那能把你的墓头哭碎？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夜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姑姑苦...苦苦

“姑姑苦...苦苦”

“姑姑苦...苦苦”

青青草地新多一堆黄土，
黄土里深埋着七十老妇，
她生前，为着子孙
朝朝暮暮不停的劳苦；
长媳喝一句：“生成的穷像”；
次媳骂几声：“老不死”“老糊涂”；
左手牵小孙右手拖着小孙女，
噜噜苏苏永远不忘管家务。
谁知小小伤风蓄成病，
疾病带走了她的健康，
不满一月辞了世，进了墓，
墓门紧闭，墓里长卧着老腾姑。
那是粗制的棺材，随便的衫裤，
亲亲戚戚赶来行场礼就送了土。
娘家大细来了七八个，
有的叹一句：“空活了老姑婆”！
有的骂一声：“冤枉了老腾姑”！
同伴忙劝解：“生前享不到福，

死后还管什么马虎不马虎！”

青青草地新多一堆黄土，
远远的松影横过新墓，
树影短了又伸长，
西边慢慢又投来黑的影乌，
天渐渐入暮！

哦！白天只树影轻抚着老腾姑，
夜晚只有星月灌溉着新土；
从此墓里长睡着老腾姑！
多情的斑鸠，早夜吐着多情流露：
她声声“姑姑苦...苦苦”！
她声声“姑姑苦...苦苦”！

一九三四年夏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北风与乞丐

昨夜，北风猖獗在户外，
后庭果树送出沙沙的颤声；
窗板整夜地战战兢兢，
房内的竹椅也送出干裂的脆音。
今朝，街上来来往往的乞丐，
肮脏的身上多了一些褴褛的破旧；
“老爷！先生！——可怜我天冷难受！”
千百句乞声中夹杂了这句哀求。
杂踏的步声打碎了低微的希望，
阔人们却都紧紧地把手袋攥住，
一个铜钱也没有溜出手。
没有人曾记起你们往日也是好百姓，
没有人会想到往日也曾供过税收，
谁同情你？谁认你是落难中的农友？
唉！为着生存！为着生存！……
可是，这是漫长岁月，朋友，
难道你们就永远，永远
忍耐地向人们伸出两手？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于广州。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怨只怨爸爸欠思量

怨只怨爸爸欠思量，
 随便把我嫁给有钱郎，
万千哀情他不管，
 妈妈还骂我学了坏样像。
一错铸成天大错，
 从斯种下黝黯同哀伤。
——唉！要是当初，
 我不缺一副硬心肠，
跟着我的小情哥，
 纵如今乞食走他乡，
 他拉胡弦我歌唱，
我情甘履尽人寰路，
 吃尽世间风和霜。

——做郭译施笃谟诗。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荔枝湾上卖唱的姑娘

一个面对着小洋琴，冷清清的秋夜，
颤栗的竹片上传出颤栗的声音；
更有一个在胡弦上播送出生命的叹息，
相和着：呜呜咽咽，叮叮哼哼！
希望正似阴沉的天空，
不露一点星光，月被遮住脸孔。
游艇被弃在暗黑的角落，
好象无数的黑棺在铺排着，
不点灯，蓄下暗暗的一片朦胧。
人们也许记住往日的繁荣：
百十游艇在穿梭，
水面轻巡着凉爽的风，
游艇里飘出粉香，送出乐音，
也夹杂着情人们的细语啾啾。
可是，如今的荔枝湾已入了暮年，
正象天空重叠了万千云堆，
荔枝湾，水也添上无数暗黑的绀澜。
阴影里不再显出摇曳的倒映，
深沟却更是恶臭的渊源。
唉！冷的荔枝湾谁来游玩？
臭的荔枝湾上谁来买唱？
哦哦！你两个卖唱的姑娘，

戴上你阴沉的脸孔，
忍耐着冷风的刺伤，
眼睁睁地望着，
望着远远的不景气的市场；
呜呜咽咽，叮叮呤呤——
你们可准备寂寞地弹唱到天亮？

一九三四年十月廿四日，于广州。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老 开 伯

老开伯！

三十出南洋，

五十归家乡。

“串到多少钱”

“黄皮瘦骨，

皮匣里一枝乌烟枪！”

“长长岁月，

老开伯，

你做了些什么？

别人三年两载一归家，

金满箱，银满箱，

上邻下舍沾荣光！”

没有答话泪先流；

流呀流，

讲时件件事情卖泪珠。

开伯张口慢慢说，

一半吞声一半吐。

他说：“不是当年人品坏：

不学烟赌不宿娼。

只是当初人老实，
老实心里欠主张。
年年积蓄两三百，
没有立即寄回乡。

头家（店东）存心来欺诈，
他说两个薪水两个藏，
另年自己有本另开张。
积了三年又四年，
存上荷盾千百上。
满店伙计哈哈笑，
他们说呵，
“老开伯
二十开外不晓花，
三十开外才知傻，
四十一过，
蛮好颜容壅泥沙。”
我说“人生光景三五年，
又嫖又赌山也光，
他年怎样转家乡？
你们家家有上代，
有田有地有家当，
我是只手单身，
家里没有点禾头没点秧。——
谁不说我人品好？
谁不称我有主张？

六月流火

我自己也以为，
从今以后有春光。”

（说到这里额角亮，快乐流露在面上。）

“ 喂！那知一时欠思量，
种下了大灾殃。
那时一年一年时势淡，
不少生意喊关张。
我的头家心计狠，
生理保了火险银三万，
隔壁放火想赔偿。
上等货色先搬走，
现银钞票早入囊；
吓得伙计忙着救，
我走歪运中了伤。
楼上跌落平地上，
胸脯疼痛苦难当。
当时心想头家定亏本，
谁知后来始悉今番正是好伎俩，
赔银三万旧变新，
伙计藏金三变两。
三变两来也不管，
可怜受伤也没药费帮；
使我千百盾钱用个光，
身体又没有原老（本）样。
谁不晓得鸦片坏，
病中不食苦难当。

谁不晓得家世穷，
现今纵有志愿也枉想。
走来走去没工做，
谁要一个老烟枪？——
谁要一个老烟枪？
伸出两手叫化样。
一来时势淡，
二来自家年纪高，
人人都说拿些所费到地方。
流来流去花时光，
袋里无钱又不敢返家乡，
四十五一过，五十又已上，
不奈何讨些盘费，
一心一意转家乡。
转家乡、转家乡！
两手空空到家中，
流着白涎烧烟筒。
好在小侄年纪大，
自家零星家务也相帮，
大家做来大家吃，
总赛过番邦做个叫化样。
只恨年来米又贵，
夏天便愁秋天粮。
这条老命想来会饿死，
不知骨头那日上山岗？
骨头上山心不死，

六月流火

一条心事见阎王；
忘不了死良绝心那头家，
阎王面前定告状，
罚他在世无好死，
死后永远无还阳。”

开伯讲完眼带泪，
两手双双擦眼上。
三个十岁孩子呆呆想，
一个六岁妹子又在唱：

“老开伯
三十出南洋，
五十归家乡。
“串到多少钱？”
“黄皮瘦骨，
皮匣里一枝乌烟枪！”

.....

一九三四年冬完成。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运 转 手

手里执住轮机，
两眼睁着前面，
任由两条轨
展开在面前——
紧执着，
运转着；
流过平原，
翻过高山，
不让疏忽爬上心，
不让疲倦贴住身；
听命的
是那急转的铁轮，
为他，谱出了
生活的歌唱；
这歌唱，
惊动天，
震撼地，
四方八面都充满了
前进的回响！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于东京。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春天在心中

睁开眼，
瞅着整个春天：
 春在枝头，
 春又在枝头消逝了。
没有半句忧怨，
我怀抱着坚决的信念：
 我们没有春天的——
 骷髅上建筑不起热狂的欢欣，
 呻吟声里那容你偷闲甜醉？
 血肉交进中，
 面着我们的是
 自由！博爱！和平！
我承认我满贮着火热，
我等候着将来的燃放：
 那不是雷电般的闪耀，
 我们把大地放在肘下，
 任由五月的阳光
 永远装饰着血色的美艳。
现今，在风雨交加的前夜，
我，我那有春天的闲情？
(难道这是时候吗？)
我心里敲打着战鼓，

打破幽黯的沉静

我歌唱：

大地，我的儿子，
历史决定了你当长大，
历史付与你强壮的身体了；
冲破黑的氛围吧，
向前！向前！

——哦哦！

春天呵，
春天只在我心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

录自《生活》，1936年9月诗人俱乐部初版。

紫 云 英

（村女情曲）

—

五月，田野开遍了紫云英，
微风吹起紫色的浪，
蜜蜂的工作声呀

嚶嚶！

嚶嚶！

紫云英，紫云英，
那里觅寻去年人？
欢笑曾充满了旷野，
月亮也笑过我和他，
我的胸脯呀，
曾插满了黄的白的
紫色的花！

紫云英，紫云英，
前后只不过一年的光阴！

二

千千万万的不相信，
爸爸呀，妈妈呀，
你俩不爱这个温和人！
那怕他家钱不多，
只要我哥他爱我，
爸爸呀，妈妈呀，
为什么两次三番难为哥。

我哥是个男子汉，
一气便撩起了心头火。
情哥呀，你，
你一走便丢下了我。
你一走便丢下了我。

上天下地那里找寻，
我的小情哥呀。
情哥哥哟，我，
我情甘做个穷老婆，
早早夜夜挨着饿。

干吗要得到爸妈的认可。
干吗要怕人家来嘲笑我。
情哥哥哟，
走天涯，走海角，
我一定跟你双双奔逃。

六月流火

暖呀！忍心的你，
那知你一走便丢下了我。
你一走便丢下了我。

三

五月，田野开遍了紫云英，
微风吹起了紫色的浪，
蜜蜂的工作声呀

嚶嚶！

嚶嚶！

紫云英，紫云英，
那里觅取去年人。

欢笑曾充满了旷野，
月亮也笑过我和他，
我的胸脯呀，
曾插满了黄的白的
紫色的花！

紫云英，紫云英，
前后只不过一年的光阴！

一九三四年五月构思，起草，一九三五年九月写毕。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紫云英”是江浙一带田野里的草花，五月特盛，
蜜蜂特多。

摇 篮 歌

孩子，你快长快大吧！

空气是无量，

土地是阔广；

你的保姆是无数，

褴褛群里，

摇篮歌为你歌唱；

孩子，歌声是雄壮！

孩子，你快长快大吧！

妈妈是铁，

爸爸是钢；

两肩担起一切艰巨，

污秽里迈步，

危难中挺身；

前方，新的明珠在辉煌！

没有足够的奶，

没有充分的教养；

饥饿、寒冻，疾病中，

孩子，你该当生长！

我们是保姆，

远开吧，远开吧，

六月流火

你魔鬼的手掌！

不要贵妇人的抚慰，
不要大肚皮的相帮；
嘲笑，欺凌，压迫中，
孩子，你更该当生长！

我们是保姆，
粉碎吧，粉碎吧，
你妖怪们的伎俩！

跳入火坑，
投入巨浪；
孩子，共着你生存，
共着你死亡！
火坑中有金光照眼，
巨浪里有战鼓擂唱；
孩子，你要快大快长！

吃尽风霜，
历尽战场；
孩子，共着你生存，
共着你死亡！
风霜里孕育着新春，
战场上我们的旗帜飘飏；
孩子，你要快大快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夜，于东京。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冬天的歌

我过着冬天：

不怕寒风抖峭，

不怕雨雪飘飘！

一颗血心是火山的烈焰，

内在地

燃烧，啊，燃烧！

那怕我好象已置身于荒原：

周遭峻壁重叠，

周遭豺鸣虎吼！

一颗铁胆是定心的地轴，

镇定地

击敌的子弹会冲出自我枪梢，

自我枪梢！

※

※

※

我过着冬天：

不怕长夜漫漫，

不怕晨辉迢迢！

万千肚腹是真理的尺度，

为着活，

六月流火

我战斗，啊，战斗！

那怕我们实已置身于地狱：

塞满生命的哀呼，

塞满镣铐的节奏！

动荡中已卷来了绝对的真理——

子弹在啸，炮火在咆哮！

模糊的血肉下会建造起明朝，

啊，我们的灿烂的明朝！

一九三五年冬。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春天的歌

我要歌唱未来的春天：

春天不仅在我胸脯，
春天不仅在我赤白血球，
春天还又在我毛管皮肤；

我全身流露着春的气息，
我是自由、平等和欢娱。

谢谢吧，多谢老冬的压迫，
战斗将赋予我们以报酬！

不出一声，象春雷的勃发，
——鲜艳装饰着宇宙！

和平变作了山羊的温柔，
白鸽唱出了青春的自由。

谁在山野间奏着婉歌？

谁在草野上吹着竹笛？

——舞跳吧，休管年高与弱幼！

※

※

※

我要欢唱未来的春天：

春天不仅在那原野，
春天不仅在那苑圃，

六月流火

春天更不在那棵棵花树；
春在我们的农村合作社，集体农场，
春在我们的城市，首都；
春象愉快的太阳
天天渲染我们的国土全部。

谁怕听残冬的叹息？
雪花再也织不上“恐怖”。
我们便是春的天使，
向世界灌溉着幸福的甘露；
我们自己又是花，是小鸟，是大鸢……
我们一一享受了戏院，轮船，飞艇，轻气球。
哦，舞跳吧，休管年高与弱幼！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夏天的歌

我迎着的炎夏：

看绿叶遮盖了青梅，
看燕子自赤道线上飞来；
忍耐着绵绵的黄梅细雨，
从半空，从郊外，
我等候着轰然一声的响雷。

莫怕前春锁不住寒冷，
就令残冬卷土重来，
旧骸也将立即化成飞灰。
谁有力量倒开时代的列车？——
轰雷一声，
响雷早轰出一个宇宙大骸，
宇宙大骸。

※

※

※

我过着夏天：

听青蛙夜夜心开，
看黝黯遁逃屋角墙隈，
真理象天空里的圆圆的火，
赫赫地

六月流火

火焰炎煨，火焰炎煨！

莫怕肉背变成了黑煤，
让太阳亲近你，
让太阳天天贴近你红腮。
象亿万的水果在炎热里长大，
我们是
雷雨中锻炼出的婴孩，
啊，真理的婴孩！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秋天的歌

我歌赞秋天：

不是芙蓉满开，
不是菊花盛放，
也不是桂花争芳；

是久经风雨雷电的战斗树
已结下了果实金黄，
它冲射出了豪光，
世界惊惶，呵，惊惶！

尽管秋风扫去了腐朽，
一片落叶便是一个陈旧。

——谁叹息那落伍？

看那常青树

在秋风里跳，在秋风里舞。

哦，常青树上具备着真理的脏腑，
真理的脏腑！

※

※

※

我歌赞秋天：

不是为了月儿圆圆，
不是为了秋高天朗，

六月流火

也不是为了风筝欢唱；
是英勇的飞鹰在苍空，
一边角逐，一边高翔，
它们歌唱着战歌，
那战歌哟，嘹亮，呵，嘹亮！

尽管凄冷赶走了小燕，
让鸿雁带走一切懦疚。
我们只有铁坚的两手，
我们没有役使别人的财富，
我们等候着苦斗的严冬，
通过严冬，我们要战取新的宇宙，
哦，我们要战取新的宇宙！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战士的歌

若是我中了致命的弹丸，
死前的刹那，爱友哟，
我必定面向着南方：
南方有我的老母弱弟，
南方有我的故友亲朋，
远山重叠下有青山绿水，
瘦的土地上有田园、有村庄。——
我的故乡虽不是天堂，
我也不仅爱好故乡的风光；
是父老兄弟们的紧皱的愁纹，
是水灾，是旱荒，
是人剥人的掠夺，
使我挂念着他们的存亡。

渡水，爬山，忍饥、耐冻，
为自己，为祖国，为大众，
呵，我已驰驱疆场。
攻城掠地，散播真理，
我们的细胞遍城乡。
不久的将来，爱友哟，
我们的大陆上会射出豪光，
世界六洲将照耀得辉煌。

六月流火

我们是真理的殉难者，
我们乐得为真理死；
然而，爱友哟！
若是我中了致命的弹丸，
死前的刹那，——刹那，
我必定面向着南方：

 中华万岁

 中华万岁

 中华万岁

——我低声热唱。

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的思念在大海东

——献给台湾

我的思念在大海东，
大海茫茫，
水天交界处太阳火般红。
我日日夜夜牵挂她，
忧愁，伤悲，苦难……
——我都咽下在心中。

非她不爱我，
实因压迫重重又重重
礼教的束缚，
殖民地的奴隶教养……
片刻打不起浪涛的汹汹，
也许她将永在大海东，
犹如太阳，
她朝朝照耀得我心通红。
我戴着太阳走我的路，
不怕艰难和险阻，
她心在我心，我心长英勇！

我是真理之子，
真理长在我心中。

六月流火

那怕瘴氛横阻大海东：
我要用大炮轰去一切氛和雾，
我要用热情、教养去扫荡那蛮风！

但是，云涛滚滚，
 踏着铁的飞轮，
她也许会横过太空：
 我是地球，
 太阳永远亲近着真理的孩子，
快快呀，快快呀，朝西蠕动。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海上晨鸥歌

太阳，太阳，太阳照海上，
金光，金光，片片灿金光；
波涛，波涛，卷起万千白浪，
海鸥，海鸥，海鸥呀在回翔。

海鸥，海鸥高飞，
海鸥，海鸥低坠。
希望，希望，希望写在水上，
泡沫，泡沫，缢不死呀希望！

追，追，跟在轮尾，
扑，扑，扑向浪里！
烟波，烟波，烟波在遁逃，
澎湃，澎湃，澎湃呀浪涛！

（此诗与《生活》上的《海鸥》同写于一个时候，内容亦相差不远。不过，在奔放上说来我是喜欢这一首的。当时是因为风格关系没有收进《生活》里。——作者誌）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女卖票员的歌

你漂亮的先生，
不用把眼睛瞟住我。
浪费了你满肚深情，
教我怎样好？

整天的
我在街头驰奔，
几个仙（cent），几个仙，
吓昏了我的头脑。

到晚来，
满身疲劳，
那有闲工夫
和你妹妹哥哥！

就假定我有闲功夫，
我也不合你的身份。
用不着用你的闲情，
造成我永远的罪过。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挨打的小阿莲

爸爸天天打，
妈妈天天骂；
不是为了我顽皮，
也不是为了阿莲不听话；
只是机器吓坏了爸爸，
自从那一回停了工，
爸爸学会了吃酒，
一回家，
横不是，直不是，
捞住了阿莲就是打带骂。
骂我女孩子不出息，
骂我定会饿死在后日；
.....
骂来骂去，骂得
他自己先流出了豆珠般的泪。

妈妈不爱打，只爱骂：
骂我好排场，
骂我多说话，
骂我要学好，
骂我莫去贪玩耍。
别人骂我妈不管，

六月流火

我骂别人妈就骂。

有时我气得躲在茅棚下，
爸来找，妈来叫，
问遍了左邻，
问遍了右舍；——
到头来，
关心阿莲的还又是爸同妈！

一九三六年七月

原载《申报文艺专刊》，1936年8月21日。

上海车夫曲

拉，拉，拉，
拉到太太大门下，
下了车，一声骂：
“铜板拿去滚开罢！”

拖，拖，拖，
拖到苏州河，
到了公园脚一趔：
——“放下哪，猪猡！”

拖——噢——拉呀！
拖——噢——拉呀！
六角车租三口粮，
天，今天又饿哪！

拉呀，拖——噢！
拉呀，拖——噢！
软了手来酸了脚，
苦日子几时过呵？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钢铁的海岸线

侵略，压迫，蹂躏……
痛苦，愤恨是一条铁链子。——
紧结着，紧结着，
紧扣住我们的赤心，
让我们来
长长地连成一条海岸线吧！
由河北到广东，
经过山东，江苏，浙江，福建，
 在渤海
 在黄海
 在东海
 在南海
我们的海岸线哟，
必须是坚固得赛过钢和铁！

大沽口，龙口，烟台，威海卫，荣成湾。
劳山，青岛，临洪口，炮台湾，
钱塘江，象山港，三门，台州，温州湾。
三都澳，泉州港，厦门，汕头，虎门，
北海湾，榆林港，大鹏湾，广州湾，
……
是每一个钢铁的小连环。

我们要在这些钢铁的连环上
修筑起坚强的堡垒，
我们轰击敌人的大炮呀，
要密排着象一座刀山！

哦，
哦哦！热血的中华男女健儿！
来吧，我们不能没有坚强的勇气；
我们站立着，
我们被铁链贯通着，
我们都来吧，
我们来永远看守海岸！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满洲，我的爱人

满洲，我的爱人，
五年了，你离开了我的怀抱；
五年来别人把你奸占，
五年来你在别人的铁腕下哀叫：
曾是我所熟悉的森林，
 那你的广阔的背囊；
曾是我所不忍尽情吮吸的矿产，
 那你的无穷尽的乳浆；
曾是我所不敢有丝毫损伤的皮肤，
 那大豆·牲畜·高粱。
如今哟，探手你的背脊的，
 是别人的带血腥的秽手；
如今哟，甚至于吮尽了你的血汁的，
 是那别人的社会，工场；
撕碎，蹂躏，宰割你的皮肉的哟，
 竟是别人的雄纠纠的武装。
喂喂！满洲，我的爱哟，
我怎忍再想象到你的被揉碎了的腑脏！
 黑蓝的大静脉绞住了大动脉激荡，
 白血球咬着红血球紧紧不放，
 ……你那颗跳动着的心哟，
 正赛过癫狂的海洋！

然而，——
满洲，我的爱人哟，
国贼河在前拦挡，
我们，我们哟空有了泄恨武装！
哦哦！.....
哦哦！等待我们冲过国贼河，.....
哦哦！满洲，我的爱人哟，
我总要把敌人的血流汇合成海，
我要把你在血海中洗出新生命的辉煌！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 年 10 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优良的射击手

实弹射击吧，老大哥，
 在对面
我为你安置三个大红点：
第一个：满洲国臭辫子！
第二个：帝国主义
 加在中国的铁锁！
第三个：缠在老百姓身上的苦索！
 瞄准着——
 射击着——
射落（1），
射落（2），
射落（3）；
然后我把三个重叠在一起；
老大哥，你请一齐动作，
三个红点一次射落！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永远纪念着你的名字

——悼高尔基

哦，玛克辛·高尔基，
你，你驾风鼓浪引吭高歌的
海上飞鹰哟，
你就从此休息下去了吗？
——多少英勇的海燕
正高翔于太空，
而浪涛哟
浪涛正在是多么汹涌！

哦，玛克辛·高尔基，
你，你世界的普罗文学之父哟！
艰辛卓绝的奋斗里
你建造了无产文化的城市，
建造了无产文学的摩天楼；
看，比起过去的封建老朽，
比起如今的资本主义顽父；
你，你的力的城市，
力的摩天楼，
是多么伟大，肃壮而坚固！
告诉我，你无产文学之父哟，
你，你的笔锋

六月流火

为什么是那么锐厉？

哦！玛克辛·高尔基

你用笔的宝剑写下了你的胜利！

哦哦，苏维埃俄罗斯

有英勇善战的红军，

你的笔枪跟他们曾相映而光辉！

可是哟，我们是多么悲戚！

——百六十万的红军

假使能够跟抓你的死神作对！

哦！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

从人类的怀里，

死神竟抢去了你；

莫斯科的广播台为你播发丧音，

莫斯科，英伦，纽约，华盛顿，

巴黎，……

突浸在灰色的悲哀里！

哦，玛克辛·高尔基！

你，你如今已长告休息，

你的休息哟永无尽期。

然而，玛克辛·高尔基！

我们永远纪念着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早已变做了

一座无产文化的城市，

摩天楼耸入云端，

工人的力

装饰得它永远灿烂而光辉。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美丽的林英

我们的林英呢？

林英那里去了？

林英不擦胭脂不打粉，

苍蝇不在后边追。

林英不爱撒娇不卖俏，

（然而林英是美丽的：）

父母为她安排了

健康的两条腿。

一脱离了中学校，

林英结盟了抗日军：

一有消息

她便跑到大营去，

由这山到那山，

这镇到那镇，

这村到那村，

她跑得皮肉贴住了薄衬衣。

我们的林英呢？

林英那里去了，

林英不擦胭脂不打粉，

苍蝇不在后边追。

林英不爱撒娇不卖俏，

（然而林英是美丽的：）
父母为她安排了
说龙话凤的一张嘴。
林英说话有分寸，
要你笑时
欢乐的声音震动了厚地皮，
要你哭时
晚上做梦也得流眼泪；
假使她要你鼓起了那对日的忿恨，怒圭，
你会咬紧牙根，
更竖起了颗颗髭须。

然而，我们的林英呢？
林英那里去了？

是那黯无天日的一天，
在那乡——镇间的途中，
在那僻静的森林的侧傍。
日军拉住了她，
想要奸污她；
健壮上她显露了抵抗力量。
不幸她漏落了小符号，
她中了枪，
她终被带回了日军营，
一个夜雾弥漫的晚上，
三颗子弹咬住了她的红心脏。——
（十九岁的美丽的灵魂，
从今，愉快地遨游去吧，

六月流火

伟大的林英，
遨游在四方，
遨游在祖国的胸膛！)

一九三六年夏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 年 10 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迎着风狂和雨暴

哦！我复投身于炎夏的烘炉，
我归来，我又复迎着风狂和雨暴！

哦哦！祖国，头尾三年，
我离开了你的怀抱；
如今，我归来，——
太空掀起了滚滚云涛，
黯澹里有闪电照耀；
闷热冲起自地心，
响雷在天空，响雷也轰动在心头。
我看惯，在小岛，魔鬼在跃跳，
在海外，我听惯太平洋的嘶吼！
如今，我带回了发动机的热和力，
我要把魔鬼当柴烧，
我要配足马力哟，
我的力的总能
要象那五大海洋的怒潮！
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东北同胞，
我要问热血的中国男儿还多少。
我要汇合起亿万的铁手来呵，
我们的铁手需要抗敌，

六月流火

我们的铁手需要战斗！

战斗吧，祖国！

战斗吧，为着祖国！

不要怕别人的军舰握住咽喉，

我们要鼓起气力把这些秽物逐出胸头！

——滚开那些秽物罢，

扬子江，大沽口，珠江，

我们要掀起铁流群的歌奏！

天津，上海，威海卫，烟台，

青岛，福州，厦门，汕头，

我们要让每一粒细砂也都怒吼。

从云南，从塞北，从四川，

我们的热血男儿哟，谁愿落后！

铁的纪律维系我们的行列，

来吧，我们的胜利

建立在我们的顽强的苦斗！

哦哦！北方早已卷起了云潮！

哦哦！四方的雷电同在响奏！

——别让闷热冷却在地心呵，

我归来，我正迎着风狂和雨暴，

怒吼吧，祖国，

这正是时候！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第一颗子弹

——纪念阴惨日子下的冀东

潜伏在深坑底，
乔木作了我们的掩藏，
瞄准着通过前面的团丁、督收吏，
（欺诈、奸淫、剥削、罪恶的结晶）
我射出第一颗子弹。

第一颗子弹
将带来燎原的火把！
我们忍耐着，
我们在哭泣里过日子。
敲诈，
捐税，
侮辱……
我们容忍了一代又一代。

然而——
我们终究按耐不住了！

别人掠去了土地，
别人夺去了家畜，

六月流火

别人的马匹在我们脊背上奔跑，
别人的枪炮在我们胸膛里喊叫。

而你们——

你们臣服着。

你们加强了对我们的剥削，劫掠，
骷髅的废墟上

你们建立起甜蜜的欢乐。

你们一手操纵了人祸，

你们一手又酿造了天灾，

你们逼走了无数的我们兄弟姐妹，

你们的枪口永远对准我们的胸膛。

谁能按耐得住呢？

谁能按耐得住呢？……

第一颗子弹

带来了燎原的火！

枯老的森林里弹丸开始在啸，

黄黑的腐草里猛火业已在跳！

——让我们来结束旧的一切！

让死去了的田野，森林苏活吧！

田野里早就诞生了火的洪流：

众多的田野的火

汇合着

响应着；

中国的农村，

到处射出了第一颗子弹，

中国早就在燃烧着了呵！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站立在海滩上

——纪念聂耳逝世周年

我站立在海滩上：
我瞅着万马奔腾的怒涛，
我听着口吐白沫的怪兽的嘶唱；
忽的什么地方来了雄浑的歌声：
“……巨浪！巨浪！……”
我们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的心头飘过了《大路歌》，
《进行曲》的歌声又在空中荡漾。
呵呵！哪儿飞来了万千的聂耳！
呵呵！聂耳活在人间，
聂耳也活在天上！

我站立在海滩上：
我听着怪兽的怒号，
我瞅着万马奔腾而来的巨浪。
我眼见前浪汹汹，
我又眼见后浪又淹没了前浪。
呵呵！为着真理，为着真理哟，
多少热血男儿的巨手在摇荡，摇荡！
呵呵！为着真理，为着真理哟，

多少热情的歌手该当咏唱，咏唱！

然而，我们的歌手呢？

——聂耳的肉身已不在人间，

——聂耳的肉身已不在世上！

聂耳的肉身已死去了一年，

一年的春冬哟，一年的韶光！——

我瞅着万马奔腾的怒涛，

我听着口吐白沫的怪兽的嘶唱。

我站立在海滩，我心凄怆！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

聂耳逝世周年纪念日写于青岛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自然歌鼓手

——献给诗歌大众化的实践者

时间：夏天的黄昏

地点：近海的马路，右通旷野。

人物：两个孩子，六岁九岁的年纪，穿着秽衣。

母亲，近四十的年龄，穷妇装束。

诗人，西装洋风。

小青蛙（之声音喧腾。）

开场：小青蛙声音喧腾。两小孩谛听蛙鸣，向马路上的走水盖贴耳俯听。近小孩处，两只青蛙之声特别明亮。

（远处众蛙合唱：）

哇...哇...哇！

哇...哇...哇！.....

（两蛙合唱：）

哇...哇...哇！

我们有时在浓绿里，
我们有时也生活在水道下；
我们有时在泥沼中，
我们有时也生活在草茅舍。

哇...哇...哇！

我们是自然的歌鼓手，

我们是时代季节的喇叭！

哇哇哇，哇哇哇，

每日清早唱到夜。

（众蛙合唱：）

哇...哇...哇！

哇...哇...哇！.....

（母亲自远道来）

（母亲的话：）

傻孩子，黄昏了，

还在外边做什么？

外边有强盗，

外边鬼凶多，

外边水涌岩山浪头高。

（快步上前）

哦！傻孩子！

你在那里呆什么？

（已走近小孩）

哦！我骂你上游下走，

原来两个小东西

坐在这里听蛙歌。

（先拉住一个小孩的手，左边纳凉的诗人

热情地好意上前）

（有闲诗人：）

好母亲，

你的孩子要留意。

小青蛙是个脏东西，

没有纯粹高洁的灵魂，

六月流火

长日伏在龌龊里。

“哇...哇...哇！”

你听，那成什么话？

没有韵律，

没有修饰，

没有一点艺术风味。

（母亲看了洋风诗人一眼，听不懂，但对他的美意的垂爱微表感谢。——诗人傲然地踏上了暮色深沉的远方。）

（穷孩子的歌：）

妈妈，

我爱小青蛙！

粗俗的调子，

粗俗的歌，

她共着我们日到夜！

我们没有留声机，

我们没有蓄音器。

妈妈，——

你不要讨厌小青蛙，

吃过晚饭你也来听听吧！

（收场：）

母亲拉着两个小孩子走，

两个孩子频频回顾那音乐的源泉。

哇声隐约可听而逐渐模糊了。

（尾音）

哇...哇...哇！

我们是自然的歌鼓手，

我们是时代季节的喇叭！

哇...哇...哇！

哇...哇...哇.....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于青岛

录自《摇篮歌》，1937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中国，我要做个炮手哟

哦哦！用坚强的意志做钢骨，
愤怒当做大石，
团结当做最好的粘土，
借失地的悲哀当做炮基；
在海上的暴风不断地袭来的前夕，
在死里求生的呻吟，呐喊蒸腾的时辰，
我们来吧，
我们来建造起我们的炮垒罢！

哦！每一座炮垒
让我们位置百轮正义的大炮，
我们的炮口呀，
先针对着最狠毒的帝国主义。
懦怯的是乌龟！
胆小的变兔子！
我们武装起来吧，
站立到最前线上去！
等候着一声信号的轰响，
怒吼吧，中国！
我要做个炮手哟！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武装田地山河

不要冷视了它们，
让我们来武装田地山河；
都会城市是田地山河的儿子，
无条件地让它们也来共枕干戈。
在那矮鬼的侵略蹂躏中，
受痛苦的不光是你和我：
在东北，在淞沪，
山河为了敌人的大炮、舰艇、飞机，
曾日夜喘息；
青青的田地，
曾突的变作长长的战壕；
省会，城市变成了废墟，
商店，民房，学校烧起过烈火。
——醒醒吧，
为敌人而怒吼的不光是我们的心，
我们要来武装都会和城市，
我们更要武装一切田地和山河！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飞机真理号

大家来，大家来建造飞机真理号：

我们自己就是梯身；

众心合一，这就是它的引擎；

前面的旋转物象征我们的英勇铁军，

后面的尾舵，化作我们的军事指导；

一边工，一边农，

是两翼跟两轮，

若使你问起谁是它的驾驶者，

不消说，伙计，

必定是真理的一群。

我们让它备带五百磅的正义炸弹，

一架抗敌的小钢炮，

一架救亡的机关枪；

当此怒吼的洪声

冲开了铁蹄的压迫的时候，

真理号，我们的飞机真理号！

它的任务不仅是在我们的领空回翔，

它得向敌人呵，抢回我们的宝藏！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钢铁的歌唱

真理是磁石，
我们是钢铁，
通过我们的深心，
我们永远紧贴，
紧贴！

纪律是电流，
我们是钢线，
迎着敌人的炮弹，
速光般地，我们杀上前，
杀上前面！

真理铸下我们的铁纪律：
纪律的纤维
分布在我们肉身里面。
当自由的火热
燃烧在四面八方，
为着割去我们身上的赘疣，
为着收回我们的
被奸淫的土地，
为着打破那沉重的百年枷锁，

六月流火

我们显现出钢铁的刚强，
钢铁的刚强奏出钢铁的歌唱。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踏碎蚂蚁队

喂！朋友，
战斗，抑是投降？
向前，抑是后退？

——前面有个蚂蚁队，
后面有个乌龟阵：
假使你战斗着向前，
你踏着稳健的大脚，
蚂蚁变作了泥浆，
我们是钢铁的行列，
象太阳，永远辉煌！
假使你降服着
跌陷在乌龟阵，
朋友，我奉告你，
那个情形是险恶：
乌龟忽的变成了铜壳，
四面高起来
便造成了狱墙；
时伸时缩的龟头，
正似毒蛇的刁钻，
一口子吐着浓烟和瘴气，
晕痴痴的

六月流火

你就好象服了麻性剂，
慢慢地
你便在铜墙铁壁中老死！

喂！朋友，
决定吧，
不能有半点的迟疑！
战斗，抑是投降？
向前，抑是后退？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 年 10 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飞鹰，飞向台湾去吧！

序曲

强盗由母亲的怀里抢去了孩子，
母亲在凄惨的境遇中过日，
而孩子强壮了起来，
孩子差不多已忘记了母亲；
(那伪父，他安排了强盗的教养)
因为他被教养了四十余年。……
哦！四十余年……这长长的时间：
母亲病着，父亲疲劳着；
哥哥无日不在战斗，
弟弟也无日不在奔走；
祖父，他早已丢下了生命的重担，……
(可怜他吧，他的一切已经过去了)！
大家都奔向着来年。
然而，母亲不能不为
她的失去了的儿子而哀喊：——
因为，这不光是母爱，
这也是她被宰割下的儿子
所应有的求生的蓄念。
他应当立即觉醒，

六月流火

用利剑刺入那贼父的胸坎。
他的日子来了，
他应当自己起来，
用热血，用火焰
把自己的旗帜渲染。

一、飞鹰，你来自台湾么？

惠……哟哟……和！

惠……哟哟……和！

飞鹰鸣了！

飞鹰在空中飞过了。

飞鹰啊，

你来自台湾么？

你来自澎湖列岛么？

——但愿你会说“是”吧！

——母亲在惦念着；

母亲被人蹂躏，残踏，苦病着；

然而，母亲更加思念她的儿子，

那强盗制肘下的她的儿子。

惠……哟哟……和！

惠……哟哟……和！

飞鹰啊，但愿你会说“是”吧，

但愿你能赶快飞回，

你回到她的儿子那里去，

你去告诉他——那个她的儿子吧！

这是她的歌，

这首歌是渗杂着血和泪。

二、母亲的歌

孩子，四十年来
你被别人暴力所抚养。
四十年来离开了你的血娘。
孩子，孩子，你如今哟，
你可粗野了？你可锻炼得刚强？
你的赤心可还记得起
那强盗的残暴，
你如今哟，可有手刃贼父的思想？
哦，你被教坏了吧！
你忘记了逝世的祖父，
你忘记了挣扎中的爸爸，
你也忘记了病难中的老娘了吧？
噢！孩子！听说，
你被教会了不良嗜好，
你有时做了贼父的走狗；
凭藉贼势，你使得兄弟哀叫。
唉！孩子哟，
都是我们不是：
你的祖父、爸爸疏忽了你，
于是，你便被强盗抢去了。
你可晓得，那完全是狡黠，残暴：
虽然你挣扎着，抵抗着，
毕竟你被他们抢去了。
他们用武装镇压了你四十二年，

六月流火

四十二年来哟，那曾疏忽过一秒！
然而，孩子，这四十余年来，
你可晓得别人载去了金、钢、煤、矿，
别人掘尽了你的宝藏？
你可晓得别人载去了白米，
虽然你每年生产了七百万石的米粮？
你可晓得别人主有了你的甘蔗，
那怕你年产七十四万吨的沙糖？——
虽然你有占全岛十分之七的山林，
你可晓得这些都已进入了别人的腰囊？
虽然你有香蕉，樟脑，渔场，
你可晓得这光使你的贼父向世界夸张？
噢，孩子，你可又还晓得
那最大的可痛：
他们，他们在你的腹中埋下了战场，
基隆港里留下了多少舰队，
那里隐藏了多少狠毒伎俩。
它们不仅是被用来蹂躏你的母娘，
它们哟，也将用来炸裂你的腑脏！
噢，噢，阿里山高耸云空，
历尽患难的她哟，
她也将深含隐痛吧：
她的慈心将悲叹你有物不能自用；
她的慈心哟，她将悲叹你
四百万人受治于二十万众；
她看见你们饥饿，
她更看见帝国主义者驱你为凶；

她看见别人偷偷地
企图调换你们的头脑，
她更看见别人遍地设立了神宫，
她们假借神威来使你们惊恐。
噢，噢！孩子哟，
谁不为你而心痛？
怎怪得她的姐妹也要先她
而冒出了火烟，常把大地掀动？
哦！孩子，你自己想想看吧：
如今你被压迫得可能动弹？
如今你的言论可能伸展？
谁禁止你学习中国文字？
谁会答应你平等独立的条件？
谁企图逼你进入深渊？
呵呵！我亲爱的孩子哟，
民族自决，这不是文明的声浪么？
你那细胞——百万粤人，
二百余万闽人，
动作起来，跳动起来吧！
台湾岛是你的！
你觉悟起来赶走那强盗，
让老娘亲眼看你成家立业罢！
哦，孩子；我热望着你……
孩子，你赶快起来吧！
起来吧，……
你的哥哥弟弟已康壮起来了，
他们会亲近你，亲近你的哟！

三、去吧，飞向台湾去！

惠……哟……哟！

惠……哟……哟！

飞鹰鸣了！

惠……哟……哟！

惠……哟……哟！

飞鹰去了！

——去吧，

请你飞到台湾去吧！

飞到台湾歌唱去吧！

惠……哟哟……

惠……

一九三六，十一，九于福州。

录自《抗战三部曲》1937年11月10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战线不单在绥远

战斗不单在绥远，
战线也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
 汕头，厦门，福州，……
 帝国主义的武装
 横行在我们的腹肚，
 帝国主义的爪牙
 密布在我们的领土；
每一颗击敌的子弹
 射出自我们的枪筒，
我们每一个都负有杀敌的任务！

哦！战线不单在绥远：
——我歌唱我们热血大众的抗战！
 为着民族的自由，
 我们的战斗士，
在各市都
 曾出力而且英勇地
 挖掘日帝国主义的坟墓，

谁说战线单在绥远？
 哦！你不听见集团走私，
你不看见敌兵

六月流火

在我们的市街上操演？
第一个忍受，……
送了东三省；
第二个忍受，
出卖了热河；
第三个忍受，……——

看吧，
如今，
亡国的新五条，
可不是
象猛毒的蛟蛇？
贪噬的舌尖
在伸
在吐！

啊！你看见么？
大批的仇货
运入了奸商的店铺，栈库，
大批的热血男儿
爱国横遭逮捕；
而，那招摇街头的
可不是日本浪人？
贩卖红丸毒物的
可不是失了灵魂的大汉人士？
啊啊！谁说战线单在绥远呢？
——年轻的战斗士们！
对于冰天雪地里

英勇作战的弟兄，
我们岂仅钦慕
和物质的援助？
且问我们有没有准备
等待牺牲的头颅，
哦！敌人在远方，
敌人在近处！

一九三六、十一、末日。

录自《抗战三部曲》，1937年11月10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 歌 唱

我歌唱这日子过得很快，
我们不久才耘着田，
今天又翻着土块。

我歌唱播下的种子和青苗，
象我们在这土地上生长的葱茏，
使我们仓库里填个实在；

我歌唱这土地听凭我们耕种，
再没有债主和老板的逼迫，
再不见一个催税的粮差。

我歌唱我们的家属和伙伴，
在前方，在挣扎，……
在被轰炸中，还依然健在。

我歌唱我们结实的战斗，
我歌唱 × ×
我还歌唱未来的世界。

原载 1937 年 1 月 16 日上海出版的《时代文艺》创刊号
“诗”专栏。经核对发现，这是蒲风未结集的一首佚诗。

冬天的道路

拨开浓雾的波浪，
圆月向高空升上，
在那荒凉的野外里，
灌射着悲凉的光芒。

寂静的冬夜路上，
troika 如飞矢似的过去，
单调的马的铃声，
奏出了幽闲的声调。

充满着萦怀的声响的
懒惰的驭者的歌声，
激烈地打动了我的胸膛，
也伤痛了我的心脏。

没有灯光，也没有黑色的陋屋，
尽走着尽走着都是森林和雪花……
只见涂有白色和黑色缟纹的路程标，
偶而现出在路旁。

是寂静的悲凉的途径啦！
妮娜哟，明日我将归到你的身边，

六月流火

将在暖炉前忘记了一切，
静默地瞪望着你吧。

的答的答地时辰针，
正确地刻出了分秒。
虽然是从骚扰的人们里逃了出来，
但是只不能忘记你哪。

呵！妮娜哟，正是寂寞的旅程啦。
驭者已睡熟了！
月光如雾般的浓笼下来，
只有单调的铃声在响着哟。

原载 1937 年 2 月 3 日厦门《星光日报》副刊《实艺》第 41 期。这是蒲风未结集的一首佚诗。

当我噙着鱼骨头

——悼温流

当我噙着鱼骨头，
爱友哟，我便想起了你：
 你歌唱着自由，
 你歌唱着正义，
 你歌唱着战斗；
 然而，——
一根鱼骨头插入了你的喉咙，
经由庸医的手，
死神永远封锁了你的口，
 停止了你的歌奏！
 啊！爱友哟，
谁料这么简单地
我们便从此分手？
 这时期：在故乡，在汕头，
 在荔枝湾，在珠江口，
 正是该当我们
 行将聚首长谈的时候！

虽然从今“温流”行将泛成了狂潮，
 空下了一个岗位，
在今朝，我们怎免悲哀的燃烧？

六月流火

记否？爱友！

古旧的“我们的堡”，
正犹待你响导的怒吼，
满布荆棘的我们的国，
正待你“开路”先锋的歌奏，
而侵略压迫者营垒的消灭，
正犹待你的继续奋斗。

哦！我们咒骂鱼骨头么？——

哦！我们痛恨那庸医哟，
他把你无限的青春热力
独向墓门拖走！

一九三七、二、十三、
温流逝世周月纪念。

录自《抗战三部曲》，1937年11月10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告别汕头

三月来怀藏了，孕育大了

我的新作的汕头哟，别了，别了！——

当黑暗的爪牙伸张了在海面上，

那万点灯光挽救不了你白天的本像，

而一个闪烁，一个闪烁的地，

你永远孤独着在的灯塔哟，

为了同情，这一次你可也痛了肝肠？

看呀，那天边，

雨云早已包围了星星网；

——对呀，没有老天的眼泪，

怎写得出离别的悲壮？

然而，你突来的急风和急雨哟，

你吹得掉心怀的闷热，

你洗得掉舱间的肮脏，

你怎追赶得出那金色的回忆？

你怎有伟力可停止它不在我脑海里

象飞鹰般地在空中回翔？

是美丽的仙女在丢着明媚的眸子，

你独霸南中国的中山公园哟，

你活在我遨游其他任一园林时的心间，

你也将永远活现在

六月流火

每当月儿浑圆光亮的晚上。

——呀，那一晚，我好象

已置身于意大利，瑞士的名胜之乡；

在那假山的石门之下，我瞧着玉带桥，

我瞧着那高撑起来的淡红的灯光，

同时，水声响处，我看见有人在摇桨，

水面上片片交钻着的金蛇射出了灿金光；

我想象到我已是一电影片里的主角，

这时候，最愉快的一幕正要开场……。

是自由的种子，

你无数的儿童战士和文艺战将

我看着你们复兴——萌芽，发育，滋长；

你们的心脏为击杀浪人、汉奸而紧张，

你们的歌唱为了伟大的民族解放；

——多么可纪念的一天哟，

“五四”时候街头充满了怒吼的声浪！

我应着“播种者为播种而出”，

我想着怎样来为大家添下粗陋的肥料、食粮，

而且，我幻想起，为了真实的纪念，

今后我将怎样更不辜负自己，

当我居留在同是铁蹄蹂躏下的异地他乡。

哦，别了，别了哟，汕头！

汕头之外更有伟大的世界哟，

整个世界才是伟大的工作场！

然而，三月来怀藏了我

孕育大了我的新作的汕头哟，

分别你真似跟爱人分手一样。
我眼睁睁地眺望着我心爱的人儿，
可是，风雨急逼地袭来，
眼底一阵模糊，你又远了……………，
只有一切金色的回忆烙印在我深心上；
哦，这些金色的回忆，金色的回忆……………！
汕头哟，也许有一日，当那灾难降临你身，
我会回来看守着你，共着你存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拟腹稿于海上。

原载 1937 年 7 月 2 日《福建民报》副刊《新村》
第 379 号。

抗战三部曲

一、新鹊桥赞歌

抗战，抗战，抗战哟，中华民族的儿女们！
武装！上前线！清还六十年来的仇怨！
最近六年来的变本加厉的宰割，蹂躏……
我们偷活得厌倦！——要活的上前线：
用重炮，大刀，跟敌人作白刃战！
让众多的血肉来洗祭我们被奸污了的河山！
啊！抗战，抗战，抗战哟，
中华民族的儿女们！
七月七日是不平常的日子，看哟，
自由，真理，正义，博爱——
这多位一体的美丽的天使，
她呀，她快要跟我们团聚、拥抱；
团聚，拥抱在一起哟，永远又永远！
芦沟桥正是一个新的历史的鹊桥，
层年待旦的黑暗正象那个古老的石碑：
——“芦沟晓月”“芦沟晓月”呀，
如今炮火轰走了朦胧的黯夜，
光明，战斗着走向光明！伟大的光明哟，
她将永远，永远照耀在我们的头上哪！

二、紧急号外

号外！……………铃铃！

号外！……………铃铃！

太平洋岸上大风暴：

上海抗日大战揭幕了！

全中国伸起了抗战的铁手，

中国中部继续着北部

向世界广播出战争旋律的双重响奏了！

啊！号外！——从被宰割下的屠场上

站立起了中华民族！啊！号外！

听呀！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子民怒吼了！

号外！……………铃铃！

号外！……………铃铃！

怒吼的声浪象狂风，象雷电，象速光！

扫过高山，扫过大湖，扫过平原，

广播到每一个乡村的角落里：

——敲起警钟来吧！

——吹起喇叭来广播号召吧！

让全中华的儿女们都听见：

从今起，抗战直到最后的胜利！——

喂！喂喂！全中华民族的儿女们！

到壮丁队受军训去！上前线去！

（前线，光荣在等候着你！）

喂喂！注意防空，准备抵抗敌机呀！

喂喂！建立国防教育，严防汉奸活动呀！

——从今起，开放民众运动！

六月流火

——从今起，政权民主集中化！
——从今起，谁讲妥协的便扑杀他呀！……
喂！号外！……………铃铃！
喂！号外！……………铃铃！
太平洋岸上大风暴！
全亚细亚的火药库爆炸了！
中华民族全体站立起来，
中华民族怒吼了！
啊啊！上海抗日大战揭幕：
中国中部继续着北部
向世界广播出战争旋律的双重响奏！
啊啊，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子民怒吼了！
华南，中国东部，中华的儿女们
也都伸起了铁的拳头！
新的中国就在前面，
前面不远，不远的地方
新的中国等候着在了！
喂喂！喂喂！敲打警钟吧！
 拿起喇叭来广播吧！
紧急号外哟！……………铃铃！
紧急号外哟！……………铃铃！

三、前线胜利

电报：前线胜利！前线胜利！
 兄弟们！姊妹们！
 庆祝吧，热烈地庆祝吧！
举起我们的兴奋的手，胜利的凯歌

播向天空，播向全地球，播向全宇宙；
让每一个人，鬼、神、皆都知道：

前线胜利！前线胜利！

我机穿雾入云，我机盘旋天空上下翻飞！
我机击下敌机两架，我机轰炸敌军胜利！
地上是：我军肉搏战，敌军胆怯，狼狈！
在浦东我们的智谋，英勇的重炮手
打得敌将喊神奇！.....

啊！我军前线胜利！前线胜利！

敌人一万、二万、三万！
活的送来，死的骨骸送回！

喂！兄弟们，姐妹们！

庆祝吧，热烈地庆祝吧！
拿出层年的老酒来慰劳他们去吧！
变卖你的戒指，手饰，倾出你多年的积蓄，
买东西慰劳前线兄弟去吧！
呵！最后的胜利，从今起！从今起！
我们一天一天的逼近自由解放的日期！
我们抱紧着的是真理呀！
我们的争战是为了生存，为了正义，
为了永远，永远的和平、博爱呀！

然而，兄弟、姐妹们！

最大的欢欣还在后头，还在后头哟！

持久战！

长期抵抗！

万斤的重担仍压在我们两肩，
我们要一肩担起，一肩担起呀！
呵呵！我们准备着

六月流火

用最大的欢欣来欢迎最后的胜利吧！

录自《抗战三部曲》，1937年11月10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海 在 歌

早夜

海在唱，海在歌；

大海里有礁石，

大海里有波涛

逼出自那不平的心窝。

哦！

你可爱海？——

你爱她脸孔黑？

你爱她宽宏大量

鱼虾鲸鳄在穿梭？

啊！

我可独爱她情感多。

那不平之鸣

一起一伏相应着洪波，

总是十分真切而调和。

原载《福建民报》1937年7月18日第9版《南风》
第7卷第3期。

唱 给 海

海，
我爱你。
我爱你
 粗壮，豪放，
 而又广量，
我爱你
 那铁黑的脸庞上
 有时吐露出浪花
 雪白得
 象咬齿一样。

我，我自远地
 跑来，
我走向海滨，
(我要逼近你！)
 在沙滩上：
 我看见
阳光照出了
 你的快活的容颜，
我，没有别的话，
我只是说：
 海，

我爱你，
我要活泼在你怀抱里！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苦痛列车

我们在困苦中长大，
苦痛堆垒了苦痛，
伟大的苦痛造成了车辆；
压迫，欺凌，饥饿，寒冻，
爱情，眼泪，忿恨，悲伤，……
这正是苦痛列车的煤粮；
烧完了一顿又一顿，
我们的列车更见速流，远扬。
通过黯无天日的隧道，
遭受无数的颠簸，
经过百十个车站，
(打击，失败，折磨……)
我们走向最末的一站，——
胜利乡——这个名堂，
永在我们的脑底蕴藏。
那胜利乡直通自由和幸福，
连日带夜，
高空永照着真理的太阳。

录自《钢铁的歌唱》，1936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咱们打铁匠

叮叮铛！叮叮铛！
咱们打铁匠。
早也打铁，夜也打铁，
把铁炼成钢，
把钝的刀剑
锻成锐刺发光芒。

叮叮铛！叮叮铛！
咱们打铁匠。
早也打铁，夜也打铁，
炼成钢铁的臂膀
锻成咱们的心脑
精密而坚强！

叮叮铛！叮叮铛！
咱们打铁匠。
早也打铁，夜也打铁，
今日打铁在后方，
明天拿起刀枪
也是一个战将。

叮叮铛！叮叮铛！

六月流火

咱们打铁匠。
早也打铁，夜也打铁，
咱们一天开上前方，
敌人来抵挡的
不是死就是伤！

一九三七、七、十八

原载 1937 年《广州诗坛》第 2 期。

告别厦门

仲夏，五月的风雨迎我来到你的怀里，
今秋，阴沉的天空又看着我同你别离：
离开了你那曾是阳光照耀下的

都市风光的明媚，

鹭江的海涛胜景，

那象健康与艳丽合作出来的
摩登女郎的优美。

我脑海里晃着无数颗热情的脸孔，

百千对耀着真理的光辉的眼睛，

他们在歌唱着：“我的生死

共着你的存亡，厦门，我爱你！”

然而，我终于离开你，

在这么一个阴沉的日子里。——

唉，厦门，你诚然是窈窕，

你诚然是美丽！

可是，漂来泊去，我只是真理的播种者；

我承认我曾真正认识你的灵魂的珍贵，

我却不能长久的享受你，爱抚你，栽培你。

我想象着快要临头的残踏与蹂躏，

我圆睁着眼看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应对：

我愤恨迄今尚没有人为你的安全

建筑起坚强的炮垒，

六月流火

也没有人相信数万的壮丁队
发给他们与保土卫民的武器，
让他们为不甘做亡国奴而肉碎。
如今，看吧，厦门，我握别着你，
你是拖着这么一付没有血色的脸孔，
 天空是那么阴沉沉的。——
果然不错，始终我会再有时候亲近你，
而且，那时候，从那高空中
会有光明的太阳照耀得你的脸孔通红，
比以往，那时，你会有无比的艳丽。
然而，别了，三月来给我亲昵过的厦门哟，
 别了，别了！……

仲夏，五月的风雨迎我来到你的怀里，
今秋，如今阴沉的天空又看着我和你别离。
——不久，在那炎热的南国海岸线上，
我会对准东北方，夜夜遥念你
 牵挂你的健康罢！

一九三七、八、十六构思于海上，
二十三日执笔于广州。

录自《抗战三部曲》，1937年11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游 击 队

游击队！游击队！

你们的出现

象闪电：

一个闪烁！一个闪烁！

勇猛的袭击

打得他们魂飞魄散，

心倦神疲。

游击队！游击队！

你们的出现

象闪电：

一个闪烁！一个闪烁

接着

一个勇猛的搏斗，

给他们一阵暴风雨。

一九三七、九、十五。

录自《抗战三部曲》，1937年11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欢 迎 词

——献给郭沫若先生

欢迎，欢迎，
在国难中欢迎你，
在抗战声中欢迎你！
我们手握着枪，手握着刀，
手扶着机关枪，大炮，
我们用战士的精神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前来检阅我们，
我们欢迎你前来指导我们；
我们发誓要建筑起

抗战的文化城，
我们发誓要保卫我们的祖国，
要保卫我们的圣地。

（呵！广东，革命策源地，你这神圣的名字！）
我们欢迎你前来加强我们的怒吼，
我们请你前来担保我们：
我们要让我们的吼声
高冲云霄，粉碎

那日日前来肆虐的敌机，
我们要让我们的声浪
卷起太平洋的风暴，

把日帝国主义狗强盗的军舰埋葬！

呵！欢迎，欢迎！

盛大的欢迎！

没有宴会，没有隆仪！

我们高举着战斗的铁手，

我们拿出一颗心，同志，

让你的热情的链，真理的环，

更把我们穿结在一起！

我们不仅是一个战斗士，

我们要派遣出抗敌的联队，

我们需要实弹射击，上前线！

我们需要全国民众起来实弹射击，

上前线！

——这已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

（此诗曾朗读于八日欢迎会上——笔者）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街头短诗之二

抗战去，抗战去！
生是真理的儿女，
死了是真理的祖宗；
我们面对着真理和正义，
真理、正义
永远在我们心里，血里，骨里。

录自《街头诗歌》，1938年1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街头短诗之六

快，赶快，我们起来
用团结，用武装，用胜利
来替代恐怖的都市的灰色。
我们需要红色的愉快的欢笑
写满我们的城市高楼！

录自《街头诗歌》，1938年1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街头短诗之十

世界，
风风雨雨！
兄弟呀，紧握着
 战斗的铁手，
我们生死在一起！

录自《街头诗歌》，1938年1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街头短诗之十二

没有前方后方，
兄弟，我们都在火线上。
——莫要犹豫：
前进是胜利
退却是灭亡！

录自《街头诗歌》，1938年1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街头短诗之十三

汉奸们不是三只脚的，
同胞们，我们总能捉住他。
捉住了他，
一点不留情，
——抽筋又剥皮！

录自《街头诗歌》，1938年1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爱热的国土

我爱热的国土——
你独在北国冰天雪地当中
穿着卫生衣，
有时也犹会令人挥汗的广州哟，
在你的心怀里，
热的洪流在交流着：
解放出来了的民众
已重在额上流出了真理的光泽。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轰炸，
那烧夷弹的火，
只锻炼好了我们的
钢铁般的，战斗的心脏。
他们收得了
那已被我们锤碎了的
多年紧咬着我们肉身的铁索，
我们果真损失了什么呢？
——千百个老百姓的死，
换得了民族的醒觉，
真理的照灼；
他们的牺牲，那光荣的殉难，
是会被刻记在
新中华儿女的脑海深处的！

六月流火

在远方，（东、北战场）
我们的兄弟派遣着在，
 血肉涂满了国土，
 焦土下犹交流着热的血流；
他们的是确曾为了热爱祖国，
酷爱民族解放，民族的自由，
用生命去跟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打赌哟！
——死，对于他们不会是怨恨，
他们有热的心肠，
热的国土交付了他们神圣的任务。
 呵！我爱热的国土！热的国土！
——当冬夜，
我匆匆忙忙，跑进一所粗陋的
那好比外国的咖啡店的铺子里，
挥着汗，吃着番薯汤，
耳听着播音机上的热情歌声，
突然记起了今日来了三次警报，
前几晚都熄灭过电火，
怎能不憎恨日本帝国主义
而愿意用整个生命
卫戍这热的国土呢！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再会吧，农村——家乡

再会吧，仍然打不起紧张空气的农村，
再会吧，我的三百年来创天辟地的家乡哟！
我武装了起来，日益朝着火线前走了：
那可耻的败退，打起了我层年的愤怒；
那光明的前途，逼使我担负起了神圣的任务。
我不要学做风流才子、名士，
我要做拜伦为弱小民族解放而投身行伍，
我也要做白德内宜，倍兹勉斯基……
在火花的生活里战取革命的胜利到底哟！
听吧，前方炮火在啸，在咆哮，
被蹂躏够了的民族在呐喊，在怒吼！
——没有迟疑、没有犹豫、……
啊啊，再会吧，农村；再会吧，家乡！

春风带来了桃李花香，
新正送来了赫赫春阳。
然而，这会是不可能的么？——
我兴奋地跑上前线，
用胜利——那抗战的最后收场——
保存着你们的幽静色相——
啊啊，你们的儿女们在游荡着，逸乐着，
几曾有人明白这时候火已燃烧在眉毛上！

六月流火

盐米涨了高价，敌机偶尔也在空中翱翔，
远远的汕头妈屿口外敌舰来往经常，
而唯利是趋的变相汉奸到处把伎俩施放，
年青的血肉之子为着兵役而纷纷逃亡，
狡黠的土劣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尽在猖狂……

啊啊！我武装了起来。

我为告别你而旋归。

我又要为真理而踏上前线了！

——没有依恋，没有依恋……

除了抗战，除了对日贼作个总清算，

家乡觅不出半点欢颜，

农村是那么乾枯，憔悴，毫无血色的。——

再会吧，农村！再会吧，家乡！

我武装起来快要参加前线了哟，

没有犹豫，没有迟疑，……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离家前夜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
出版。

在长征途中的汽车上

在长征途中的汽车上，
心的愉快响应着引擎的爆发声。

再会吧，山林！

再会吧，墓地！

再会吧，田庄！

大的城市，小的墟镇，

长亭，小店，电杆柱，

桥梁，小沟，大河……

一切走马灯上的涂绘哟，

在阳光照耀下告别，

又让阳光照耀下重逢吧！

莫怕多雨的季节，

泥泞路上，

汽车卷起了红黄的水浆；

前进，前进，前进！……

莫怕崎岖的峻岭，

添足向前的马力，

上前，上前，上前！……

可亲可爱的老百姓们哟，

你们千万莫睁开惊异的眼光，

我们是愉快的，欢欣的！

夜晚里我们怀藏着万千个光明的星，

六月流火

白天，我们的心里都挂着一颗炎赫的太阳，
面着我们的没有一丝黑影！

哦！来吧，快来！亲爱的老百姓们哟，
挨磨般的生活是凄凉而又沉闷，
到军中来，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唱歌，
一起战斗吧！

胜利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脉搏共着胜利的电子而跳动，
象长征途中的我们的汽车，
早，夜我们一准到达预定目标的！

一九三八年戎装初试后

原载 1938 年 2 月 23 日广州《救亡日报》。

在我们的旗帜下

在我们的旗帜下，
我们
真正的中华公民
互相热爱着，
帮忙着：
谁为抗日而出征了，
我们组织了
义务耕田队
代替这些抗日家属
劳动着，劳动着，
作神圣的服务。
然而，你贤明的
战士夫人哟，
你反说了甚么好话呢，
你说：“我为甚么要人家帮忙？
活着便得做事，
(我又不是做不得呀)
而保卫中国
原是他的义务。”——
这种真挚的呼声，
该会飞渡过太平洋
而把异国的劳苦大众唤醒，

六月流火

使他们起来

打下那些刽子手们的屠刀的罢！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五 月 红

——纪念血的五月

May day, May day,
人类之子
在斗争里萌芽了五月红。
忠诚·朴实的园丁,
在东亚的广漠无边的花园中
用“五四”青年精神
渗合着“五七”“五九”
——那中华儿女的
耻辱的汗,
扶植起了她——欣欣向荣:
不久,
五月红含苞欲放,
含苞欲放五月红。
是历史的必走路向,
五月红终究
惹起了贪婪强盗的嫉妒, 惊恐;
五月三十日
日帝国主义强盗
假手另一阴险伙伴
来了一个残酷的压迫, 摧残,
刹那间

六月流火

繁华的南京路上

确曾血花溅散。

可是，不折不挠的

正是强韧，耐斗的人类之子，

那斗争的结晶——五月红

她得到了

更多的血肉的栽培，

日益长大，日益长大，

在那猛烈的暴风雨中。

两个人类的舵手——

五月五日诞生在西欧的马克思，

五月五日就任非常总统的孙中山，

他们的主义曾十分向导人间，

依靠人类的至诚，

被栽培起来了的鲜花

——五月红看看可以光辉，灿烂。

不想，罪恶的巨魁

日帝国主义的妒恨无穷又无穷，

突然刚柔并用，

首先忿怒更逞凶：

五月三日

亲自用刺刀，机关枪

在忠实的中国园丁身上

刺成了济南惨案，

从兹年年飞逝象流水，

五月红才真正照灼于世界，

五月红真正开放在人类之子的腹胸。

五月红映得真理象红日，

五月红变得象醒人迷梦的大钟。

我们每年纪念五月红，

每年五月的日子心血勃勃象潮涌。

——呵，伟大的名花哟！

我要歌赞战斗的名花五月红，

今年，抗战，抗战齐溅自由血，

我们祝福她，我们栽培她，

务使名花经年而开放，

瓣瓣都是幸福结合着自由，平等，

垂传永远，赫赫煌煌光耀中华。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诗 人

诗人，诗人！

你是时代的前哨，
你是大众的良朋，
你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
你也是悲哀、苦痛的代言人。

你的心

汇合了人间千万种感情
发出了至真至诚的呼声。

你怀藏了整个现实：

火·风·雨·清香与污秽，
 正义与欺骗，
 黑暗与新生，

你都看得分明。

你歌唱着，

你的生命是前进，
举着前进的火炬，
踏着人类被屠戮的，
抑或是为生存而战斗的

那斑斑的血迹，

要把永远的光明追寻。

那怕自己踏着崎岖荆棘的路，
那怕黑暗的钢刀横在前面，——

罪恶主宰着刽子手；
没有害怕，没有惊惶，
真理安定了你的步武；
就是在那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场，
除了勇敢，除了把武器当作歌，
再没有神圣的任务。
哦！诗人，诗人！
人类之灵！
你是时代的前哨，你是大众的良朋。
你是悲哀，痛苦的申诉者，
你是自由，幸福的代言人。
呵！诗人，诗人！
人类之灵！
呵！诗人，诗人！
人类之灵！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晨
为中国诗歌日播音朗读而作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
出版。

高扬着胜利的手

再会，来一个热烈的握手，
我的如兄如弟如姐如妹的同志们哟，
我穿起了戎装
为亲近真正的农家子弟——
那些为了国家的危亡而荷枪实弹的战斗士，
座谈会上从今难得有我的影子，
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花园（诗坛）里，
我们可以经常交换面目了！
然而，宝剑在我们心里，
宝剑不在我的新做的戎装上；
我永远是一个战斗士，
戎装的形式，真会使大家感到更加调和吗？
许多雄纠纠的强悍的武士，
穿起了军装一昧恐吓老百姓，
实在，我是时常提心吊胆于
这粗糙的形式哩！
但是，告诉大家，亲爱的同志们哟，
我毕竟动用起这粗糙的形式来了。
（这不是为了命令，而也是军中的方便）
而且，我只有一颗正义的心；
要使一切真正的农家子弟
乐得前来穿上军装，

一切穿上了军装的农家子弟
也都乐得为祖国的命运赌存亡哪！
啊，再会！——来一个热烈的握手！
我的数月以来同舟共济的同志们哟！
今天，我们能够用眼睛，口舌交传情意，
明儿，在纸上乱圈乱点也涂绘不出
万绪千头的对于大家的关怀罢！
然而，同志们哟，再会！再会！
我们会在胜利的狂欢节里一一握见，
对于我们的钢铁的洪流，最后，
日本帝国主义只好崩溃的！
努力吧，同志们！
在工作里埋头，
在工作里磨炼，
在工作里活跃，前进！
野兽的集团虽然一时十分猖獗，
这般的猖獗正是他们已挖掘好了的墓穴哪！
再会！再会！同志们，
我们高扬着胜利的手！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爱一枝枪

我爱一枝枪，
枪口上着刀，
时常背在肩上，
 雄纠纠的
 是一个战士模样！

我爱一枝枪，
把它紧靠在身旁；
前后左右移动都先照顾它，
 它是我的生命，
 永远握在我手上。

我爱一枝枪，
带它进出在火线上：
两眼对准表尺也对准前方，
 我要用珍珠般的子弹
 射击敌人的脑浆！

喂！
我爱一枝枪：
 把它擦得满漂亮，
 太阳照着射光芒！

早也爱它，晚也爱它，
夜里有时也把它共着躺。

它是我的枕头，
它是我的情娘！

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修改完毕。

录自《在我们的旗帜下》，1938年10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取火者颂

谛聆着你们的如许决心与实干，
半年如一日；忍受肉身的苦痛，
咽吞数不尽的精神的压迫，
为了一朝要象云雀般的突笼飞翔，
渡过关山，渡过平原，渡过大江，
斗风斗雨，战退一切艰难和屏障，
深进到西北高原的心腹，
为了学习做一个善良的中华民族的公仆，
为了确实锻炼成一个

为自由为真理而战斗的心脏；
甚至——那是多么难能令人相信，
当我果真听清楚了这么一种真实的牺牲：
为了含忍储蓄一笔北上的旅费，
横遭那戴着绅士面具的纨绔子弟的无礼
被玷污了，被强奸了肉身也甘愿饮泣吞声。

哦，我的心为你们打起了至高的同情：
往昔的取火者今人赞美其至圣的存在，
比起世俗的基督徒，
你们又何尝不是殉道者的典型？
光明是永远被实证着，被担保着
赠送给有伟大的怀抱

加上了坚强的意志与战斗的实践的人们的，

对于你们，百千次含辛茹苦算得什么，
没有至高的热诚

为最大多数的人类的幸福而奋起，
纵是美处女又怎值得我用笔墨来替她们赞名？
啊啊！你，你乘火待发的火车，
奔流吧，奔流吧，向着
人类至大的幸福发原地流；
载去时你们是钢，是铁，是一切优秀的材料，
他年哟，——我谨贺你们成为时代的引擎，
新社会的动能的马达！
你们每位都要做个最优秀的火车头呵！

原载 1938 年 7 月 15 日广州《救亡日报》。

清 晨 奏

“ 射击，射击！
同志，到射击场去吧 ”！
一股新鲜的兴奋在心头，
无限的愉快迎来了
七色阳光的欢照。

一声喇叭的洪亮，
每个战斗的点
联成了线的力量。
——目标射击场！
——向左转！
……开步走！

踏！踏！踏！——
雄浑的旋律，
齐一的合唱！

“ 喂！同志；
不要吃鸭蛋！”
“ 喂！当心这一次，
谁吃鸭蛋的赏个乌龟奖章！”

“ 活！活！活！…… ”

伯劳飞过头上。

哦！田野间前进着的长蛇哟！

流吧，流吧，
流向战斗的最前线！

田野的风，
香甜地
温柔地
透进了我们的胸膛。

—— “ 到了！”

山鹿下一声展开，
大家一个阵线，一个目标：
前面是象征敌人的靶子，
射吧，莫放过刹那的时候！

“ 抨！抨！抨抨！…… ”

一颗一颗子弹跑出了枪口。

清晨，
天空间播送着热烈的歌奏。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于钟落潭军中。

录自《取火者颂集》，1939年12月10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还活在上世上

我还活在上世上，
在抗战的营垒中
一样的享受阳光和空气。
然而，那果真是
难于描摹的危险：
(正难怪世人传说
我已与世长辞。)
十月二十夜，当那黑暗
坚牢地统治着大地的时分，
我所引领的救护车突遭袭击，
机关枪弹首先射中了油箱，
跟着司机的惊骇，
弹丸早就破镜而入，
射中中座者的左胸了。
连续不断的是步枪声，机枪声，
刹那间坐在车头的只剩下我一个，
镇静地我幸能探索得左侧车门，
那怕一颗弹丸擦胸而过；
敏捷相似突笼飞鸟，
.....
哟！再会，火烧中的救护车呵！
我已在湿田里匍匐行进了。

“不是受伤了罢？”
什么地方传来了血腥味！
等到面前出现了民居，
在破旧的墙壁下，
我看见远远来了一个黑影，
当我静默地让他慢慢踱过，
片刻间，前面传来了对话声：
“支那者无！（没有中国人）”
从此，我真正脱离了险境，
在黑夜中，陆续觅到了十五个同伴。
当我们齐集在一所耕寮下，
我说：“同志们，请检视一下，
也许我受伤了。”
等到事实证明了我尚安然无恙，
大家欢笑了一声。
于是，十六个沉默着等待天明，
我们还得赶上艰巨的前程哩！

十二月二十九日忆作。

原载 1939 年 2 月 12 日香港《立报》。

日本的女儿

好，颂赞你呀，松井样，
日本的女儿！
真理支撑起了你的远大眼光，
真理又主宰着你的勇敢行为。
你，尽你的心力
宣传支持美国的抵制日货运动，
你，尽你的热情
要求停止装运军火到你的祖国
去屠杀异国人民。……

好，颂赞你呀，松井样，
日本的女儿！
热诚的播种便会有热诚的收获，
真挚的行为决不会渊沉你的心！
看吧！那些盲目乱干的
被驱迫在中华腹地作战的你的祖国兄弟，
他们的命运可不只有一个“灭亡”；
而远在你祖国里的执舵者——
那些专门以战争换取功勋的军阀，
在突来的暴风吞没了所有水手时候，
最后还不也是舟破沦土吗？

好，颂赞你呀，松井样，
 日本的女儿！
 不聪慧的是你的判断，
 果敢的是日本女儿心！
你看清楚了光明与黑暗，
你在努力工作间放射出了
 你的祖国未来的真实光辉。
——当暴风扫荡去了
 一切穷凶极恶的舵手，
新的舵手——那些今日
 尚被高压在地狱里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
 他们会重建起你的祖国，
你的今日的工作
 正是缩短你们兄弟姐妹的路程，
 你减少了他们沉重负担着的苦痛哟！

——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读十月二日
《救亡日报》日本的女儿反日的消息后。
原载 1938 年 10 月 14 日《救亡日报》。广州版。

北风凄咽

稀疏的断竹上北风凄咽。

“ 哑……哑 ” “ 哑……哑 ” 飞去又飞回，
象有什么链住了成群的鸦儿；

悲哀的啼音一声声尖破了长空，
云天卷起了阴郁重重。——
你素称作为光明见证的太阳呀，
为什么也要胆怯地遮蔽了欢容？

不错，这是人世的凶祸无双，
请听呀，请听乡民申诉哀衷：

“ 前座便是李洁芝先生的洋楼，
前月日本鬼子曾经在这里驻踪，
四乡曾遗留下强盗们的伟大作风。

“ 一夜，火光烛天，爆裂音中隐约夹杂着叫骂。
天明开进了我方的奏凯人马。

“ 呀！先生，日本鬼子真是毒心！
当我们偷进去一看，

三四十个男女已被焚个干净！

“土坑里只剩下断骨残灰，
牛角牛蹄被丢下了堆打堆！”

我也无须动问那来如许男女，食品，
乌鸦又掠过了面前，
阴风卷起了一阵尘烟。

一种苦痛咬弹出我的心弦，
衷心呀逼发出天职的誓言：
“安息吧，你被劫杀了生命的姊妹，兄弟！
你们的仇怨，莫挂虑哟，都在我们两肩！”

一九三八年仲冬奉令前往沦陷区，路过收复后的从化街口李洁芝先生大厦，见乌鸦成群，断竹满目，询之向导，得如上述，盖敌兵做贼心虚，防我夜袭，先行砍断了障碍物。

笔者志

录自《取火者颂集》，1939年12月10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穿上了土装

我穿上了土装，
我回复到了小学时代的形状。
象个医师，又象个教书匠；
但，毕竟预备冒充个商店抄写员，
通过战地，越过敌人的哨岗。
我们一行六个，
六个一齐到达了驻地，
——如今是沦陷后的村庄。
村庄里的父老，壮丁，儿童，
用惊奇的眼睛盯视着
我们这一行生疏汉。
“啊！我们不是贼兵，
不是匪徒，也不是流浪人！”
然而谁也不敢说：
“我们是正式公差，来此公干”，
悄悄地托人传递了字条，
知人这才出现，分头遣人，
领导我们前往各处察看。
噯！那些都不出奇，
——门前有物品发卖。
然而，如今多了两间茶居，
也多了两间屠场；

晓白时分有宰猪声扰人清梦，
整个上午挤挤拥拥，熙熙攘攘！
听说是原日的街市，敌人不时出入，
妇女，乡绅，读书人怕敌如虎狼；
这里有壮丁在站哨岗
急时可以从容涉水登山隐藏。
凡是近公路地带的均是如此，
老百姓们无日不是忪忪惶惶！
但是，他们并非没有武装，
只是独自不敢轻易反抗。
敌人每见军人，或有军用品者即杀，
储有军服的房屋也要遭殃，
他们都曾异口同声说：
某地某地业经英勇抵抗，
然而，援兵不至，
敌人火烧了村庄。
因此，他们等候着我们总反攻，
他们说那时只有乌龟不相帮。
一个壮丁慨然说：
“某地有一台湾兵，
他胸腹中尚有爱国情；
当他看见有佩带顺民证的无耻者，
他打了他两巴掌，
斥他为无血的贪生怕死人。
——我们起码还是中国老百姓，
大兵一来没有不响应。”
又一个壮丁低声说：
“敌人一来便是要猪，要牛，要女人，

六月流火

鬼见了也要愤怒，
那个敢做敌国顺民？
只要我军的反攻决心要紧，
若是轻打不进，
徒是牺牲了子民。”
后两天，我们完成了任务，
当着破晓时分，
我们渡河越路，
每一颗心里都打了结：
反攻哟，
我们的武装在四方八处！

原载 1939 年 5 月 1 日《中国诗坛》
复刊号，又载 1939 年 9 月 6 日重庆《大公报》。

给悦太郎

二年半的离别，
二年半的发育，生长；
记忆是棵长青的树：
啊！悦太郎，
你今年是十八岁了吧！
相似秋冬的剥落草木，
十六个月来的
侵略与抵抗战，
也许腐蚀了你的
对于我——一个异国的诗人
当年曾长时间共在一起的记忆。
如今，——哦！
不是梦哟，
我也穿起了军装，
一年来驰驱疆场：
在危难中打赌幸福，
在丛生的荆棘中
把自由、真理的标帜翘望。
起初，用笔，
 用写不尽的灵浆，
如今，还要活跃在火线间，
用整个生命的力去歌唱！

六月流火

但是，对于你，
这些埋没不了我的记忆：
去年，我犹想寄你一张年片，
前年，我们不是交换过一次吗？
如今，虽然更是不可能了，
可是，值此新的一九三九的开始，
我在此执笔贺你哩！
谁不晓得
一九三九是侵略与抵抗热战的夏与秋，
祥征不易与此天年相关联。
但是，正因为战争，
战争！
你，
瞬间即将入伍的你，
也许终究难逃这个运命
——被遣送到华夏，
卷入到侵略、抵抗的漩涡里吧！
事实是一切理论的根基和明证！
那么一种力言和平
(目今你所耳闻目击的)
而实即××××地
 轰炸××××！
纸糊的灯笼
显然是经不起风雨的哟！
我想，唯有那时你会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拚死抗拒，
而同时又懂得
自由与真理的珍贵，

慰 灵 祭

——献给阵亡将士

来，来，来！
你为了民族解放，
 国民幸福，
而在祖国的领空上，
 飘游着的幽灵，
今天，且请给我们片刻的驻息，
 片刻的勾留。
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站在你们的纪念碑前，
 尽我们虔诚，
尽我们的真挚，
 为你们的英灵的
 安息而申誓：
哦！你万千的为祖国而尽忠的战士们，
 你万千的为祖国而殉难的烈士们，
来吧！请自苍阔的太空中降临。
 请驻息吧，请作片刻的谛听：
 不可屈服的仍旧是我们的意志，
继续着你们的意志的有亿万劳苦人民；
对于那汉奸、汪精卫派，
你们安心吧！我们把紧握了铁棍子，

请他们滚蛋、滚蛋！

他们的卑污的行为

将不能毫微地侮辱你们的英灵。

看吧，看吧，你一切忠诚于祖国的，

且在广大的众多的战场上体认敌人：

不可自拔，不能进展的已是暴日的泥脚。

在原野里、在山谷间，

在高原上，

在敌人的后方，

到处布列着的埋伏着的，

是我们的战士，

日本鬼子葬身的墓穴已掘得深深，

只等一朝他们默默地无言，

重重叠叠地躺进、躺进。

果然，众多的兄弟姊妹被屠杀了，

繁华的市镇变成废墟了；——

长于坚忍苦斗的是中华民族的髓质，

创造与建设将是我们神圣的天职！

看吧！我们在胜利的明天

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原载《福建民报》副刊《纸弹》诗之叶专号，1940年5月31日。

温 泉

温泉，从化城
曾因你而知名！
十月末梢——去年哟，
秋风正剥蚀着绿青，
珠江口上踏过了一阵铁蹄声。
象旅人丢下了累赘的行李
温泉，你的贵族的主人撇下了你！
再没有人给与温暖的抚爱，
园里开遍了芙蓉，开遍了玉桂，
凄厉的西北风蛮劲地吹向天际。
煞象春花遭受了狂风暴雨；
季秋，一阵东洋骑士看上了你，
水池里，血腥的手鼓荡出了血腥风味；
古骑士原来就不弱劫掠行为，
园头园尾，尽是肥鸡的头脚以及零乱毛羽。
小店损失了糖，被卷去了皮裘珍贵，
遗留下来的卫生药品被打得粉碎！
初冬，氤氲着的
是那小阳春的天气。
温暖的太阳自东而出
从高原来了祖国的健斗士，
数声枪响根绝了倭寇踪迹。

老百姓开始疼爱你了；温泉
我看见你的新生，你在吐着热气！

原载 1940 年 2 月 11 日桂林《救亡日报》。

再见，从化河

又一次
我再生了，
在那初冬的从化河里：
白水郁郁地潺潺奔流，
北风哀哀地呜呜号唱。
通行者一团团，一个个，
后人的脚踵抹掉了前人的足迹，
似骆驼踱过沙漠，
(——是长长的沙滩哪！)

没有想到，一架敌机
竟摈住声息般地
象飞鹰向娇雏袭击。
——呵，霎时间
阴霾泻在天空，
人的心伏在地上惊恐，跳动。
十五分钟瞄准扫射，
子弹卷起了砂石扑向我的脸庞，
虽然不是偏左便是偏右，
不在前便在后，然而，
总要多谢你，
多谢你，你敌国的高傲的射手哟，
给你做靶子也打不中！

好容易这个恶魔得意地走开了，
沙滩上伤了一个弟兄，一个老百姓，
大家簇拥着，抬往军医院去了，
——一扬手，新生的心在跃跳，
(我得更往前方)
再见，从化河哟，
我不是贪生怕死者，
然而，没有葬身在你的胸怀里，
我的任务倒还更加繁重！

一九三九年七月忆写。

原载 1939 年 8 月 16 日《文艺阵地》第 3 卷第 9 期
(总第 33 号)

祭 诗

——聂耳同志逝世四周年纪念朗读诗

风萧萧，雨萧萧，
同志，为着你，
对此忌辰
天地也已黯然了！——
哦！同志！
当日你曾拨开祖国的愁云，
战斗的歌声已播送出自你咽喉；
今日面着我们的正是伟大的战斗，
大时代的歌唱中
再不见你的新的曲谱，
新的声调。
哦！我的心正象今日的天和地，
有风，有雨，
有响雷，有闪电，
更有重重叠叠的云涛密织在里头！
万千的情怀，百十个记忆，
今天，我都写不出，讲不出；
我的眼底出现了一个凶恶海魔
他好象明白了你的厉害，你的天才，
卷一阵狂风，一个澎湃浪涛，
你便被吞进在他的心窝。

——从此，人间咀咒着鹄沼海波，
年年此日，诗人为你赋诗追悼，
歌人为你合唱出沉痛的挽歌。

然而，同志，我相信，
死对于你没有完成什么，
(除了你的肉身已被灭磨)
你的歌声，你的意志，
继续在我们的喉咙里传播；
伟大的斗争曲也有你的同志们

照样在创造！

只是，苦了我们薄有交情的，
今天，对此忌辰不能不有泪珠
打湿了睫毛。

——哦！同志，你知道吗？
我们文化界同志在此给你追悼！

原载 1939 年 8 月 1 日《中国诗坛（岭东刊）》第 2
卷第 1 期。

晚 会

（广州失陷前夜的回忆）

前夜，野蛮的骑士正在厉兵秣马，
五羊城内成十个青年正在高楼里热情会话。

“风，你们的队伍出发吗？
这一次，我们这里怕不怕？”

是一种希冀的鼓舞，
同时又是一种依恋的惜别，
“啊！同志，用不着怀疑，
为了祖国，总要跟敌人决个死活！”

“可是，前方传来的
都是灰黯的消息。”

“听说我方蒙受了一些损失，
汉奸弄得我们的兄弟不克充分尽职。”

于是，人们心里爬上了忧戚，
友人的老妈妈在房内咽咽啜泣。
——“给他拼吧，反正是一条命”

——“明天这里大家也分向西北江出发。”

一个敏锐的感觉：——

今晚，共同的聚首好象是悲壮的饯别。

没有酒，没有，——然而，
有人高举着茶杯让离情进出在舌头。

成十个青年站立了起来，影子打成一片，
各各握手，眼睛里跳跃出了民族的新生！

一九三九年十月忆写

原载 1939 年 12 月 23 日《福建民报》副刊《战线
诗歌》第 11 期。

值此周年

（广州失陷周年忆许介同志）

值此周年，天地既已渐吐喜色：
月亮代替了去年此日的阴郁，
普天之下是一片霜白，——
然而，许介，年青青的同志啊，
人世间可还有你的踪迹？

一边散了，各处团圆，
三十多个工作者，一个一个透露了平安的消息，
失明的航灯终已修茸。
可是，许介，我的同志哟，
你在那里？
凄厉的北风
可真会把一线的希望吹灭？

请咀咒吧，咀咒那不公平的安排！
不幸的舵手，我，
偏是没有被死神找来负责。
唉！许介，想起了你那粗大的眼眉，
披长的头发，黝黝的脸色，……
皎洁的天空顿有愁云在缱绻，
敌人的机关枪声拍拍地隐约在鸣，

一种手无寸铁的陡惊又骚扰了我心。

啊！同志，就是在那刹那

你做了敌弹下的牺牲品吗？

人世上一长年没听说过你的足音，

哦，许介，你可晓得家人把你追寻？

悲哀的乱箭业已射中了你的娘亲！

——但是，但是，许介，要是你已壮烈牺牲，

一天，你的灵魂将可以酣睡安然，

胜利的旗帜将在国境上插遍；不久，

我们会来吊敬你，吊敬你至高的英灵

永远又永远！

原载 1939 年 12 月 16 日《福建民报》副刊《战线
诗歌》第 10 期。

圣诞老人的悲哀

一年不如一年，
今年，上帝的儿孙们更加不象样了。
战壕里也矫模做作地给圣诞庆贺，
怪不得芬兰的空中
基督的反叛者索性燃起了
毁灭旧世界的花炮。
“唉！……——”
圣诞老人叹息了。

忍耐牺牲偏是不彻底，
你英国绅士的粗暴的犯罪人——
教义默认爱尔兰百姓
应受英国主子的供养，
你不肯痛改前非的监犯
怎的胆敢揭起爱尔兰共和国旗？
——“主子们的困难日被冷视了！”
圣诞老人的皱脸上泛起了灰黯的同情。

一九三九年末日

原载 1940 年 3 月 5 日《诗与散文》
第 1 卷第 2 期。这是蒲风未结集的一首佚诗。

征募棉衣

(一)

北风起，北风凉，
大家有衣暖洋洋。
前方战士衣服单，
边疆风雪苦难当。

(二)

北风起，大雪飞，
前方战士无棉衣。——
 无棉衣，不敢怨凄凉，
 捧着枪，在战场，
只为救国保家乡！

(三)

棉衣热，棉衣热，
热了战士心头血！
战士上前方，
赶走鬼子复领疆。

(四)

你出一点，
我出一点，
他出一点，
一点，一点呀，加起来，
前方战士有衣添。

(五)

捐赠一件棉衣上前方，
相似赠送一支枪儿到战场，
大家合力齐心干，
中华民族万年长！

引自 1940 年 3 月 5 日《诗与散文》

第 1 卷第 2 期蒲风写的《街头短诗征募棉衣》。这是蒲风未结集的一首佚诗。

室 长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屈原

仿仿佛佛的，门房乾祥仍睡在楼梯下，
年青的伙子夺不住我脑袋中的他的岗位——
那是陋劣的住居，二年的岁月他居留在室内
一张硬板床，堆上破旧棉被，
碎烂的席子下任由蚤子臭虫结队在游戏。
仅有的八仙桌大的空隙转身也许不易，
偏是瘦长的身体上又配上了肮脏的大衣，
相似上海街头行驶电车的车掌，
纵是刻板的生活寒冷时候也得把精神打起。

——幸福！幸福！我是忠实的室长 1

早夜，自我甜醉的安慰便溜落了心扉。
那怕是任尤任怨，吃饭不外是责任偿付，
三顿饭可以并作一顿吃，偿免得储藏，
要储藏便索性连发酸的菜汁也不忍抛弃。
整天，一颗下颌长满胡髭配上长头发的头颅
离不了服务于电话机上叮叮的弹唱：

“喂！你在那里？——不在！不在！”

拙劣的口才正合发扬他大室长的权威！
但是，室长是忠直的，忠直堪与天地齐名，
为了司钟可不是也曾午夜起来等候曙亮？

六月流火

当当！当当！光辉闪在脸庞上。
最大的本领应推他那印刷技俩，
不拘早夜，不拘多少，凭你吩咐，
任谁也别想向他买得半纸宝藏。
工作室从不让学生越入雷池一步，
“进来吗？我抓你到校长室去！”
厉声中自己也觉得十分耀威扬武！
逢年逢节，小陋室便是唯一的家，
三十余岁毕竟还是个孤身大汉，
一切新鲜的欲念对于他已是奢侈的担负。
可是，谁家的老婆不是钱买来的？
二年多的积蓄使他有意开始这奢侈的支付。
今年，一度穿起了半新旧的过时衣裳，
“看老婆去呵”一声曾惹起大家青眼看顾。
但是，从没有听到他的于归佳期，
不凑巧的是学校中开除了他的职位，
痰盂里发现了血丝，谁要肺病鬼司机？——
于是，海阔天高，门房乾祥分别了故居，
新的年青伙子顶补了他的岗位；仿仿佛佛的
他的瘦长的影子只偶尔出现在我的心底里。
——啊，忠实的汉子，我要祝福你，
你今后可尚有多少精神留给新人守职吧！

原载 1940 年 4 月 20 日《中国诗坛（岭东刊）》
第 2 卷第 5 期。这是蒲风未结集的一首佚诗。

看 护 士

——给于斐

我微笑了——

当我安躺在藤椅上，
仰起带病的眼睛，
让充看护士的你，
给我放射甘润的泉露；
那时，你谨慎地按着眼眶，
用娴静的脸孔
回答了我一个慈蔼的笑窝。

我微笑了——

象一个前方英勇作战的将士，
我也曾日夜出力，但是
仅用我的笔枪，
打得眼睛出了火，
直到我缠上了病魔。
于是，我看见了您：
展开了素养的技能，
充当了一个看护士，
溜落我的心头的温柔与快愉
多过您所放射进去的药露，
金色的光辉马上在我的眼底喷吐。
啊！我的看护士，我的生命的爱友！

六月流火

我将欢笑付与你，永久又永久！
从异域我便把这么一个伴侣追求——
丝毫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
全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
我知道，在整个民族的灾难里，
我跟我的伴侣将来更多伟大的任务：
我要我的伴侣
也能给一切真理的战斗士看护，
当他英勇地搏斗，
子弹盲目地穿过了他们的胸脯，腿股。
现在，——多谢，上帝！
我微笑了——
你是一个忠诚的看护士，
今天你来看护我，
明天，更多的真理
需要你，需要你！
你将是伟大的看护士！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眼疾中。

原载 1941 年 1 月《战歌》第 2 卷第 3 期。这是蒲风未结集的一首佚诗。

儿童诗

小小儿童

——以此纪念儿童节

虽然我们是小儿童，
将来却立意要做
抗日杀敌的英雄：
伸手要收回东四省，
跨脚要过大海东；
我们要打倒侵略和强暴，
我们要箭射虚伪狡猾的
假仁假义的太阳红。

哦！小小儿童！
莫惊年纪小，
只要我们能用功，
只要我们有志气，
转眼便是主人翁。

原载 1940 年 4 月 4 日江西《前线日报》副刊《战地》。用笔名飘霞。

小义勇军

一，二，三！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莫要说我们年纪小；

你们看呀，

我们的抗敌军组织起来了！

一，二，三！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我们不怕敌人的炮火蛮凶；

你们看呀，

我们都是紧执着枪刀前冲，

前冲，

冲！

一，二，三！

一，二，三！

看呀，

我们已结成了心的长城！

听呀，

我们在这里歌唱杀敌的喉声！

一九三七年春
为暹新表演“小义勇军”的小兄弟们作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出版。

儿童亲卫队

这不是寓言，
这也不是童话，
象手上有五个手指
一样的真实，
他们在战区中进出。
——“儿童亲卫队啦！”
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名字。
全是儿童，
十余岁的儿童！
他们在敌寇到处到处寄踪。
没有肩负枪，
然而，武装藏在肚腹，
藏在他们的心胸：
可以潜进敌人的防线，
计算着鬼子的生死，
调查着他们
安身即是葬身的新冢。
可以引导我们的军队
给敌人一个猛烈的袭击，
让敌人用死亡结束了惊恐，
而捉奸更是他们日常的功课，
慧眼里决不放过

一个间谍的异样的举动。
给大人帮忙啦，
做工，做工，做工！
给大人安慰啦，
歌唱，歌唱，歌唱，
歌声震撼了高原，
冲入了太空。
刹那间，拖起行列来：
“我们是前进儿童，
前进儿童！
卫国的先锋！”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小 蜻 蜓

(童谣)

小蜻蜓！

小蜻蜓！

一手捉到手中心。

左边挣，

右边挣，

贪生怕死好可怜，

好可怜！

——好吧，

不要撞，

不要慌！

恨你象架敌飞机

飞在空中得意洋洋，

如今抓在手里

也发不出大疯狂。

——去！去！

放你走，

放你飞！

你去宣扬我们的旨意：

我们酷爱和平，

我们紧执武器；

暴虐的铁鹰呀，
你将有路来无处去！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学习真理

——为东山女友会作

学习真理，
把握真理，
我们愿意
在真理的烘炉中
锻炼出强健的我们。
我们不慕虚荣，
我们不有幻想；
只求埋头苦干，
朝着一个目标：
我们要战胜敌人！
 手携着手，
 稳踏我们的脚步走。
——自由！平等！
幸福的世界
就在前头！

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唱

——为东山音乐会作

唱，
唱！
放开我们的喉咙
大声地唱。
唱出敌人的凶暴，
唱出中华民族英勇的战斗；——
象那太阳，象那太阳，
我们更要唱出
真理的红光
 赫赫照耀！
——同志们，
努力唱！
大声地唱！
这是最后的关头，
我们要唤醒大小同胞
 继续战斗！

一九三九年六月。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七·七 谣

(客音)

1 + 1

——2

二，二，二！

来吧，

我和你！

2 + 2

——4

四，四，四！

合唱一歌罢：

“ 打回老家去！”

3 + 3

——6

六，六，六！

再唱一个

“ 义勇军进行曲！”

4 + 4

——8

八，八，八！

你持竹刀我执枪啦，
我们出去对敌杀！

5 + 5

——10

十，十，十！
攻他弱点，避他真实，
我们采用游击战术吧！

6 + 6

——12

十二，十二，十二！
战斗里求得解放，
我们不愿意做奴隶！

7 + 7

——14

十四，十四，十四！
（昭和十四年）
日本鬼子总崩溃，
跌落深海底！

一九三九年六月。

注：日本人喜欢“七”最忌“四”数，因“四”与“死”同音故。今年正是昭和十四年，谣中故借用之。——笔者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诱 惑

（寓言诗）

雨夜，
大水涨满了沟渠，
涨满了街坊。
捕渔的汉子
在各通处安置了网罟，
口里尽在甜蜜地歌唱：
“我的鱼儿，好娃娃！
赶快来，
赶快出来吧！
处面有个好世界，
大世界里好清爽！
——别再装傻啦！
大世界在等候你去逛游！
你们何苦闷住在家？”

心动，
意浮，
歌声象珠子
打落水，
荡漾起波纹。——
做父母的看出来了
是一种引诱，

一首生动的歌词
被教授着
播扬出自水面：

“我们的世界真阔广，
我们的生活也甜畅。
不合理的浊世界我们不游，
不合理的浊世界我们不逛。
多谢你的诱饵，
多谢你的殷勤的侍候啦！
不是劳力的收获我们不取，
现成的毒饵我们不取；
明儿我们将努力劳动，劳动，
明儿我们将确实把握我们的世界哪！”

渔人苦闷了起来，
疲乏地收起了网罟，
好象有所觉醒般的说：

“呀！这种生活不是路！
现成的鱼儿捕不到，
现成的鱼儿不易捕。
一代教训一代，
给经验教聪明了的缘故，
鱼儿，鱼儿，
不易欺负，
不易欺负了哪！”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小 打 铁

（童谣）

打铁！打铁！

爸爸打铁，

哥哥打铁，

我也来学

学打铁！

爸爸哥哥打铁火星多，

打出斧头并镰子，

打了锄头又打刀。

我不比他们——

我来打好身体打好脑：

一手打出撑天柱，

一手打出通天道。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星 星

星星！——
夜空的花，
珍珠
密织着的网。
啊！
多么动人
那千万颗莹莹的眼睛！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夜 虫

可怜的夜虫！
黑夜是如此深沉，
你虽哭破了喉咙哟，
谁会寄你与同情和担心？

夜虫哟，
不要泪滴！
你要知道——
光哭着是没用处的。

即使你是要哭，
——啊！夜虫，
请你站立在地面上，
切莫躲藏在泥草中！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蛙 声

域，域，域，域，域，域！……………

是求光明的叫喊？

是悲黑暗的哀鸣？

——啊！

——蛙儿哟，

怎的

彻夜喧嚣不停？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鸡

黑夜包藏着浓雾，
漆黑灰白混成一片。
鸡儿哟，
你是多么堪羨！
你那尖锐的号音，
象汉家男子扫灭胡寇，
刹那间千兵万马驰上战场，
刹那间侵疆犯境的敌寇扫灭无踪！

不是真理的神箭，
怎能把夜魔射中？
不是光明的雷电，
悠悠地吹拂着大地。
怎能扫灭昏濛？
——鸡儿，鸡儿！
你是靖难建国的英雄！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早 鸟

你是替真理的太阳颂赞？
你是替真理的太阳歌唱？
你是欢迎万生与共的真理？
你是宣扬光明承统着夜乡？
——鸟儿，鸟儿！
你的歌声多么嘹亮！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露 珠

呵！可怜的懦怯者！
胆囊没有寓在你们的胸膛吗？——
只见你们通通蒙着泪珠！
黑夜不是可怕的，
怎的你们温驯得赛过猪牛？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雾

雾！
黑夜的寄生者，
黑夜的残余家。
乳白色的毒质，
化作烟，
尽管据住天之一角，
遮吞去了山峰，
蚕食直入山腰，
层层妖氛里夹杂着雨；
然而，
尽管猖狂吧，
天就要朗了，
就要豁然开朗了！
——别枉想，
那是枉想！
你欺图
老天不朗。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朝 霞

朝霞，
美艳
似春桃，
似夏荷；
象秋天的芙蓉，
也象严冬的红梅。
一瞥，
无限的愉快
溜落我们的心头。
生命
瞬间也许消灭，
然而
没有勉强，没有做作，
你在人们的脑海中
留下了可爱的颜色。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新 阳

新阳，新阳，
射出了万丈豪光，
铲去了黑夜的残留
苏生了苦闷过一夜的幽囚，
你清散了哟
幽囚（花，草，竹，木）们的泪珠！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垦 荒 歌

(童谣)

锄呀，
锄呀！
锄得一尺
 一尺广，
锄得两尺
 两尺方。
一点也不假，
一点也不差呀！

锄呀，
锄呀！
锄得一尺
 得一尺，
锄得二尺
 得二尺。
我的锄尖有光芒呀，
锄到石破火星亮！

录自《儿童亲卫队》，1939年7月15日诗歌出版社出版。

讽刺诗

牌 照

我爱国，你爱国，他也爱国；
三岁孩子也来学唱“尽力中华”。——

可是，为了爱国，
老李被灌了辣椒水，
阿梁被上了老虎凳，

.....

整千整万的爱国犯
被钉在黑暗的牢狱里。

而老潘呢——

初次爱国做什么“员”，
再次爱国做什么“长”，
三次爱国呢.....

一句话：官运亨通！——

喂！“蠢如豕鹿”的老百姓们，
为了安全，你得明白这其间的标帜分歧哪！
——我老实告诉你，枢纽就在这里：

六月流火

有些人没有登记过没有爱国牌照啦！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 年 2 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 理事 ” 专家

呵，原谅你，
你工作不做，开会不到，
或是照例迟到的先生们：
你们一身都挂满了“理事”，
 这边“理事”，那边“理事”，
（危难的祖国原本多事！）
 天经地义，
 免不得少理一点小事，
 免不得“理事”不理事。
——谁也怪不得谁！
反正谁也怪不得谁！
至于人们志望你们出来理事，
那真诚值得什么？
他们怎晓得你只要“理事”，
这个时候不一身都“理事”，
土地丢了，敌兵来了，
 又那有机会“理事”下去呢！
理事专家
 那能不八天“理事”哪？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恐 怖

黑色的大旗淹死了人们的自由的梦，
都载着运命的帽子怔忡地在走路，
可不是都市上正吹着世纪末的旋风？
谁也担保不了谁的生命的安康，
只要你走在街上，一个不当心，
近侧会伸出罪恶的黑手，
他说：“操你娘，你赶快跟我走罢！”
繁华的街市，于是，从今远开了你，
阳光从此也就已经跟你分离。
黑暗，阴森，肮脏——房子里，
法律出自他们的口，
刑罚定由他们的黑手；
他们恐吓地说：“朋友，你说吧，
你老实说你是……同志……。”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蚤子跟臭虫的把戏

蚤子跟臭虫讲亲善，
标语是：在人身上共存共荣。

人身的清洁运动
早吓杀了臭虫，
偌大的人身上
臭虫差不多已是计尽途穷。
渗着泪——
(天，臭虫也不是不想独享的呀！)
无可奈何地
臭虫便向蚤子磕了头：

“好朋友，你说得对；
毛跟发的相差
只在各占着不同的地位。
要是你能代我出力，
朋友，我一定优待你，
我愿意请你们来经常指挥。”

在黝黯的衣缝里
蚤子跟臭虫在合同上握了手。——
握着手，但是，

六月流火

知道这消息的只有衣缝。
(不是傻子决不会向人间宣布哪！)

* * *

不断地，不断地，
亲善的把戏公演了：
——痛，痒，传染病……。
频死的人类卷起了
 反抗的喊叫，
 反抗的骚扰。
地府里也传到了这种怒吼：
——清洁运动万岁！
——清洁运动万岁！

蚤子先生有点惊慌了：
 “臭东家，按照——
 这是你的责任。”

臭虫鼓着厚红的肚皮：
(臭虫先生有那一个时候
不是由头到脚都厚而且红呢？)
“好朋友，不要慌！
这一点，请看看我的肚皮，
我总可以一力担当。”
于是，不久，蚤子先生跟臭虫东家
来了伟大的合奏：
 “胜利呀，我们！

胜利呀，我们！
我们一群反对人间的清洁运动，
我们一群在人身上呀，共存共荣！
胜利呀，我们！
胜利呀，我们！
地久天长，我们的幸福呀，
无穷，无穷，无穷……！”
（天乌了，地暗了！
人间遭遇了历史上有名的恐怖。——）

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于东京。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一只木鸡

他是大学理科毕业生。……
请不用有丝毫的怀疑：
(卒业文凭教育部已盖印验明。)
也不必问起他是否用过功，
(上帝甘愿为他作保证。)
每一本书都是他的好伴侣，
纵是疲倦时也还躺在他怀里。
现今，假使你去问问教室，
或是图书馆，
她们都会为你而异口同声：
“ 他为人是那么老实多情，
从不失信，
他的影子迄今还萦回在我的脑筋；
他走时，我们还挂过别泪晶莹！”
然而，我请求你，
你不要问起他的职业：
听说交通部招考邮务员，
(政府立意救济大学失业生哪)
昨天他去报了名。
归来，他丧气地叹了一口气，
说是录取额数仅有百五位，
如今报名的已近一万人。

他的老头脑的爸爸给他一声冷笑：

“我说这比不上买张航空奖券，
你要照像，要路费，
航空奖券每张一元，并不劳心。”

他象在理科实验室里，
碰着了实验瓶的爆炸，
目瞪口呆地象一只木鸡。

原载 1936 年 10 月 9 日厦门
《星光日报》副刊《星星》。后辑入讽刺诗集
《黑陋的角落里》，1938 年 2 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分数的奴隶

彻日彻夜地读着课本，
转动着夜车的轮子，
转动着夜车的轮子，
大孩子们呀，
我将歌赞你们是好学生么？

课本之外有飞机，有坦克，有高射炮，
课本之外有敌人攻绥远，图华北，
强逼国人讲亲善，
课本之外有蛮子希特勒的咆哮，
有西班牙人民的为和平正义的争战；
许多杂志图书都展舒着各色各样的容颜，
为什么你们不去日夜赏识，亲爱或赞叹？

是吧，你嫉妒别人考中头名么？
大孩子们呀，我告诉你，
十个头名生，九个是傻子，
平庸便是他的特长，
他只是背驼，动作迟滞，
出操时便做一个泥菩萨呀！
你们的目标是做一个泥菩萨么？
看呀，我们的光荣的旗帜

是不是赠给抗敌的战场上的英雄？
要你做个不抵抗圣人的课本，
那便是最坏的食粮！
(你们的勤读是应当为着社会国家！)
然而，大孩子们呀！
你们只在月考大考的名目下用功，
你们平常割爱了课外，
甚至也割爱了课本，
如今，考试期中你们开起夜车来了，
你们都做了分数的奴隶哪！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作
原载 1937 年 2 月 18 日厦门
《星光日报》副刊《星星》。用笔名黄风。

菩萨化灰了

菩萨化灰了！

密织着黑暗的茅舍里，
突起的黑烟
高高地卷入了云霄，
干柴的劈剥声
象鞭炮的响奏；

火焰在跳！
四边的茅舍
 在燃烧，燃烧！

肇事者发不出乞救的呐喊：
魔鬼的符咒
封住了——
虔心敬神的妇人的口。

（哇！菩萨呀，
 刚才我在为你磕头，
 刚才我把纸宝燃烧……
 然而，菩萨呀，
 你发怒放火了！……）

* * *

火焰益发开展了魔手，
贪婪地
茅舍里的一切，
一切的茅舍，
它都要一手吞蚀，攫走。

人力的水龙擒戳着猛烈的火焰，
金盔帽在火光中出入，闪耀；
慈心的妇人，
在脚下打着颤抖；
年青的汉子，
被燃烧起火热的同情，
(不顾生死地)
在火光中抢救，扑跳。

只消半个钟头，最后，
土地上剩下一片水湿，烟焦。
未来的恐怖紧叩在
每一个受难者的心口：
——菩萨呢？
刚才才被敬奉着的菩萨呢？
哦哦！
可怜，菩萨早就化灰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晨二时大火后于汕头。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怎买得起新衣给她呀

——给某邮件检查员

“噫！这是一封怪信呀！
右边光是钢笔速写的街名，人名，
左边也不留下发信地址，……
我看必定可以发现什么秘密。——
假如幸运甘愿和我结伴，
说不定还可以有点奖赏！”

检查员的见解果然高明，
检查员的筹算果然不错，
反正威权又已允准他勇敢实行。——
于是，愉快地
剪刀咬住信封的边际了。

（‘沙沙’一阵柔弱的洋信纸的响声，
跟着，投落在纸上的是火般的眼睛。）

“亲爱的！

……

我夜夜梦着你呀，
……你的像片
天天都贴伏在我肉怀里呀，

.....
唉！什么时候.....可以.....
.....

你的心

× × ”

“ 唉，倒霉，倒霉！

——糟糕得可以！

如此危急时分也谈恋爱，

会结党的总有点志气！

——可是，老是没有破获什么，

怎买得起新衣给她啦！..... ”

（洋信纸被急急塞回了去，

信皮里鼓起了一肚子气，满满的；

他懒懒地加上封，盖上了“ 检查 ” 两字。）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于汕头。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 年 2 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黑陋的角落里

黑陋的角落里，
一个乞丐病得要死了：
 破烂的衫裤上
 露出了臂膀
 和黑黑的瘦屁股；
 倒在地上象草写的〔犬〕字，
 地上被口涎润湿了一块泥土。
左近走来了负责的巡警老爷，
他觉得有点不对题：
 “若是局长瞥见了，一定会说
 在外国人面前丢丑；——
 左侧不就是天主教堂吗？”
于是，两脚跑上前去，
一脚踢在屁股上：
 “喂！猪罗！——滚开！
 这是有碍‘新生活’的啦！”
乞丐只眨了一眨眼睛，喘吟了一声。——
有人再照应他一个大脚总算是今生的福气呀！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于厦门。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们是送葬的喇叭手

势力敲着头锣作开道，
一集团里网罗着人情和世故；
封建的棺材横在街头，
棺材里封着了传统的古旧。

（古旧的头脑，
古旧的衣装，
骨髓里也潜藏着腐朽。）

挂白的血亲们挂起了悲愁，
戚属们偶然却不妨溜出微笑。
朋友们夸张着他的先日的勤俭，
一心却记挂着他的儿子
剩下的袁头（花边）是否雄厚。
观众看不懂权贵的光荣，
一刻的驻足
却是为了他们塞住了路口。
资本主义的汽车在左右赶，
“打打打……”
锐声冲破了音乐队的悲哀音头：
——我们是送葬的喇叭手！
天空中交响着

六月流火

世纪末的二重奏。

一九三六年夏于青岛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 年 2 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兔子死了

象一万枝箭——

大家的眼睛都射落在兔子身上。

通入了毒气的镜箱里

兔子在死神手里挣扎了：

——撞呀！

——爬呀！

跟着是颓然的死！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看着，

谁也不想溜出一声笑。

是担心戳破了沉默，

挂虑在人们的心头。

张了目又复开了口：

“我们不做兔子呀——

这头被试验着的兔子

不要就是世界大战时的我们罢！”

一九三七年五月卅日于厦门

参观国防化学展览会后。

原载《申报文艺专刊》，1937年6月18日；《鹭风》
诗歌专号 1937年6月12日也发表了这首诗，题目为
《我们不做兔子呀！》，个别诗句有不同。

伟大的鸡贩子

——致如此这般的教育家们

鸡贩子是伟大的：——

为了利，——天呀，

他必得在卖出前使得鸡儿重一点！

于是，长久的经营

使得他保有了赚钱的小聪明，

两个办法任由他择一而行：

第一项，关起鸡儿来

 饿它们一两天，

（反正都可以任意营养，

 它们丝毫不敢反抗。）

但是，在那临市的早朝，

他却让久饥的它们

 拚命地来一顿饱吃，

 正有如洋行买办的大肚皮的

 作向外的惊人的垂凸，

它们吃得胃袋儿十分膨胀；

结果，一朝加重两三两。

第二项，在出卖前夜

 利用笔筒管子

——插进它们的食道中，
溜进一粒一粒的煤铁屎，细石子，
那管它们不消化，
不消化正是好现象，
体量已加重，明天获利是无穷。
担到市街上，
那怕这个骂：
“你的鸡儿不好养！”
那个农妇又高声喊：
“上回买到你一只鸡
第二天便已病瘟亡！”
答一声：“天气热，怪不得！”
或者是：“那时候鸡瘟本猖狂。”
于是，大批鸡儿又卖出去了。

到头来，鸡贩子无穷地
表演着他的好伎俩，
知情者反也都称赞他“在行”（读杭）
而包容原是处世的美德，
所以我也称赞他一声罢：
——鸡贩子是伟大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酷暑中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不吃牛肉的绅士先生

城里有一位绅士先生怪仁慈，
他时常自己标榜自己说：

“我不吃牛肉的！——
你们这些不讲人道的家伙呀，
你们晓得牛曾拖犁拖耙
替你们出力过了吗？”

谁不晓得不吃牛肉的阿仁伯呢？——
依靠他自己的宣传，的确，
难怪他自己也时常自诩为
他的仁风早已远播天下。

但是，有一天，屋前来了一批难民，
他们带来了一张求乞的口，
一颗企求满足欲望的心：
他们哀求着说：“老爷，大人，
恩施一口饭给我们吧，……
天年不好，做饥荒我们只好走流氓。
老爷，求求老爷发发大善心！……”
不想，这些哀求话语打不动他的仁心，
为了执行他的绅士的威严，
他只好让仁慈的眼睛里冒出了火，

口里迸裂出来的话语象雷霆：
“滚开！——今天灾，明天灾，
我又不是百万，那里管得了！
……滚开，赶快滚！……”

事后，他以为总算不曾有损乎仁心：
因为一来这几年人性趋懒，狡辩天成；
二来就是难民，过去已没有为乡梓出力，
卖了名将来也没有机会为自己尽心。
——牛还是替代他们出了死力的哪！

又有一天，屋子里忽的走进来了
四五个青年学生，白旗子上露出了黑字，
早就呼唤出了他的厌恶的心情，
不待募捐队的开口，他却先送给
他们一个闭门羹：“回去，回去！
你们这些捣乱的家伙！……
一点事儿也来募捐，天天也来募捐，
你们读什么书呀！……快快，出去！
我另外还有点事儿，不要塞在这里！”

那怕学生们有的是热诚跟虔心：
“先生，这次是抗敌救亡的……”
这更触动他的层年的不平：
“浑蛋！……出去！出去！
救亡，救亡——读书就是救国，
天天你们来这里救国，国安得不亡？
出去，出去哪！……亡国的

六月流火

就是你们这般歹东西！……”

结果，学生们被推出了门外，
他独自的在屋内平心静气，想：

“自己倒是根本筹思——
制止他们嚷救国，吓百姓；瞎闹，
这总还是出于仁心善意的。”

不过，听说，只有一天，
自从那天起，他的脸孔涂满了阴沉，
某一种重大的打击投落在了他深心；
而且，这件事并不是大家不知情：
原来，他的忠实于他的

 稍具姿色的婢子服药死了。
据说一来她耐不住家人的虐待，
二来他私下给她下了种子
又雅不欲让新的生命诞生。

但是，我敢保证，阿仁伯绅士先生
还是不吃牛肉的。……
不吃牛肉的，为了讲仁慈和人道！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写成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安全第一

——献给艺术至上主义者

他，的确，安全第一。

偶然走过大街，
看见大减价，大牺牲的招标，
听见失业者们的街头喊叫，
有时也瞥得到一群青年汉子
 手里撒出了什么，
有的倒了霉，被揪上了牢车，
 黑色的牢车威风地在人群中驶走了；
就是，在洋房里，新闻纸上，
偶然也走读过“救亡”，“水灾”，“国难”的
字眼……。

但是，拿起了笔还是写自己的幻想，梦，
即一切神秘的感觉也务使无遗；
有时甚至只感伤地沉吟于过往的追忆，
对于现实总是感到零落，寂寞，孤凄。
写完了，他便独自的洋洋得意：
因为，这毕竟是自己脑海里压榨出来的艺术。
也不仅已经正当地消遣，
而今，白纸黑字里留下了“美”，
这里，没有人类社会的纠纷，

六月流火

没有人与人间的争斗的恶作剧，
一句话：他不致卷入政治旋涡里。

他，的确，安全第一：
从没有警探打扰过他，
在那过往的岁月里。

就拿最悲惨的一天来说罢：
(我是这样地代他假想着)

日本兵开进市街了，
挨户搜查到了他的艺术工作室，
他，除了美女的石膏像，明星照片，
以及一些艰辛压榨出来了的美的艺术作品，
没有一丝毫的危险的东西。

于是，日本兵睥睨地笑着说：

“也好，正好做大日本的好百姓。”

此后，他便开始赞美起他自己的伟大来，
因为他的艺术解救了他一条寂寞的生命，
他走的正好是安全的路。

——委实安全第一了哪！

不过，在那战争时候，
在中华热血男儿还没有死干净以前，
流弹是否会伤及他，
饥饿是否也会光临他，
最难担保的，无知地
飞机是否也会轰炸他，
……………这些，我不晓得。

——我相信他会祈求上帝的保护的。

也许上帝会成全他，
使他始终安全第一，
完成超亡国奴的至高至善的美！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 年 2 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致懦怯者

逃，逃，……逃吧，
高楼大厦里生活惯了的人们。

逃，逃，……逃吧，
没有决心共着祖国存亡的男子汉们！

但是，告诉你，香港不是安全的：
也许日机仍会经过香港
漏落了炸弹，
也许将会更加流行的
不光是随随便便的霍乱病。

我看，你们与其要到香港去储存
你们的生命支票，
还是打起勇气来逃到喜马拉雅山去吧！
在那边张挂起青天白日旗来，
将来不是还有盛大的颂赞可图么？
能攀登喜马拉雅山峰的也是英雄啦！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于广州。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不侵略中国领土的

东三省被攫取到手，
建造起了傀儡政府。

日本人不怕没有人相信的地说：

日本不侵略中国领土的。

前年，冀东特殊政权在武力下被逼成立了。

开矿呀，筑路呀，做顾问官呀，
组织会社呀，驻兵自由呀……………，
占住了别人的媳妇

还强嘴说大家理应共存共荣呀！

但是，中国人不是个个都丧尽了良心，
除了系住在日本女人裙带上的殷汝耕，
日本人的如意戏便多少有点不灵。

于是，日本人的大炮，飞机，机关枪
又在平津一带喊叫，嗥啸。

今回，平津被攫取到手，
治安维持委员会又在被操纵着的

线索上跳舞了。

日本人又不怕没有鬼相信的地说：

日本不侵略中国领土的。

奥！奥！你满肚脏物的强盗，
你整天自家打家劫舍，
还骂支那是匪国的强盗们呀，

六月流火

当年的琉球国大韩国如今那里去了呢？

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读某报不侵略
中国领土言论后。录自
《黑陋的角落里》，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走，肥猪

走，
为了迎头的厄难，
为了要逃避意外的祸害。
——为了安宁
你们一个一个的滚开！
滚开这个曾供养你们
在繁华里游泳的都市之外。

走，
你们撒下了洋楼，办公室，沙发椅……
你们依恋地离开了柜台，
你们酸心地锁上了店门，
……只恨尚没有这样的鬼天才：
把整个土地，财产添上翅膀，
跟你们飞到太平乡里去相依相爱！

走，
赶快！
享乐被你们看作了天赋的本份，
危难，死亡原是我们不惮的负担，
苦痛跟我们结缘了几世几代，
那怕再被纠缠三年五载。

六月流火

走！

跌落了裤子般的走！

（这里自然会有人看守机器商店街头，

为了战斗人们会来武装万丈高楼！）

你们留在这里活着也象肥猪，

死了也不外是多牺牲了一头牲口。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

录自《黑陋的角落里》，

1938年2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明信片诗

祖国复兴在雷雨声中

——给青鸟同志

风雷声中读到了你的信。——
人间的青鸟儿，我的挚友哟，你说
“再相见，是祖国复兴的时候”，
你以为这个预言会是很久吗？
我们的祖国已经复兴了：
她复兴在双一二带来的新“圣诞”，
她复兴在双七节启发的“八·一三”；
如今，到处燃烧着抗战的烽火，
那可不就是民族的复兴之光么？
最后的胜利日子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时候，
然而，人间的青鸟儿，我的挚友哟，
我们的祖国是日复在复兴中的。——
复兴的确当时不在那最后决战的刹那哪！
因此，挚友，也许我们会在战场上相见的；
安静的生活的苦练不会把你羁留久，
那轰轰的敌机声不就预言了一切吗？
汹涌的鹭江波涛，载不走我的热情，
珠江口的怒吼也写不出我的情怀，

六月流火

我们是暴风雨，我们生存天地间，
我们在任何时节都可把敌人毁灭！
——天晴了，我听见了莺鸣鸟喧；
人间的青鸟儿，我的挚友哟，
雷雨之后的世界是清新的哪！

一九三八、三、廿二晨雷雨中至晴天后。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读着《战士的歌》

——给克锋同志

读着你的《战士的歌》，
我忘记了云天的黯淡，细雨的轻飞；——
有战鼓在心里擂打，
有喇叭在胸头吹唱；
万千人马象阵狂风杀向前面……。
我想象着那些“失去左手的战士”，
臆测着那祖国原野的对于他们的呼召；
我也想起了只剩一个回来的英勇的战士；
——凭空，好象我已驰驱在战场上，
脑海里展开了伟大的黑夜进军的序幕，
到处是杀敌的火，是自由，是解放！
然而，定神一看：——
 云天黯淡，细雨轻飞，
 大地却还是一片静寂的。——
我在读着你的集子哪，朋友！

一九三八、三、廿三于后方军伍中。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诗的材料象空气

——给可非同志

好极了，朋友，你说起了
你只怕脑子过于政治化！
世间正缺乏脑子政治化了的诗人，
因之，从“五四”迄今，我们的诗坛
曾被享乐主义的布尔乔亚
颓废主义的贵族子弟
混乱了好久。——
实在的说，朋友，政治化
对于诗人并不是压迫；
怕的是：诗人没有在政治军事里呼吸，
生活使得头脑没有彻底亲密她，
于是，勿论如何表露不出真情意，
谈不上艺术化。
喂，你要知道，朋友，活泼和天真
永远是我们诗歌的源泉，
政治非是教条
不应当看作是铁栅子哟！
这时候，我在这里诚心诚意祷告你成功；
朋友，我的远方的政治工作同志哟，
难道你们的生活可以不是蓬勃而有生气的吗？
别人奇怪我的生活不浪漫，

不玩弄女人，不蹂躏异性，
不抽烟，喝酒也不曾酩酊大醉，……
然而，我可以写诗，飘飘泊泊
五年来我简直没有搁过笔。——
诗的材料象空气，象砂石，象工作，
我活着，我可以不呼吸，不使用，不工作吗？
我倒担心着：我的头脑
尚没有十分政治化、军事化；——
我是更希望我的诗歌
每一句都相似大炮，炸弹，冲锋号。
猛烈地向敌人轰击的。
——但是，放心吧，朋友，
我还是个诗人，真理的讴歌者；
即今，可不是在神圣的工作之后，
又还在此草率地为你写诗吗？

一九三八年三月廿四日于军中工作后。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今天，我们开始吃杂粮

——给胡危舟同志

今天，我们开始吃杂粮——
多年不容易随便觅到的番薯、芋头，
整整堆满了一桌，
我们尽情地吃了一个饱。
漫说我吃得那么舒服，朋友哟，
最使我愉快的还是
刹那间我感觉到了
我已返原了我的本来面目：
我的妈妈——这时候她已将近七十，
白发写满了她的慈悲
和对于苦痛的忍受，——
她是道地的一个农妇；
我从四岁起就没有受过父亲的好教养，
虽然我的大哥栽培了我，
我却也一半是吃番薯吃大的。
番薯，芋头简直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受过酸辛生活的同志，
我这样说时，你不会有半点希奇罢！
可奇怪的是我有那么好的读书机会，
而且，勿论妈妈如何劝阻我也要读书，
致令十几年来东西飘泊，南北浪踪，

错过了多少享受番薯、芋头的季节；
甚至，妈妈以为我长进了，
常是背着我在当饭食，
弄得我莫知所可。
事实上，朋友哟，你且听着：
我骨髓里有的到底是农民的本质，
我怎会忘记好朋友呢？——
再过个把年头，天下太平了，
妈妈呵，那时我们再一道地
吃些家乡风味，
岂不是快活？——但是，
同志，谁晓得我可敬爱的妈妈
会长久康健不？
直到我带得最后的胜利归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吃杂粮日。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真理的光泽

——给清水同志

昨天，我第一次
在这里对准了
衣服参差不齐
但非常天真活泼的小朋友们，
讲过了许多话：——
我的朋友哟，你当不会奇异，
假如我胡乱谈些国际大事，
他们会做着鬼脸，
甚至吹起了放牛时候的口哨来罢？
然而，情形还好，
我的说话竟曾使最小的兄弟
也把手指自口唇撤离。
我谈起了“信心”，
我说到法国的有名英雄，
为了有志做一个军人，
甘愿拿好面包调换粗面包，
于是毕竟完成了他的志望哪！
最后，我说到我们中国必定胜利，
因为我游历过许多地方，
每一地方的小朋友
都有要做中国的主人翁的信念；——

喂，我的朋友哟，你可以想象得到的罢，
他们中个个都有真理的光泽
映现自眼中哩！

三、廿九于翁源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敬 礼

——给培贞同学

敬礼！——敬礼！
当我通过陋劣的街道上，
许多不认识的小朋友
在举着天真烂漫的手！
——是挚诚渗透过了他们的心，
他们向一切保卫祖国的军人敬礼哟！
然而，朋友，正是在这刹那，
一种莫名的重负，也同时
压上了我的兴奋了起来的心：
我们不能够对老百姓们施行欺骗，
我们不能够用失败来污蔑
那些小朋友的天真烂漫的爱情。
我们诚然是武装着，
那些不战而退的，
那些虐待老百姓
而自己作威作福的
不也是雄纠纠过一时的军人吗？
喂！敬礼！敬礼！
我的远方的朋友，
告诉你吧，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百姓们对我们燃起了最高的希冀！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晚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 等因 ” “ 奉此 ”

——给冀春同志

熊熊的烛火，缭绕的香烟，
突然点缀了青青的坟场，
——“ 又是清明了哪！”
果然是新鲜的，
墓头上配上了红帽子，
荒冢间忽的也有了热闹和凄凉。
然而，光荣，这就是光荣吗？
我们理应迟早也有那么的一日，
假如我们生前没有为国家出力，
没有用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
写下自己的生命的光辉，
——一句话，假如我们生着
只是为了一餐两碗饭，
夜晚共着老妻生孩子，
世间可还会有红场的肃壮，
黄花岗的伟大，——他们
用生命的波浪来逗引起人们的景仰。
——喂，清明了，我的真理的流浪汉哟，
果然繁忙的人毕竟不少，
你不看见万人冢上添上了几堆残烬？
人们都习惯于这种忙碌的生活，

你要晓得，世界上不少傻瓜
在“等因”“奉此”里过活哪！

一九三八年清明节夜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兴奋地欢笑起来了

——给连城同志，作为《大地的火》序诗

我兴奋地欢笑起来了：
当我听着你唱，在猛斗的黑夜里
 我们的意志是火，
 我们的力量是火；……

我心里有一股新鲜滋味：
当我听着你唱，好象这个光景就在眼前：
 示威的火在飞舞，
 战斗的火在跳跃，……

果然呢，同志！
火燎原着在大地，
火光烛天：照红了亚细亚，
 照红了欧罗巴，……

——青年的中国
 在血泊里
 在火焰熊熊中
 前进，
 成长！

我们让全世界瞻仰中国的颜色吧！
谁敢说只仅你——诗人的心中

燃烧着大地的火？

三个孩子凑成了伟大的叙事诗，
“女兵俩”演奏了壮烈的歌唱，
一个残废乞丐也要乐捐五毛，
我们的英雄在歌唱着铁鹰之歌哟！

诗人业已与现实打成一，
伟大的现实展开在血泊中，
火焰里；

——喂，同志，

这还是一个起点：

我们加强着战斗的马力
让全世界人一瞻新中国的颜色吧！
我们的意志是火，
我们的力量是火！
不久我们便是太阳！

一九三八，四、十晨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火蛇的行列

——给林林同志

昨夜，汹涌的人潮，火浪
流过了古城的大街小巷，
祝捷的鞭爆声，欢欣的锣鼓声
打进了每一个乡民的沉静的心；
而在火炬的灼照中，
武装同志在流着愉快的汗。
——前方打胜仗呀！
——日本仔死伤二万几呀！
——喂，火……火……火，
当心呀，火……！
——喂，喂！同志，
心儿也都要跃跳起来了！
不消说，同志，我是在火蛇的行列中行进，
我即在火蛇的行列中喊叫；
而许许多多歌咏会的同志，
他们歌唱着，歌唱着，
简直就没有停过口。
最后火蛇的队伍
在古城内，在四郊分散了，
火光遍地在映耀。——
这时刻，尽管我在想着

“胜败乃兵家常事”；
然而，同志哟，你会相信，
大家都莫不有这么一种心情罢：
我们还会有更大的欢欣的，
当我们收复了南京、上海、平津……的时候！

一九三八、四、十三于翁源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青青的秧苗

——给冰山同志

天天都通过旷野，通过农田；
好象收割麦儿还是前天的事，
昨日，他们播种了种子，
今天，农田里却满长着青青的秧苗了。
依靠他们的忠诚的劳动，但愿
转瞬间他们会得到满意的收获罢！
——可抱憾的是：
我总是容易想象到半饥半饱的乡民们，
他们常是那么忠诚而终年劳苦着的：
其中，尤其是我的老妈妈，
我敢对天发誓：我从没有
把她那么一种勤劳操作田事的日子遗忘过。
——孩儿呀，几时你可以长大起来帮家呢？
——孩儿呀，几时做娘的可以减轻负担呢？
尽管我流浪到天南地北，
我总爱偷偷地归来，
为了听听这几句怕听而又爱听的话。
现今，神圣的抗战已在光荣地继续，
我的亲爱的同志哟，
当前方的胜利的消息不断地传来时，
你会相信不久我们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而许多农民的难解决的饥冻问题
也就容易获得解决的吧！——
我又看见农田里的青青的秧苗了，
哦，同志，不消说，
稻草上不久又开出了朴素的花，
而跟着又让尖端拖垂着一笔金黄哪！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诗人的日子

——给宁婴

很好，在这血的五月中
能够决定下了
相并五一节的“诗歌日”。
不怕五月的血
洒遍了中国的原野，城市。
这两个伟大的日子
将会是象五月的玫瑰，
由于那层年的血的栽培
而开放得愈加鲜艳吧！
果真如你所说，兄弟，
我预备请假归来。
这些日子，听到了
你们在公开化装朗诵，
我心里有万盏兴奋的火炬
 在燃烧，在跃跳。
呵，那一张圆台子挤满了
诗歌工作者的朴素的新年会，
我迄今还记忆得起
那时候的欢欣与热闹哟。
——播音，诗画展，联欢会……
果真，我们来一个伟壮的安排吧；

这一日将是诗人的天下！

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四日于翁源。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你在等待我的雄唱吗？

——给亚平同志

哦，同志，你在等待我的“悲多斐”式的雄唱？
——二月来我生活在军中，
除了前日想起曾国藩
曾写了一首《练兵歌》，
我尚没有找出火线上生活的紧张，
配合不出炮火般的轰然歌唱。
但是，稍为可以告诉友人的：
我仍旧动用抒情的机关枪，
针对着丑恶的现实，
一半咀咒，一半毁灭，——
我宁可让热情焦灼着燃烧着胸膛。
唉，依靠着热诚和志望，
一步一步的建设，一步一步的紧张，
来日没有半根毛发的悲伤；
我们将比作超速度的飞行机驾驶手，
但愿穿云过雾，渡彼万仞重山，最后
我们会完成我们的抗战志愿罢！

一九三八、四、廿八。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读到了专叶《五月》

——给晴岚、连城列同志

双五节，双重的纪念日，
读到了你们的专叶《五月》——

在烽火中，在铁蹄下；

同志们哟，你们的歌声

诚然鼓舞起了每一块土壤！

我很惭愧，到如今

还没有雄浑、美丽的歌词去作赞词；

除了一颗心思：认定了

五月的真理，那“五月红”战斗的名花，

经过多年的血肉的栽培，

今年当会更加开得炫耀而英雄。

（我只写出了仅此一首寓言诗哟！）

长久的关在办公室里，关在后方，

毕竟冷冷的空气掠夺了我的宝刀、枪炮，

我的歌声好久来都少有力量！

唉！……——

喂！同志们，果然这不是叹气的时候，

没有犹豫，为了接受热的空气，

我们即将开走；我们要开到

能够用我们的枪炮

打杀敌机的疯狂的地方；

六月流火

在那里我相信我会有激昂的歌唱！

一九三八、五、五于调防前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没有绝对的失败

——给彭毓炯同学

哦，朋友，由于你的提起，刹那
果真也唤起了我的沧桑回忆。
但是，人世间难得有真情爱，
对于她，虽然热诚成为浪费，
我即将做到相当高度的完成，
我为了我自己的痴情尽了责任。
别的话，我不敢说，
呵，朋友，她是对的，
世事怎能一一如意呢？
只是，我难能否认，
她助了我一臂之力，
如今我使我自己感到了
已是现世界的存在的生命，——
我是永远不灭，
感谢她的虔心。
——这些日子，
炮火更加宣示出了真理的存在，
我想，这是我的愉快，
当我追求真理，把握真理，
而又呼吸着，歌赞着真理的伟大。
往事象大风卷残云，

六月流火

眼前到处是炮声隆隆；
朋友哟，这不也是你的心意？
把我在全民族的怒吼声中
英勇热血的战士的火花生活中
 安排：——我相信
我可作准确的预言，
在人世上我没有绝对的失败！

一九三八、五、七、于军中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开始了游泳

——给阳光同志

哦！我开始了游泳——

我在水面跳，

我在水面泅；

我在水上歌！

突然一种感觉透进了

隐藏了在我心窝！

青青的竹林遥遥在望，

清风吹起了我回忆之波：

我记忆起了红帽绿裳的青岛，

那里，前年，我曾兴味地把暑热消磨；

今年，烽火声中，我听见了

敌人的残暴的铁蹄又在她身上踏过，

如今浴场上将尽日都是倭奴之歌。

我复记忆起了去年的暑月，

我的身心又曾濯洗在那南国胜地，

那厦门的鹭江风涛。在那里，

早夜有野马在嘶哮，

晨昏也有男儿在为祖国呼号。

我们曾在壮烈的歌声中歌赞美好山河。

可是，如今呢？——那可怕的

但又是预料到了的失陷噩耗，

六月流火

又吹进了我的耳朵。听说
许多热血男儿为了祖国已长在沙场睡倒。……
呵！同志呀，正如我们之所知：
土地，人民饱不了贪婪的海盗；
如今我的素足又舞着了轻波，
记紧吧，不要让明年今日
 海盗的马蹄又在此地踏过。
不能了！不能了！
 我咀咒他们溃灭，
 我咀咒他们灭亡！
你疯狂残暴的海盗哟，
看吧，我们都紧执着歼灭你们的干戈！——
然而，我的怀念在厦门，在厦门！
那里我的同志们也许卧倒了在血泊里，
喉咙里遍发着伟大的生命之歌！

一九三八、五、十八、于钟落潭。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在繁忙的工作中

——给碧瑜同学

在我繁忙的工作中，
红颈燕子不时飞来为我们
作婉转的慰劳的歌唱。
夜晚里她也就随便在壁钉上
共着我们作休息，睡得甜畅。
早晨，一声婉转，好过喇叭的催喊，
“晨安呀”，“晨安呀”……一翻身又飞出去了。
我们间谁也对她爱好，
她尝在我们的沉重的工作中
逗引起了我们的欢笑，解除了我们的烦恼。
但是，我们都看得出，
她也并不是主人；
尚没有完整的巢，
也没有旧巢的痕迹，
均可给与证明。
因之，我怀着最大的兴味，
看她跟她的伴侣，忙忙碌碌，
衔泥衔草，要想在整洁的砖墙上，
凭着一枚孤钉建筑起壮丽新居。
——这是一个艰辛的创造，
我看她衔来了不中用的泥，

六月流火

好久都没有把基础结起，
耽心生根在我心里。
唉！生存唯有创造，
创造是艰难，苦辛——
搏斗以及战争也难能幸免。
——看吧，燕子又飞来了，
且歌赞她这艰巨的伟大的创造吧！
哦！创造日子，人世上没有坦途！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于钟落潭防地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又读到了你的——

——序素庵同志《二期抗战曲》

好，朋友，又读到了你的《二期抗战曲》。
在侵略和抵抗结成了《死的花》的时辰，
你唱着《岗哨的歌》；
为挖掘日本帝国主义的坟墓，
你来了《同情的广播》。
不仅，《飞天二烈士》值得你颂赞，
《八千子弟兵》陷在敌人圈里，
《世界空军》为正义而翱翔，
 而在中华领空扑杀强盗，
你也没有淹没你的歌喉，
火焰般的热情把你的诗篇燃烧过。——
哦，果然，你是炸弹，
 你是希腊镜，你是洪钟！
最少，对于你，这个时代，这个血肉的现实
并没有落空。——只是，
朋友，抗战，用武器当作歌
已又更是我们的出路，
但愿你有时候
也会用枪声来代替诗歌的旋律罢！
我已生活得相当安适了，告诉你，
这些日子，军中生活也帮助了我的写作，

六月流火

“双杆齐下”对于我们显然已不是夸大了哪！
你的热情诚然是相似炸弹。
然而，唯有生活所得的经验
可以保障你的炸弹充实而有力哟！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于军中。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我的生涯

——给谈鯤同志

快事！快事！
团长带回来了你的信。
——你的名字又唤起了
我几许往日的回忆。
纵是伤感从不会涌出自我胸怀，
(对于生活从来没有糊涂
因之也就没有惋惜，没有伤感！)
假如时光比作火车，
岁月相似车站，
这走马风光不是值得惊奇吗？
我想起了你的订婚宴会，
多年的分别也许幸福不曾辜负你们罢？
感谢你提起了昔日的《新诗歌》，
今日，作为时代的新声
它们果真轰响在大众心头了。
播音台上，群众大会当中，
哦，朋友，这已不是梦，不是理论，
我们的同志早就出没着在！
就是我，面见了你大概你也不会惊奇：
数年来的生活还是一如往昔，
除了这些生活的诗歌

六月流火

场面也许稍为伟大。

——呵！

我的全部的诗作便是至真的指证，
请你读吧，在那里读出我的生涯！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前夜。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福 地

——给雄飞同学

听你说福建已站起来了，
我的脑镜上马上映出了
我所歌赞过的少年：
如今，无数的风霜
把他教养成长了；
精神饱满地
他，武装着
俯卧在国防线里，
火的热情
燃烧在胸膛！
静黑的血流——肮脏的血流
将不复在巨人（福建）身上显现，
急迫，紧张的肌肉，脉搏
已鼓奏出了
巨人的生命之歌。
看吧！“福地”已成为臭招牌；
除了战斗，伟大的生死战，
人世上可曾有
真实的永远的幸福？
我想起那些可爱的同学们来了，
中华是刀枪，为了祖国，

六月流火

为了自由，为了真实的“福地”，
他们都已作为刀枪而存在着
站立着了吧？

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晨。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在被轰炸下歌唱吧

——给石榆及诸同志

这些日子，忧虑的网张挂在我心堂之上：
敌机也在我们头上企图肆虐，猖狂，
我不由人地便想象到他们那一种残酷的杰作
——那血肉横飞，瓦砾满地，浓烟怒喷的景况。
呵，挚爱的同志们，当我接到了报纸，
急急地在怦然的悸动之下看见到
惠爱西路被炸的字句，……………
我庆幸我的眼睛毕竟没有看见
诗坛社本部遭殃的录记；
虽然，我犹是多么为你们的安全而悸心哟！
为了神圣的工作我们星散了；
但是，同志，在这抗战烽火
燃烧在任一角落的数月间，
众多的诗作上交传着我们的心灵，面目，
我们几曾真实分离？——
采访，移植四面八方的名花异草，
呵！同志，多谢你们
作为园丁的殷勤的灌溉和栽培！
她们映着真理的太阳而灿烂光辉了，
几曾有多情的鸣鸟不歌赞这块园地呢？
如今，你们还是傲然地在被压迫下存在着，

六月流火

你们的眼睛，你们的感受，你们的器官，
当不会逃避这种责任：

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

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之前罢！

我们原本为真理，正义

而存在着，搏斗着。

同志们哟，欢欣吧，傲然地

在被轰炸下，乌烟瘴气下生存，歌唱吧！

（我深信，我颂赞你们，）

作为诗人，如此的生存是千载难逢的！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

录自《真理的光泽》，1938年7月诗歌出版社出版。

长篇叙事诗

六月流火

一、六月流火——前奏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看吧，
太阳煎乾了云团哟，
高空只剩下了青苍！
水牛整天避暑在池心，
黄牛贪睡地在阴凉。
猪猡用湿泥涂上了皮，
狗伸出了长舌叹着气。
那田园，
那菜地哟：
稻叶露出了痼疾，
豆藤没神地颓萎；
菜垣上丝瓜焦黄了一半，

六月流火

茄子象是年轻，
老茧却早就匿藏在心里。
也许你不会相信吧，
那小孩子们，
六月的燃烧了全体；
红色的小点，
黄色的脓疮，
满布在四肢各部，
破裂在发间，
也破裂在额角上。
人身就是不息的汗泉呀，
乡村的劳力者们，
滚滚的汗珠
颗颗的溜进了泥土！
那泥土，饱储起一切火热，
这火热，你想象得到那些
“地心的火”的力量，
你可以担心起那可怕的爆裂，
那万物的意外的飞扬！
——可不是么？
听吧，请听！
池沼里滚腾起白的热泡
那唧唧的声音
可不是白热的沸腾？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也燃烧
在人们的胸膛呵！

二、稻 浪

太阳榨出了农人的血汗，
太阳也煎出了稻尖的青黄。
太阳呵，
你是农人的磨难者，
你又是农人生命的灵光！

六月的风卷起了稻浪，
稻浪，一段一段的
在山麓消亡；
象海波荡漾中逗出金光，
呵，金光，农人生命的灵浆！

贫穷好比似磨坊里的水车吧！
而劳苦就是动力；
是劳苦日夜在冲打，
飞转着，飞转着，
贫穷跟着农人日到夜！
不，不对吧！
贫穷那里是磨坊里的水车？——
贫穷几曾停止过呢？
而磨坊早就要乾蠹了，
人们那再有谷物去供碾打！

六月流火

早稻呵，
饥饿里
人们燃起了新的希冀。
人们在挣扎，
人们总想把这些苦恼抛弃：

（那是浓毒的蜂螫，
它深刺进农人的心。）
田亩捐，烟灶费，……
柴草变不出钱，
啊！一针一针地螫入骨骼里！

是的呀，今春的旱灾，
农民永远不忘：
是人工跟踏水车的合作，
救起了两根黄秧，
如今可收割到四成模样。

谁能抑阻农民们
在渺小的希望里
建立起虔诚的愿望呢？
他们要祷告天地神明：
六月天光哟，莫下冰霜！

看哟，农人们的哀乐伴随着太阳，
从早晨直到薄暮的昏黄：
扫过田野的是六月的风呀，
那稻浪

层层尽在山麓消亡，消亡！

三、往昔的春色春光

今日的酷热，
往昔的春色春光；
我歌唱太阳的永恒，
一颗血心永在人间辉煌：
它照耀着今日的我们，
它也照耀过我们昔日的祖上；
自从最后的痰块封了祖宗的喉咙，
虫蛆蚀尽了皮肉，泥瓮作了永远的寄宿，
在那冷清清的墓头，
它也温暖地把他们薰沐。

今日的酷热，
往昔的春色春光；
我歌唱太阳的永恒，
一颗明珠永在人间红亮：
它看顾着今日的溪流，
它也看顾着那从昔少有变化的草场；
自从墓头第一次接受了温暖的热吻，
子孙的长衣在坟前开始了吹拂，
长长的岁月里，它也看顾着
子孙的子孙们的骸骨又复进入了幽窟。

今日的酷热，

六月流火

往昔的春色春光；
我歌唱太阳的永恒，
它最熟悉这些刚要废止的勾当：
(质问贫穷去吧，为什么会玩弛？
质问青年学生去吧，为什么要废止？)
清明时分，或是中秋前后，
人的喧嚣惊动了冢内的枯骨，
吹打手的乐音飘飘的在墓头，
墓碑的前面缕缕香烟冲天缭绕；
谁要计算烛火的欢笑，
看看碗里的红酒便可知晓；

看盆正象大公司里的货色，
高高的一行又一行，
左右还分摆着全猪和全羊，
背上蒸出了油亮。
统响声中礼生执事揭开了幕；
穿长衣的父老做了献礼的主角；
不惮麻烦的出演，个别的分献；
严肃一致的沉默，全体的跪落；
静穆里来一串鞭爆的拍拍，
财宝的纷飞中这才宣布了闭幕。

(看盆是摆场面的祭品——笔者)

开饭前不妨在草场上
惹起一番争吵，
面着祖宗的幽灵

表白了自己的胸怀，
夜梦中也了却了一件心焦。
等候着聚餐时间的临到，
用酒肉征服待久了的饿；
老的务必带着醉态踏上归途，
后生伙子却不妨由此山又向他山越过，
偏僻处尽情地唱个解闷开怀的歌。

四、测 量

—

是遭狡獭跳入了鱼塘的池鱼吧？
又象是被狐狸吓怕了的鸡群！
 面对着面，
 也面着凹口的小土敦；
 惊慌
 潜入了胸门！

是山羊望见了凶狼吧？
又象是残败的部队发现了伏军！
 眼睨着眼
 又窥着凹口的小土敦；
 惊慌
 潜入了胸门！

二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六月流火

你，你背枪的两名士兵！

可怕呀，那刺刀上的光的闪明！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你，你三个穿长衫的绅士先生！

可惜呀，白长衫上会飘出汗腥！

看！那两个小后生

牵起了长长的线，

眼睛对准三脚架，

也瞭望着远远的田面！

——这难道是还不晓得农人的耕田？

——这难道是新法子的丈田？

啊！——不行！

干吗他们要在那里插起小绿旗？

不行哟，不行！

后面跟着两名兵

总没有好事情！

奥呀！你看，那绅士，

他的手在乱指；

——他是在指挥么？

三脚架换了一个地址，

又换了一个地址；

不得了哟，

三角小绿旗逐渐多了！

看！山凹脚插起，
一面一面的
渐渐地
已插进了田段里！

三

谁能再站立在屋前屋后呢？
——惊慌塞满了胸脯：
这是我们祖传的田土，
 流过血，
 流过汗，
 靠它，
 我们一代一代的
 把时日挨度！

谁有心事再站在屋前屋后呢？
——恐怖早就涂上了面部：
 那绿旗下面的坟墓，
 是开基祖公，
 是开基祖婆，
 靠它
 保佑了
 我们老老幼幼！

四

哦！
坟墓！

六月流火

田土！
农民的生命线哟！
为它，
农人们
宁可虚掷着头颅！

哦！
坟墓！
田土！
农民的生命线哟！
算不清的岁月中，
农人们业已
建立了他们的爱护！

五、乡 长

—

——“找乡长去”！
一个暗合的心灵无线电，
通过了每个农人的心田；
于是，大家
拥到了乡长的大屋里面。

奥！奥！……
那凹口一带是我们的命脉，
谁也不能私自主张！
谁能少去两丘田？

谁能丢弃自己的祖上？
——半是质问，半是命令：
乡长，乡长吓得跳下了烟床！

二

乡长——
红白好事里揩点油水费，
田亩捐，乳猪捐里抽个百分几。
吞下了乡民的
多少冷言和冷语，
忍受着，
忍受着，
等候着借题发挥的机会！

乡长！乡长！
我们的乡长
是个老烟枪！

乡长——
不管乡民的饱和饥，
也管不了人们的生或死。
今天上门，
明天上门，
为着，
为着
那一角钱的月捐费！

乡长！乡长！

六月流火

我们的乡长
是个老烟枪！

三

乡长呵，
乡长今天可要
显显他的威风了——

他斜眼瞅着年青人的脸孔，
隐恨早溜出了眼瞳；
那烟声哟，
继续地冲出口中：

“哼！一点事就要大惊小怪吗？
慌什么？慌什么？……
等着，等着
让我前去问问吧！”

于是，大家噤住了嘴；
戴上了陈旧的水晶眼镜，
乡长慢慢的出去了！——

（撇下了百只眼睛
落在他的身后！）

六、报 告

“这里要…要…要赶筑…公路，
前方…要…打仗！”

大营...来有...来有命令，
青禾...青禾要...要...要割光！
.....”

冰冷的雪水淋落在头上，
颤栗传出了他们的恐慌。
——快脚三是听错了吧？

但是，
这快脚三的断续的报告哟，
每一个单字都在农人的胸头膨胀！

“乡长！.....”

“乡长！.....”

“真的筑公路？——
筑来打仗？.....”

“这是来要我们的命呀，
乡长！.....”

“.....”

“.....”

每个人都有个疑问郁在心里，
每一个都争着吐个快畅！

——快脚三是听错了吧？
仲裁权交付给乡长；
乡长哟，乡长
还在百步外这边就充满了喧嚷！

“乡长！乡长.....
乡长又没有翼，
有翼也难飞呀！

六月流火

——他们说是……

奉军长的命令，
前方军事紧急，
半个月内就要修成这里的公路；
迟一点就算犯了法，……
犯了法的就要…枪毙。

……被插了绿旗的……，
说是从明天起，
三天内就要割禾，
延迟一天他们自己
就带人来做！

——可恨的是那镇霸陈生仁，
奥！……那贼占！那老不死！
他带他们来测量，
远远的避开他陈姓的墓地，
绕个圈子就到了田段里。

——可恨……可恨！……

那小绿旗是插在
开基祖坟的龙脉上呀，
唉！……一穴好风水，
如今，也难指望！

……”

乡长在喘急中又复加上了叹气，
噩耗一句一句印入农人的心底！

——快脚三并没有错呀！
老老幼幼一齐倾着耳，
证据深嵌在心尖里！

七、恐 慌

王阿二比任谁都更着了慌，
(他的儿子来了报告，
旗子插在仅有的两丘田上。)
他慌忙地拉着两个父老，
走上前，面对着乡长——
是哀求代替了反抗。
他说：“ …奥！…奥！……
乡长！……
替我向官长说，
我就只有两丘田——
请他……饶让！…… ”

别的也跑到乡长前，
眼泪出了眶：
“ 乡长……乡长……
我家没有田地，
你是知道的呀！
就只有这么一丘秧地，
乡长！……
我们会饿死！…… ”

哦！如果说是凭空降下了大刀，
这刀尖呀，却正是
对准了农民的胸膛哟！
眼泪，悲哀，颤栗，恐怖，

多位一体的怪物呀！
今天更加抽紧在农民的身上！

八、商 量

老五叔发了一些菩萨心，
这个面前“不要慌”，
那个面前“大家会商量”，
可惜呀，到头还是空的言语，
农民们耳朵里只有震荡的空气。
——光是口里嚷着有什么用呢？
抗议吧！父老们！
是呀，公路决不能修筑在祖坟上哟！
是呀，公路决不能修筑在田段里哟！
发火吧！青年们！
你说你们宁可不需要公路罢！
你骂他们是贼古罢！
你说你们的田要你们自己作主罢！
——但是，
啊啊！你们的主意在那里呢？

找某亲戚的某官长去讲情吧！
打电报请某某同宗的师长设法吧！
向局长、官长们多进贡一点金钱吧！
要求他们改寻别的路线吧！
——对呵！对呵！
谁敢说你们是蠢如牛猪呢？
可是，可是！农民们，

钱呢？钱呢？——

你们，你们都过于贫穷呀！

可怜，可怜呵！

到头这就算是应急的办法了吧：

（王祥四想了好主意呀！）

请乡长去见见局长，

跟局长去恳求官长：

请求官长慈心的宽让呀！

请求官长起码要把时日延长呀！

……

其他呵，其他的慢慢的计议吧，

其他的哟，慢慢的商量！

九、布告交涉与绝望

攘外必先安内，

安内首在剿匪。

剿匪宜筑公路，

克日动工毋违！

限尔三日割禾，

家家派工协理。

晓谕你辈百姓，

切切勿误军机！

……

堂皇的军长的命令，

第二天，就张贴在乡村上：

打破了农人们一向的惯例，

六月流火

目不识丁的也站上前去观望，
小学教师充当了临时的顾问，
整天一句一句的向他们酬唱。

“本官长只知道上头的命令，
千万不能展期！

——不能！不能！

路线也丝毫不能动移！”

可怕呀，

那旅团长的威风！

可恨呀，

那农村的贫穷！

——贫穷那能使出神通？

谁有万金去向那官长进贡？

王阿二第一个晕了脑袋了！

细二、细三惊骇着，

好象是中了急性的热疯！

老年人在摇头，在叹气！

年青的一团一团在聚议：

田园中，

广场里，

充满了妇人们的谩骂：

骂天，骂地！

骂绅士陈生仁的狼心狗肺，

骂他一定又在大营里做了鬼；

还骂出了那悲苦的生活，

那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惨凄。

骂得草场上的黄牛

带住了尾，
摇摇头，
竖起了两只耳！

十、哦！坟墓！田土！

哦
坟墓！
田土！
农民的生命线哟！
算不清的岁月中，
农人们自身
怎样建立了顽强的爱护？

哦！
坟墓！
田土！
农民的生命线哟！
为它，
农人们
掷去了多少头颅？

十一、祖墓赞歌

——大众合唱诗 1

（老人群合唱，中年人亦有参加，但声调不十分洪亮）
谁能没有祖宗？
谁能没有上代？

六月流火

我们的上代开基这村乡，
祖宗的伟绩我们代代不相忘！

（甲乙两老人）

相传当初这里犹是万姓乡，
我们的公太有明师（地理先生之阴者——笔者）
我们的风水比人强，
别人搬的搬，徙的徙，
今日万家已绝亡。

（老人群合唱）

幸得我们有明师，
我们的风水比人强，
今日呀，我们王家姓氏香！

（丙老人）

看那远远的高冈：
龙势滔滔，
活龙跃跳！
田段中的祖墓，
确是葬在生龙口。
说是当初祖坟初安葬，
三日三夜鸡不啼，狗不叫：
别家先知难再住，
先先后后移走了。

（甲乙两老人）

龙势滔滔，
活龙跃跳！

（老人群合唱）

我们的祖坟初安葬，
三日三夜鸡不啼，狗不叫！

(丁老人)

看看别的坏村庄，
莫说没有出过什么小知县，
秀才、贡、监也不扬。
我们这里出过两个府知事，
文武官员数难详。
× × 公是中武解，
× × 太公差一点就做了状元郎！

(老人群合唱)

过去，我们这里是个好村庄，
文武官员数难详。
当日谁不晓得王家姓？
谁不晓得王家庄？

(甲老人)

听说他乡有明师，
用计来破祖坟堂。
幸得祖宗有照应，
我们的上代发觉了，
铁拳把他锤出了这村庄！

(乙老人)

听说他乡有明师，
用计来破祖坟堂。
对面高峰起高塔，
塔峰一起这里就损小儿郎。
当日曾卷起了大风浪，
拳头家伙拚了好几场；
亏得× × 太公还在世，
请得知事来相帮，

六月流火

限制了对方不能起尖顶，
筑塔永远不能过两丈。

（戊己两老人）

可是，今日的村庄
已没有往日一样！

（老人群合唱）

是恶魔，是毒鬼！
他们陷害了我们的村乡。

（戊老人，声调悲而弱）

然而……然而……
他乡也没有比我们强！

（己老人）

想来都是劫数，
祖宗、菩萨也都弱了力量！

（数位青年学生的尖锐的嘲弄声：）

劫数，劫数，劫数！
骨头末也挖出来见天，
那自然也是劫数哪……

（甲）但是，但是，

人人总得有祖上！

（乙）那个没有上代的墓堂？

（丙丁两老人）

还有一穴好坟堂，
别家总还是眼睛发火光。
没有破坏心不愿，
夜夜睡眠总是不安康！

（甲乙两老人）

谁允许你破坏呀！

（老人群合唱，中年人亦有参加，声调较前嘹亮）

谁允许你们破坏呀！
我们的上代，
一心一力开发这村乡，
祖宗的伟绩，
祖宗的骨骸，
我们代代不相忘！
谁没有祖上？
谁没有上代的墓堂？

十二、土地赞歌

——大众合唱诗 2

（老人、中年、青年合唱）

谁给我们以白米？
谁给我们以破衣？
谁曾管过我们的病和痛？
谁曾顾虑到我们的生或死？
 溪水淙淙昼夜地奔流，
 流呵，流呵，流呵流！
 劳力耕种着土地，
 土地上结出了粒粒珍珠！
 土地哟，
 只有你，你
 是我们的救主！

（中年人同唱）

六月流火

我们出过粮，
我们纳过捐；
从我们的上代到如今，
锁链枷住我们一年又一年！
我们不识字，
我们不知道换了什么新时代；
我们只晓得连年打仗的厉害：
 炮火毁坏了房屋，
 桁梁瓦桷化了灰。
 抢掠，奸杀，
 牲口牵去发洋财。
 饥饿就好似
 潜在肚隈的毒蛇，
 昼昼夜夜
 不断地向深心袭来！

（大众合唱）

 饥饿的毒蛇潜在肚隈，
 昼昼夜夜，
 不断地向深心袭来！

（青年人同唱）

我们耕种，
我们流尽血汗；
从我们的上代到如今，
一代一代
干呵，干呵，干呵干！
我们识不了多少字，
我们不知道换了什么新时代；

我们只晓得这是怪年辰，
不是旱灾便是水害：

 童山上，岩石里，
 迸出了洪流，
 扛走了桥梁，
 冲坏了田野，
 扫尽了谷物，
 打尽了牲畜。
 换一个年辰，
 又是春天的旱：
 溪流里只剩下饮水，
 田丘的裂痕一寸多宽；
 用眼泪买求菩萨的欢喜，
 直冲天空的烟围中，
 飘荡着我们生命的辛酸！
 曾有谁能摆脱那饥饿呢？
 那饥饿呀
 挥起了长鞭，
 昼昼夜夜
 敲打着我们的心田！

（大家合歌）

 从我们的上代到如今，
 一代一代
 干呵，干呵，干呵干！

（青年停，中年，老年们续唱）

 曾有谁能摆脱那饥饿的厄难？
 那饥饿呀！

六月流火

挥起了钢鞭，
昼昼夜夜
敲打着我们的心田！

（老幼大细男女同唱）

谁给我们以白米？
谁给我们以破衣？
谁曾管过我们的病和痛？
谁曾顾虑到我们的生或死？
从我们的上代到如今，
土地哟，一代一代
我们耕种着你！
我们无时曾离开你的怀抱，
我们长大在你的胸怀里！
我们同着你肥瘦：

我们共着你的灾难流泪，
我们共着你的幸福欢喜！
——奥！...奥！.....
土地！土地！
我们长年的
看守着你！

十三、要拿起我们的家伙

——大众合唱诗 3

（沸腾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要活！
我们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

（青年王挺三）

我们晓得劣绅们在做鬼，
我们晓得花边胜过了正义，（花边即银元）
我们晓得枪杆戳破了弱者的公理；
我们再也用不着去大营求跪，
求跪显然是不值两文钱，
口干舌燥的颤声中，
到头只推出了我们自己的泪！

（青年老七）

哼！.....求跪！求跪！
（祥四叔们回来说）

简直是去受气！
守门的学会了装腔作调，
值日官也熟惯了狐假虎威。
官长出来时是一顿热骂，
什么公路，公路，
什么福利，福利，
（公什么？福什么？

还不是新的方法铲去了旧的地皮！）

六月流火

一串的“糊涂”、“乱党”、“共匪”……

——抓出去枪毙！

——抓出去枪毙！

吓得大家面面相觑。

（沸腾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要活！

我们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我们不向大营求跪！

——我们不向大营求跪！

.....

（挺三）

我们熟悉油盐柴米，

我们懂得田园菜地，

但是，匪，匪匪匪，

匪是什么？

你们不是匪时，

匪可不就是我们穷苦兄弟？

（青年细二）

匪，匪，

你们不来我们平平静静，

如今，我们可不是犬跳鸡飞？

（挺三）

兄弟，他乡可不是已经有例，
为着同样的剿匪公路，
我们的乡邻供奉了田地，
卖尽了死力，
担黄泥，锄地皮，
一天到晚吞声又忍气。
到头，那监工的还是嫌七又怒八，
不管太阳火般烈，
也不管大家的死或活，
轻意背上便被鞭起了长长的浪，
轻意大腿、脚跟便被枪头撞出了血；
直到愤怒逼得大家迸出了烈火，
一拥上前地夺下了枪，
四五个丘八
两条腿被打了个半折；
后来还开去了两三十个士兵，
在那里呼呼喝喝；
幸得有人到远乡去通了风，
来了一批人马，
当场斩杀了连副，
其他的丘八招了降，
两三十名没有一个曾漏网。
……从此，那一乡
大家干得轰轰烈烈，
从此，官军的足迹永远绝灭！

（青年炳三）

得呀，得呀，得呀得！
那些乌龟王八总得杀！

六月流火

(声:) 杀! 杀! 杀!

我们要活!

我们要活!

.....

(挺三)

兄弟, 我自身可不就是证据:

活了廿几年,

那一年不是浸在苦海里?

耕了三担谷田,

不再做些手艺那来三顿的米?

可是, 如今,

米价贵了, 工作停了,

田丘又说是要筑公路了,

.....

难道我一家五口这这样地白白饿死?

(声:)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一家会饿死,

难道老天就会为大家掉下谷穗?

(声:) 我们要活!

我们要命!

要活! 要命!

要活! 要命!

可不是大家都只是一条命——

迟也死, 早也死!

我们还要什么大道理!

(声:) 我们不向大营求跪

我们不向大营求跪!

想来想去，兄弟，
我们还是要拿起我们的武器，
我们得阻止他们前来割禾，
我们要用武装来解决一切难题。

（炳三）

不错！不错！

（老七，细二）

——赞成！赞成！

——不错！不错！

（青年大众）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看看那一个敢来收割青禾！——

好呵，好呵，好呵好！

我们要拿起我们的家伙（武器——笔者）！

（沸腾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要活，

我们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我们不向大营求跪！

——我们不向大营求跪！

——我们要把家伙拿起！

——我们要把家伙拿起！

六月流火

(甲乙两老人，声音低弱)

挺三！挺三！

(你一向都是好的
这几年来上走下走
怎的就学坏了？)

后生人不能乱暴！

——杀起来那还得了！

(丙丁两老人)

是……是……

杀起来那还得了！

——有事总得大家商量呀！

谁不爱护祖上？

谁不爱护村乡？

(中年男子多人)

唉！……………

也难怪青年人的气火！

……………

……………

(沸腾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爱护土地！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不能白白饿死！

——我们要活

我们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我们不向大营求跪！

——我们不向大营求跪！

——我们要把家伙拿起！

——我们要把家伙拿起！

（大合唱——青年们由散而聚，合唱声逐渐洪亮）

我们代代受冻，挨饿，

我们的苦难受够了！

叹息、磕头、讨饶，

只博得别人的嘲笑！

拖着肮脏的黄脸，

紧皱着忧怨的眉头；

长日伴着死鬼的哀叫，

一颗血心长在暗夜中颤跳！

——哦！

——哦！

如今，我们要倒下身上的重荷！

我们要打破一切身上的铁锁！

我们要活！

我们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呵呵！

我们要拿起我们的家伙！

十四、六月流火

——哦！

——哦！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燃烧在人们的胸膛！

——哦！

——哦！

六月流火，
火燃烧了王庄！

六月流火，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火在地上！

十五、警 告

警告！警告！

我们怎忍收割青稻？
你大营派来的弟兄，
请上覆你们的长官吧，
你们自己亲身来做！

警告！警告！

我们怎忍收割青稻？
稻珠就是我们的宝宝哟，
请你们想想吧，
谁忍心去向他们的肉身加祸？

警告！警告！

那怕一天三回五到（次——笔者）！
请上覆你们的长官吧：

我们不忍收割青稻！
这里不能开筑路道！

十六、动 员 了

动员了！

动员了！

（第四天）

王家庄上有了总的骚动：

看呀！

王挺三第一个背起了鸟铳，

老七紧紧地抓住了锄头棒。

细二、细三裤带上藏了双关刀，

炳三的锐利的戈矛

风车般的在舞动。

舞动，舞动，舞动呀！

磨着拳，擦着掌，

百十个后生穿梭着

在溪旁，

在田垄；

每个人共有着

一付紧张，紧张的脸孔！

动员了！

动员了！

（第四天）

王家庄上有了总的骚动：

看呀！

六月流火

小孩子们逃出了学堂，
在高丘，
在高冈；
妇人们一面念着菩萨，
一面又向着凹口眺望！
眺望，

眺望，
眺望呀！

那凹口站着长者的行列；
那里谷风摇动着树梢，
那里有数只乌鸦在喊叫，
喊叫！

十七、来了吧，来了！

—

“来了吧，来了！”
任谁的一句话
都能左右大家的头；

大家翻过头去：
——没有！没有！
清泉通过了深沟。

“来了吧，来了！”
任何的声响
都能左右大家的头；

大家沉默了下去：
——没有！没有！
谁在草地乱插戈矛！

二

九点，十点，十点半……
敬礼，不断的鞠躬低头，
早稻那解主人的忧愁？

九点，十点，十点半……
太阳烧出了碧霄，
太阳也烧焦了他们的忧苗；

从衷心诞生了刹那的微笑
“他们不来了吧，
奥！想是不来了！”

三

可是，可是……
一个，二个，
男的，女的，
四十多个人的长蛇呵，
在那凹上，
在那斜排路边出现了！

押尾的是那雄纠纠的士兵；
士兵，整整十有一人；
那长枪的尖尾呀，

六月流火

刺刀闪明，闪明！

——啊啊！

他们来了！来了！

十八、骚 动

—

和气的谦虚呀！

低声下气的请求呀！

 可怜！可怜！

 无用！无用！

父老们，可不都是废话！

看！看！

 那排长的脸，

 那铁黑的面！——

噯呀！你再听下去罢！

你再听下去罢！

你看那狗入的小走狗，

那领队的，那外乡的杂种；

他也配摆架子么？

他也配前来向我们说话么？

——可是，可是，

你听，他也在吊高了嗓子！

——什么话？

 “官长的命令

 谁也……不敢反抗。”

哼！哼！……

暖哟！……凶哟！

那可怜的六元月薪的士兵！

（他们象似再也没有了善良根性）

什么“他妈的”，

什么“丢他妈”，

你们是谁呀？

你们可忘记了

你们乡间的父亲和母亲？

——来了！来了！

这真是好威势！

上刀！

要上刀？

这狗排长，

简直不把我们当作人！

——啊！可怕！

看，看看那刺刀上的灿明！

——什么？是噜叱的骂！

骂吧，骂吧，

谁跟你们讲交情？

可是，是谁？

谁瞎了眼睛？

你们要筑公路，

你们说今天割了禾

明天就修到了这里；

你们可没有看见谷粒还青？

你们可记起了我们也是老百姓？

我们要活！我们也要命！

——谁呀？

六月流火

一是祥四叔的声音？
叫他们不要动手？
叫他们不要逆天？
叫他们先修那山边？

不行呀！不行呀！
我们不要！不要！……
噯！什么话？

“天！天！
子弹不识人！”

那走狗，那杂种！
你们有子弹
我们就没有枪刀铳炮？
啊！啊！又来了！
听！听！

“上官的命令就是割禾！
我们来了也就要割禾！
……下手罢！
快……快！……

割禾去！
割禾去！”

这狗排长，这狗东西！
真的发了割禾令！
……好吧，看看
老子们的家伙灵不灵！
——怎么？
——怎么他们不敢去呀！
不错！割禾的可都是乡邻！
乡邻们，你们也来做这种事情？

啊！他们可怕那几名狗兵呀！
你看，他们都望着兵士们的眼睛！
——好，祥四叔又踏上去阻住了！
你们癫了吗？
你们也是耕田的，
你们的青禾叫人割了
你们可不痛心？

……

说得好呀！
看！他们又退潮般的退下了！
——谁？又是领队的那杂种？
——哼！又是什么“乱党”“反抗军令”！
噯呀！动手了！
抓人了！
抓祥四叔了！
看！父老们都上前去了！
好吧，我们大家都出去！
——大家出去！
出去！
出去！
出去！

二

小溪里钻出了人头！
田垄里钻出了人头！
茅草蓬里钻出了人头！
竿头丛里也钻出了人头！
王挺三是急先锋，

六月流火

力的生力军呀，
那有一个落后踵！
象旋风卷起了砂和石，
又象在林梢骤雨沙沙走！
是八月的海卷起了浪潮呀！
是地心爆裂大地在动摇呀！
啊呀！——
天空里热火在照！
田野间烈火在烧！
烧！烧！烧哟！……
排长呀，再威武一点罢！
你，你也要害怕？
你也要颤抖？
呵！……
砰……砰……砰……
应着排长的命令，
兵士们开枪了！
开枪呀！
战栗的子弹冲出了枪口！
勇敢的忿怒冲出了心头！
挺三呵！勇敢的狮子王！
跳上去了，跳上去了！
啊啊！他抓住了那排长！
打滚呀！
夺下了他的手枪呀！
啊啊！雨点般的拳头
落在他的肉身上！
上前！上前！上前吧！

那力的生力军呵，
是万马奔腾的海浪！
是闷热中撼地的雷响！
啊啊！……
两个兵士著慌了呀！
啊啊！……
两个兵士业已开始逃走！
逃走！逃走！逃走呀！
惊慌塞住了枪口！
逃走！逃走！都逃走呀！
谁又不爱惜自己的头？
丢下子弹抛下枪吧，
田野的风在怒吼！
怒吼！怒吼！怒吼哟，
怒吼的风紧跟在身后！
——只是，奇怪呀！
你领队的，你他乡的杂种狗，
你可是给鬼缠住了！
浑痴痴的，浑痴痴的，
奥呀，你也敢不逃走！
痴什么？呆什么？
来吧！来吧！
炳三给你一个大拳头！
你这死鬼！你这走狗呀！
我们已经受够受够……！
奥呀！……
杀猪般的喊叫！
奥呀！……

六月流火

鲜血也流出了口！
鲜血，鲜血，鲜血哟！……
啊啊！遍山满岁的乡邻们，
你们可不必逃走！
不要逃走呀，不要逃走！
你们好好的归去吧！
归去！归去！
请你们向大家说呀，
耕田的人
再也不能不硬硬骨头！

十九、怒 潮

决堤的滚滚黄河水，
谁有力量去堵住？
呵呵！原始的武器在挥，在舞，
田野里今天伸出了反抗的手！

饥饿、寒冻、苛捐、杂税…是父是母，
一身就是疾病、悲哀、罪咎…的枢纽；
听厌了别人的买拐，引诱，
今天，一个抖擞哟
要卸倒这些千百年的重负！

谁野蛮？谁企图非有？
(谁把黑白颠倒，模糊？)
呵呵！我们是地底的狂流，

是地底积下怒潮年载久！

是地底积下怒潮年载久，
万斤重担我们也曾一身担受：
(听！听！谁的声音在沸腾？——
可不是么？可不是么？
正义与公理的声音在轰！在鸣！)
那贯通南北联络的运河，
那称雄世界的万里长城，
可不都出自我们的巨手？
平汉线，粤汉路，
平津沪，沪杭甬，
我们的汗血可会朽？
然而，然而，
别人掌握了我们的咽喉，
别人已载走了我们的财富，
我们饥饿，我们寒冻……
我们何所有？
我们有什么物质的享受？
我们何所有？
我们有什么物质的享受？
(听！听！谁的声音在沸腾？——
可不是么？可不是么？
正义与公理的声音在轰！在鸣！)
谁诬我们不需交通道？
谁诬我们不要筑公路？
由兰州做圆心的中点，
铁的长蛇东西南北吐，

六月流火

我们的公路网
繁密赛过那蜘蛛；
我们驾起时代的雾，
夺过那别人手里的引擎，
紧握着我们自己的引擎，
(滚开！滚开！你们甜言的引诱！)
我们的引擎我们自己来左右，
一切交通，交通归给我们掣肘！
一个时候，——我们的土地，
土地一切公有，我们间没有私主，
我们自己修好公路来
赠送给我们自己的政府，
我们为政府，为自己而劳动，
有功我们的是我们的始祖，
我们本身即是撑天柱，
大地上逃跑了阴灵和神父！
(呵！你地下静睡着的祖宗，
你们总高兴你们的子孙得救，
你们活了一辈子可没有自由！)
在废墟的神庙，地坟上，
汽笛吹奏起前进前进的歌谱，
起重机正似助勇的战鼓！
——呵呵！滚开！滚开！
如今的你们的腐了的肺腑：
你们这些贼古！
你们这些屠夫！
你们这些狼虎！
滚开，滚开吧，

你们这些魔鬼的手！
滚开，滚开吧，
你们这些魔鬼的手！
(听！听！谁的声音在沸腾？
可不是么？可不是么？
正义与公理的声音在轰！在鸣！)
请问：你们可是前来铺筑文明的路，
可是为着交通？
可是为着我们乡土的富庶？
可是为着全国的福祚？
可是为着整个亿万大众
必须急把我们少数的嘴巴封固？
可是为着我们私有了过多的田土
理当忍让，牺牲某一部？
——是谁？谁的面皮厚过大屁股？
谁不晓得你们假借名义想揩油？
谁不晓得你们只要我们的万金去赎贿？
谁懂得这个天年谁是匪？
谁不晓得转个眼
匪就是我们的父母和兄弟？
转个眼你们就派大兵来，
转个眼子弹就穿进了我们的胸脯里！
谁？谁方便你们去杀穷人？
谁？谁方便你们以田土？
谁不晓得你们偷天换日强为主？
别人高举正义的镰和斧；
你们却千方百计去屠戮，捕虏；
别人锐意地在建设，教民御侮，

六月流火

你们却拼命攻打，四面布下毒弩；
你们断绝了别人的盐食米谷，
你们断绝了别人的药料、用品、衣服，
你们一手建造起人类的罪罟，
你们让别人咽下了万千愤怒，
(铁流哟，到头人们压迫你滚滚西吐，
铁流哟，如今，幡过高山，流过大地的心胸，
铁的旋风卷起了塞北沙土！
铁流哟，逆暑披风，
无限的艰难，无限的险阻！
咽下更多量数的苦楚里的愤怒，
铁流的到处哟，建造起铁的基础！)
你们可晓得，可晓得
你们已迫别人酝酿起更生的鼓舞：
——呵呵！你们的肉身早已贱估！
 你们的灵魂早已酸腐！
滚开，滚开吧！
你们的秽足不要踏上我们的净土！
我们执着枪，
我们也执着原始的打鸟铳，
我们的刀锋不怕不露光芒，
我们的梭标不怕已有黄锈，
我们的木棍不怕没有大炮粗，
我们的武器不怕只够个别的
跟你们的生命打赌。
我们不是少数：
一村、一镇、一县、一省、一国，
一厂、一城、一市、……

我们的阵线是亿万重压下的贫苦！

象决堤的黄河水，

谁有力量去拦堵？

象海洋的浪，

澎湃汹涌着的是我们的队伍。

今天，田野里伸出了

百十双反抗的手，

压榨机下人们掀起了铁坚的首；

是时代的怒吼！

是时代的动能的前奏！

力的喊叫卷起了一切古旧，

时代的马达轰动了！

啊啊！

时代末的决战的战斗！

啊啊！时代末的决战的战斗！

咆哮了的是大地！

震荡着的是宇宙！

铙炮干戈，……

长矛短刀，……

(怒潮呼号！

怒潮呼号！)

安排好了斗争的马达的脏腑，

田野里，挺三的一群

整队地走过，

斗争的马达的脏腑里，

唱出了战斗的歌！

(怒潮号号！

怒潮号号！)

二十、潜 逃

世界着了火，
旧的世界难过这难桥！
地球碰着了慧星，
旧的世界行将粉碎了。
(尽管青年人的胸怀里
卷起了风狂雨暴，
尽管古旧的武装
奏出了时代的前进歌调。)
老头子们的两脚
战战兢兢地，颤摇，颤摇！
——官长...官长...官长.....
抱住了装死的敌人，
敌人也当作亲人叫！
特别是烟氛中冲了出来的乡长，
一颗甜畅的心
更忽的变作皮球般地跳：

(世界着了火，
旧的世界难过这难桥！
地球碰着了慧星，
旧的世界行将粉碎了！)
——造叛，革命，乱暴，
——刑罚，畏缩，恐怖，
多年的积虑应验一朝；
一朝，女娲代炼丹难补老天的破漏，

一朝，精卫鸟衔石难填大海的怒潮！
——官长！官长！官长！……
请你的海量宽饶！……
刽子手被当作肉菩萨，
一张口不住地颤，不住地抖，
(排长不作声，
乡长的冷汗惊出了！)

多年的积虑应验一朝，
三十六计中上计是走。
生活把我们乡长教聪明了：
召集老辈的会议是脱身的善后，
自己前往乞求局长便是潜逃的心窍。
乡长左左右右画了个卯，
乡长，乡长暗藏着烟枪外出了！

二十一、入晚时分

同日的下午七点钟：
回光一度的把大地烧红，
霞踪被淘汰了在天空；
数颗星星惺惺忪，
睁开了久被太阳征服的眼，
田野间频吹着臭日焦的热风；
山凹口传来了一声喇叭，
忽的全村轰动！轰动！
——“大营来了”！
——“大营来了”！

六月流火

快脚三到处喊叫
老妇人连牙根也打起了颤抖；
怀里的婴孩炯起了惊骇的眼睛，
灵敏的小狗被吓得
卷起了尾巴呆然了！
父老们一个一个在聚合，
(牙在抖！脚在摇！)
迎候着，等在岔路口，
依靠着真情的血泪，
他们想要感动武人的心头；
泪水虽然托不住坚心，
泪海结成了冰山时，
冰山上可架得起恐怖的难桥；
为要渡过这恐怖的难桥，
他们要忍受下十倍的煎熬，
他们要献出最后一分一厘的脂膏。
可是，可是，
那士兵，那魔鬼的行列，
被煽动起的恨毒
早已在心中缠绞：
一望见父老们，
二百多名士兵
就象急于捕鼠的猫，
一声命令，
子弹早溜出了枪梢。
“砰！砰！砰！”的声里，
跟着是“杀”！是“冲”！
刺刀的摇晃，人的跃跳，

那喇叭，一声声，一句句，
“ 凄凄凄！凄凄凄！…… ”
地府的阎君也几乎要塞住耳朵了。
看哟！看哟！
子弹在啸，子弹在啸！
穿过火热的胸脯，
射过腹，射过腰，
射过大腿，射入了屁股，
年高的老六叔公倒下了！
罕有出门的正清叔倒下了！
王祥四，仁七伯，俊仁五……
奥奥！那一个独自能逃掉？
“ 暖哟！……尔妈妈呀！…… ”
“ 暖哟！……尔妈妈呀！…… ”
声的颤栗，肉的挣扎，
奥奥！呻吟、挣扎又代替了喊叫！
火星在父老们眼里迸！
世界在头脑上转，旋！
刀在摇，弹丸在啸！
山在跑，大地在吼！
房屋、坟墓、田野、溪沟……
在面前哟，跑走！跑走！
——大地储藏起
一切罪恶与丑劣：
早稻的颤栗，
人的呻吟，
溪流的潺潺！
枪声的拍拍，……

六月流火

汇合着，汇合着！
高山上打下来了！
黯黝黯的夜幕。

二十二、夜

—

夜，
高空，
流星在飞，
低空，
火箭在射，
新月在睥睨。
星星，
应着下界的枪声，
铙声，
呐喊声，
奔逃的骚扰声，
惊悚地
眨着眼睛，
长挂着泪的晶莹。

田野间，
屋角头，
挺三的一伙
心头裂出了火。
枪在射，

刀在晃，
梭标在舞，
人在地下蹲倒，
愤怒中埋没了自我！

雷般地，
野兽般地，
营长在暴跳！
在怒叫！

密密的排枪的声响中，
机关枪又活动起来了：
 对准田段，
 对准屋前屋后，
火花，在黑暗中
闪跃，
扫射过低垂的早稻，
扫射过农民的低楼；
金光，在泥墙上
 进出了火花，
金光，又在瓦堆上
 碰出了音头。

哦！

冲！

哦！

烧！

积草堆上被放起了火。
桁角上送出了“白白”的爆跳，
天空中卷起了黑的烟头；

六月流火

红的火焰冲入了黑穹
黑穹在破漏，破漏了！

哦！

疼！

哦！

烧！

弟兄们站了起来，
“ 喂哟！………… ”
“ 喂哟！………… ”
弟兄们的肉身
被子弹找到了进口了。

“ 伏下，伏下，
向后山爬走！”
(挺三制止着，
指挥着：)
走哟！
拖着受伤的兄弟走！
走哟！
我们的胜利在后头！

二

夜，
(月落了，)
(火箭也射完了。)
流星在飞，
流星在飞！

星星，
熟悉了下界的枪声，
 铙声，
 呐喊声，
 大地的吼声，
 奔逃的骚扰声，
 森林里的风号声，
大胆地
睁开了大的眼睛：

谁？
谁的士兵？
（——谁去通了风？
——远方，四郊，
来了应援，
来了袭击了！）
这里一阵稀疏的排枪，
 撼地的喊叫；
那边又一阵密密的鞭炮声，
 震天的喧扰！
——火把中
鲜明的大旗在飘摇！飘摇！

谁？
翻箱倒匣中
谁不吓了一跳？
（听！
枪声猛烈了！

六月流火

人马逼近了！)

——报告！

——报告！

匪兵来了！

几处有大旗，

几处有骚扰，

人数不知多少！

(集队，
喇叭在叫。

——镇定！

——李连押后！

黑的影子

向着凹口溜走！)

哦！

杀！

哦！

杀！

官兵只过了一半，

一声呐喊，

谁的天兵又涌出了

冷森森，

两山高耸的凹口？

哦！

杀！

哦！

杀！

——兄弟不打兄弟！
——兄弟们！掉过枪头来！
——只要军官的头颅！
——兄弟们！掉过枪头来！

（星星，
胆怯了！
凹口，
冷风卷起了血腥，
凹口：
无数的幽灵在喊叫了。
——辞去着班的职责吧？
星星，
他预备向夜神乞饶。）

二十三、晨

黑暗向着地底躲藏，
另一天，
太阳又射出了
六月的火，
凉风
又卷起了稻浪。
象海波冲向岸，
冲到了山麓
又一一消亡。

小绿旗

六月流火

被踏进了泥浆，
倾斜的，
残剩的插竿上
小青鸟在跳，
在唱。

天际，
有农田里冲起的
云雀
在飞，
在飞；
天空里
画出了
长长的
浪，
浪！
浪！
浪！

只是，
农民们多了无数的友军，
人们更添多了一付
斗争的心脏，
永远离绝了
沉静，
两个农民
在凹口瞭望，
一个站在高冈，

手里的枪发着亮。

除了乡长
早已逃走，
除了稍为有钱的
准备逃匿他乡；
王家庄里的
老老幼幼，大大小小
都起来了：
铁黑的手
要建造起铁黑的城墙，
每一颗赤心，
为着时代，
共着时代
“生存”或“死亡”！

二十四、六月流火——尾声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燃烧了王庄！
火蔓延在各村落上！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六月流火

火在地上！

火照耀着稻珠金黄！

火将烧出了新生命的辉煌，
辉煌！

可 怜 虫

台湾岛
台湾岛
黑夜茫茫
何日旦？

伟大的诗人在现实人生中通过他的想象，
伟大的想象可以上天，可以入地，然而
始终无背于并日月而光辉的真实和真理；
.....糊涂的诗人
丢弃了一切现实材料，虽然他们提倡想象，
然而，那都是离奇的不基于真实的虚幻.....

——《可怜虫》第一章第六节

序 诗

（故事开端）神话：夏继着春，秋继着夏，冬继着秋，转眼间春又支配了整个世界。春神的工作颇忙，其中无一不关系于人世。由于她的过分的繁忙及其他原因，常细中有粗；但这么一来人事便不得了了。诗人于是便执起了歌唱的笔。

司春的女神在恶梦中逐渐苏醒了：——

最先，那甜蜜、愉快隐藏在她的欢笑中，
在那郊外，在那青绿的原野或是森林里，
她跟着热情的长夏在一起舞跳；
尽管让柔美娇丽的小满、芒种两个小妮子
一个唱着蝉衣曲，一个打着青蛙拍，
四面八方都充满了天国的响奏。
但是，当他们正跳到情兴高涨的时候，
大暑、小暑两个裸露着的赤黑的孩子
匆匆自远地奔来，满额的汗雨都向地下灌溉，
急促的口吻里却报声“秋老来人”，
两个人惊出了汗，豆点大的汗珠挂上了红腮；
——哦，欢乐的筵席从今又得拆散么？
离情的泪咽下在心头，一颗、一颗、...又一颗。
远远的荒径里却姗姗地来了白露小姐，

说是奉了尊严的父亲秋老的命令，
定要招呼他们两位前去阔叙，
而说着话的白露小姐嘴角挂着微笑，
那是喜事早已播出自她那愉快的声调：
她的欢乐正似阳光落在她的新装，
金光灿烂地万星齐集在她的身上闪耀。
等到匆忙的脚步把他们运送到了秋宫，
秋宫的繁华差一点虐杀了春神的骄傲，
看不尽的是绯红的芙蓉，各色的菊花，
菊花组成了数个大字“欢庆白露小姐”。
原来今天是白露小姐诞辰，
怪不得欢乐了父亲秋老爷，
他匆忙地安排了来宾，又复亲自殷勤招待：
一会儿上着“霜降酒”，一会儿又加添“寒露精”，
任由你左推右辞也经不起他一劝二劝，
两个热情的人儿便吃得碎醺醺地
倒在床上，软弱无力一身都是疲困。
不久，只消半个钟头，（哦，那倏忽消逝的时光，）
恶魔的冬便已向人间出动，
派出了勇猛的北风拉置他们于荒原，
一面又命令了大小魔鬼把他们作开心的玩弄：
搬下了许多大石，自高空对准他们掷打，
然而，又不让他们刹那间便变成肉酱，
通过了阴沉的磨擦，大石都化作了轻絮，
一阵小，一阵大，白白的在空中飞扬，
落下来只遮盖得他们一身银亮。
但是，这样，还是满足不了魔鬼的心思，
恶魔的冬还又命令了大将冬至，

六月流火

派出了大寒、小寒左右先锋，同时
自北国的冰山赶出了层年的寒冷，
变化成风，而让大小魔鬼驱风而飞舞呐喊，
武器劈着武器，鬼声杂着鬼声，
呼呼地吹得排山倒海，天旋地动。
直到狂风扫荡了那银白的盖被，
刺骨的寒冷通过了痒痛而透进了心底，
他们这才伸手一抖，睁开了两眼，感到恐惧。
那知一个恶魔的钢叉正望着她投刺。
她吓了一跳，撒下了长夏翻身就走，
前面不想又拦住了一道陷坑，一急，
她醒了过来，——她由梦中苏醒了。
她已闻到了轻微的春天的芳香，
虽然，这时自己的小手正放在胸头上。

如今，繁忙写出了司春女神的概况：——
和蔼跟慈悲潜伏在她美丽的本质里；
然而贵妇人都比不上她的高贵，
对于勤劳，对于劳动，无论一切工作，
一般的贵妇人只见庸俗、逊色；
她从不贪懒，从不偷闲，也不傲慢，
当她一跳起自那原野的茵陈的床，
那天赋给她的五种伟大职责，
便在实际的动作中展出了她生命的辉煌；
第一项神圣的工作是转动那发芽机，
让发芽机的尖锋上播出发芽的电子，
在久经老冬蹂躏的原野、园圃里，
灌溉着甜蜜、甘美的气息，不要一句的工夫，

十天内她得使枯枝裂出新绿，衰叶裂出嫩芽，
而常青树的黑叶上戴上了新绿的帽。

第二项神圣的工作是传令给司花少女，
命令她拿出播花筒来播发万花，
由南而东而西而北，或是由南而西而东而北，
一日早夜两次，如天地造化之有常，
最先务令百花集中她毕生的英华，
在半月——仅仅十五天内及时开放。

第三项是命令猫头鹰先去传送信号，
咕噜咕噜地叫唤“春来了”，“春来了”……

这鸟声喊醒了一切蛇类和虫类，
它们各各从泥洞中准备出来；
但有的又到底贪睡，迟了时刻，
到天明，阳光高照，天下一片灿烂，
害得它们一出洞门便发着眼乌，
差一点连倦眼也莫想容易睁打得开。

第四项工作，命令黄莺鸟为首歌唱：
让婉转的歌声卷起了百鸟的合奏，
使山羊、麋、獐、松鼠、小兔……都点首舞跳，
整日整夜的尽情地在嘶在叫。

第五项神圣的工作是吩咐司情使者，
趁夜深人静、变化出许多化身，
飘然地穿云过雾来临到人间，
拿出了她们唯一的法宝——那魔术手套，
按着出生日子的长久，及时与否，
一一的把人类及其他动物抚摩，抡挤，
不要一夜的工夫，短短的几点钟内，

六月流火

(你可晓得猫儿便常在夜半作思春的叫)
一切便都被拨动了情窦，第二天，
谁没有异性的伴侣便得四处寻找、奔走。

只可惜在无限的繁忙工作中
司春女神终究难免些微的疏漏：——
她每天命令了这个又命令那个，
既怕她们偷懒或是中途瞌睡，
又怕她们做得不圆满，欠周到；
她记住了一个小错，将种下了
人世间难补救的弥天的大祸。
所以，有时便不能不亲自监督、指导，
那怕甚至是难免——自己动手去做。
但是，愉快、欢欣、多情原是她本质，
那明媚的百花，鲜艳的原野，谐和的歌奏，
不知不觉地就逗起了她的欢笑和舞跳；
而且，那铁般的真实也用不着代她掩饰，
在工作中，那强健而热情的长夏的影子，
也常在她纯真的脑袋里萦回、缠绕；
由是，她耽误了工作不少，顾到了目前，
她却又忘记了别人将收获到的日后，
不经意中她便把人间的怨尤种下了：
她虽然严厉地命令了司情使者
去拨动人类以及万种动物的情窦，
她也曾命令司情使者，毫无疏忽的地
将未有情根的先情种移植在里头；
她却不曾去察看那往年已埋在

人们心底的情种是否长得自然、盛茂；
就是新移植下去了的情苗她也少有
检查的机会，管不了将来会不会凋谢、枯焦。
于是，到头来原是慈悲和蔼的她，
日长月久便难免人们的埋怨和苦嘲。
譬如这里将要说到的一件事，
一对男女被她拨动了情窦，
她俩个最先卷起了情焰的燃烧，
再次因了离别而各各悲苦、哀愁，
而魔鬼的玩弄又结束了她们的悲剧在后。
——哦，这都是为了司春使者们的疏忽，
一切的一切都源由于那被拨动了的情窦！
然而，正因为这件故事唤起了
诗人的注意，同情的歌调已在诗人心里燃烧，
诗人这才甘愿用尽心血去抒写，
去把这段血腥的事实向大家介绍。——
爱情虽然是可以大公无私；登山陟地，
过海漂洋，满天弥地都充满了博爱，
狭隘的人们难免总有狭隘的头脑，
不健全的人们总容易被魔鬼玩弄、骚扰。
哦！爱情！谁明白了它，了解了它，操纵了它，
谁就享受无穷无边的永远的幸福；
谁错用了它，谁错中了恶魔的狠毒，
谁就只好永远牢抱着悲哀而痛哭；
那时，肉身的毁灭象殒星般地在空中消逝了，
人世上最多便只剩下诗人的同情的歌曲！

第一章

现实的梦

（故事进行：）男主角林伟辛（台湾人）于四年前留学日本东京，跟女主角静子（日本人）由结识而恋爱，最后竟秘密结了婚而潜回到了台湾，男的在某中学任教员职，女的则成为家主妇了。他们的性情并不相同，一个富于愉快的幻梦，一个困于丑劣现实，每梦必凶。但他们间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名叫惠子，另外又有了一位新认识的诗人台灵，使他们的生活较为能够生趣。但是，在一场春梦之后，静子毕竟决定回访故乡东京，去祖国怀里追踪过往的快乐痕迹了。

—

...欢乐使母亲的追忆的思潮突然汹涌：
象平静的海流忽的遭受了雨暴风狂，
又象急流的河水冲毁了农人的坝坡，
挟着沙石滚滚滔滔而一泻千丈。

“四长年了呢，惠子，我的宝贝！……”
季节忽的唤起了母亲金色的回忆，
和蔼，热情而柔美的母亲，连忙低下了头，
在自己的爱儿的嫩红脸上贴上了吻痕，
顿的逗出了小千金的微笑，眼睛射出光芒，
对着那晴朗的天空，柔声细语的森林，
一边伸出高兴的小手，一边呀呀地唱。

于是，欢乐使母亲的追忆的思潮突然汹涌：
象平静的海流忽的遭受了雨暴风狂，
又象急流的河水冲毁了农人的坝坡，
挟着沙石滚滚滔滔地而一泻千丈。
正如世间一切善感多情的母亲
爱把一切韵律的言语拿来对孩子歌唱，
她再也忍耐不住；她唱，她的心声，她的情涛，
既如配合了天地间的正气的自然流露，
又如鸟语之婉转，森林之唱出“森林的歌”。
这时候，春风惊动了绿树的婆婆，
森罗万千尽都显示出了氤氲，温和。

“惠子，光阴快过电，已是四长年了呢！
自从那年的春天，我开始和你爸爸结识，
不久，青春的美酒在我们脏腑里发了酵，
爱恋的热胜过了火山的核心，
不怕一切外间的嫉视、诽谤和嘲笑，
象火热冲出了地壳，浓烟里更挟着轻塵，
在地壳上面开放出了火焰的花。
第二年，春天，也是这样的风光明媚，
我们诞生了你，你，我的如花似玉的宝贝。——
呵！可怀恋的春天，难遗忘的春天哟！

“你不晓得，惠子，我的宝贝精！
你真正没有看过那么样的美好日子哪：
那一天，雪后晴〔注〕，阳光在空间跃跳，
一切的色泽都在人们的眼睛里映照；
那准备大吐日来积下的郁气的麻雀儿，

六月流火

一张嘴整早晨的在喳喳地歌奏；——
而且，惠子，你看那高空不是飞翔着白鸽？...
那日，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游园的时候，
它们是一阵一阵的在高飞，盘旋，
正如现今，它们出了云头又复穿入了云头。...”

〔注〕：“雪后晴”是日本新闻纸上天气预报简语。

无疑，她这样的心潮勃勃，这样地美婉吟哦，
平心静气伏耳倾听的鸟虫定有不少在周遭；
那怕春风鸣莺有意为她相唱和，
它们各各也有片刻的住息，偷听她的清歌。
而睡神难免就带来了那平静的纤维
在小千金的心脏内密密交织，
同时还命令她盖上娇小眼桃，
一颗美丽的魂魄渐次休息于睡国的安乐窝。
然而，虽然这少妇已抱着孩子就上归途，
她的每一脚步却仍然相应着她内心的思涛：
“那真是天地的造化，大自然的美妙成功，
在这里一年四季少有看到雪的影踪，
而在那伟大的市都，那繁华的东京，
新春也一如旧冬，只要阴沉罩上天空，
接着便不难到处轻飘着银白的鸡毛绒，
不怕地上的堆积有四五寸的高厚，
星夜动员了千百人工，明天的早晨，
‘挹挹挹’的车轮声中，都市的脉搏又已活动，
人们都从口里吐出了欢欣的白龙，
‘上那儿踏雪去？’一颗心早已逸出了前胸。

“ 当日却没有多大积雪，路道并不十分泥泞，
因为春神已主宰了大地，和煦代替了酷冷，
春雪只被命令下来做清洗世界的工作了。
不知是那位天使的伟力，新芽已贴上枝头，
鸟虫们也突地比以往热闹数倍地喧叫，
人们的心胸都突突的跳动，无名的缺憾
在思维里缠绕；万物象是欢欣又象是苦恼，
一个突来的变更使得人们莫名其妙；
——哦！造化主不让我们迟延一分一秒，
人类万物都得顺从造化主的命令前走！

“ 我没有辜负我自己——没有呀，
总是依由自己的心田开辟了目前：
要不是那时我走上了丰姊的家园，
那有今日的跟他同在此地结缘？——
正因为我们的结合出于神圣的爱恋，
虽然我们也比不上天上的神仙，
然而，我们可以炫耀世人，可以自遣：
我们突破了那主宰人间幸福的金钱，
我们不怕相隔一海，千里路远，
终究依由我们的决心成就了人间的婵娟。”
于是她想起了那天她怎样跑上了丰姊处，
怎样在她介绍他相识时燃起了心底的爱慕，
怎样她在谈话中侦悉了他是高师的学生，
怎样她明白了他是暂时在丰姊那里寄住；
不觉她的眼底便幻起了当年的他的雄姿：
那温柔而又威严的脸孔配上胸前钮子的金亮，
一口漂亮的日语显示出了他的才学异常；

转而她想起了当时以为他是支那人的欠思量，因此也就记起了后来明白了他是台湾人一时曾陷于失望状态的多情自作的痴狂。

这时候欢喜的质素遮盖了夫妇生活的不快，一切愉快的金色的回忆都涌上了她的胸怀；她频频地接吻着手里抱着的熟睡中的宝贝，阳光从松林间投射到她俩母子的身上，农家的母鸡对幼雏们咯咯地把食物分派，鸽群停落在屋背的栋脊上互相打着招呼，远远地跑来了小狗在主人脚前伸腰屈背，一切都表示出春的天国的平和、和蔼，母亲抱着爱儿慢慢的走进了自己的住家，床上放下了小千金，心里还惹起了无限的情爱。

二

.....这里让我先来
向四百万的台湾同胞虔诚虔意地庆祝，
一位未来的诗哲的诞生可不是人类的幸福？
.....

世上不乏皇上御用的温驯的抒情家，
也不缺乏一切死灵魂的讴歌者，然而，
唯其他是台湾的精灵，他驱使四百万人民
走向自由，走向平等，走向伟大的光明！

为着不愿意小苍蝇溜了进去打扰她的甜睡，母亲还特地放下了轻纱帐阻碍了一切伤害。然后，母亲的眼光又顺着窗间投进的太阳，

集中在太阳屡欲亲近而难能偿愿的挂像上；
在那像片里，两个青春勃勃的多情伴侣，
长年地在微笑着：假如韶光不会欺骗年轻人，
假如人类会有能力回复一切已消逝了的现象，
哦，谁没有永续这种青春的愉快之愿望？
不想热情的谛视竟挑起了自己的新的意念，
她匆忙地在抽屉里拿出了贴像簿，
两只美丽的眼睛射出了喜悦的光焰。
片刻间她就发现了她所急欲观看的照片，
虽然只是四寸大小也尽够她惹起思潮的泛滥：
她在那阳亮与阴暗间追忆起那日的气候，
那时虽说是深秋，世界毕竟是璀灿而美艳，
小小的丰姊的弟弟紧靠在自己的身边，
一手攀住了岩石，脸上显示出痴憨，
而丰姊当时紧执着镜头，频催我俩携手同站，
我们都是内心浓热外面故意示淡，
同在一线也没有紧紧贴靠，只让事后
——迄今想来也还觉得那的确是难补的缺憾。
继续着这段思维的是零星的印象的飞逝，
她手里所翻阅的照片有的是公园、有的是庙寺，
有的是线条的力的排列，有的是柔美的景致，
已不缺乏繁华都市的摄写，也不缺乏
动物园里的雄狮、恶豹、大象，
以及鳧、雁、鸡、雉，
还有更动人的，那是许多天真烂漫的孩子，
跃跳在喷水池的外圆周恰有如临凡的小天使，
任谁看见了也会感谢我们的优良的摄影师，
赞美他所摄下的恰能满足我们的高洁的诗思，

至于那些亲朋戚友的写真（像片），不消细说。自然间中也有不少会沟通这女主人翁的心目；然而，这时候外面却来了喧嚣的人声，——显然，今天是礼拜六，我们的另外一位主人翁，他已有如受了皇上恩赦的监犯之脱离牢狱，不待等到下半天，马上便找到友人来共舒悒郁，（——整星期的困在粉笔末的包围阵里，他需要粗暴，一笑最好能捧腹，然后他再要求平静的和穆，重把精神积蓄。）这位同来的朋友不是别人，这里让我先来向四百万的台湾同胞虔诚虔意地庆祝，一位未来的诗哲的诞生可不正是人类的幸福？

原来我们主人翁林伟辛，今天，常例地带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纯教书汉，也不是充塞人间的无数万千的世故徒，虽然他曾博读群籍，无分杂文与诗赋，然而他有辨认万事万物的聪明头脑，不是执古的顽固，也不是咬文嚼字的书蛀，对于真理他能燃烧起世间无可比拟的诗情，对于强权、势利、金钱，他偏要蹂踩在地，没有爱惜，没有恋念，毫不眷顾！身材已不高大，也不十分矮小，中庸的体裁配合着直率而伶俐卓越的风度，若依照星卜家，定必赞他眉清而目秀，而中央的高耸的鼻峰，却不能枉断为骄傲自尊的征象，而是高洁的诗思之所由宰主；他的一枝象生龙活虎般的笔花的吐露，

那为着真理的果断而情热的歌赞和伸诉，
纵是十龄的儿童也会煽起对他的爱慕，
不是“众恶之的”的恶魔决不会把他厌恶。
哦，我们的诗人是台湾的精灵，台湾的耳目，
他之名为台灵，实应是万人心底所异口同声。
世上不乏皇上御用的温驯的抒情家，
也不缺乏一切死灵魂的呕歌者，然而，
唯其他是台湾的精灵，他驱使四百万人民
走向自由，走向平等，走向伟大的光明！

当我们的女主人——静子出去宣告欢迎，
那时，她是面带笑容，而眼睛里泛出了热情，
她说：“台灵诗人呀，你们来得正好，
我床上安睡了小千金，这时正在观赏旧照片，
我的欢欣逼得我的内心怦怦地跳动不停。
诗人呀，要是你高兴，值此春光明媚，
请你看看过去的我们如何生活在东京，
想来我这建议不会有浊你诗人的观听？”
而殷勤的招待好象派定了的女人们的本分，
不待说完这些话语，早就献过了茶，
我们的诗人也就立即传出了高兴答声：
“欢迎，愉快的女主人，正想劳神你费心，
难得你如此的盛情，久闻日本是蓬莱仙府，
此刻只叹息我们不是天上神仙无力飞腾，
不然，我是想攀登胜景，不待相请。”
于是，女主人又匆匆走进了房间，
只消片刻工夫，那贴像簿便已在面前开展，
而且，男主人也在久郁的心尖打起了高兴，

他走上前来三个人一起比肩，不时也让已往的甜蜜追忆触动了心弦，心里惋惜着人世无恒，好景不能常见。

最能助强女主人益益打开心怀的，自然要推多情善感的台灵较为有缘：诗人无用去谄媚，无用成全对手的短见，然而，只要一切话头确是出自自己的心田，现实的美恶唤起了诗人的诗歌泉源，那情感的流露容易把对方的情感连牵，这实是人类的造化——无怪其然。台灵赞美了这个，又复赞美那个，欢喜的女主人兴致勃勃，口角流涎，连忙说道：“快点上东京去游玩去吧，我们的圣情至真的诗人先生，在那里你可以到处的整日盘桓，留恋名山，那样，你可以证明自己的说话并非夸赞。——呀！我心一想到故乡便难免不泛起波澜，只恨天遥路远实在是有点‘行路难’。——诗人先生呀，我跟你马上去可好？我可以作向导，旅途上也免得独自孤单！”

这时候，诗人早已洞见了她的脏腑，他晓得这位‘天孙之女’也和别的一样，总免不脱爱乡、爱族、爱国的牢固思想：事事物物纵是他乡、他国所有，总以为到底赶不上自己国度里的真实高强；所以，他一边厢这样作答：“多谢女主人，

自然找个机会去观光，能有你作向导，
定然不会有负此行，凡事也多个主张。
然而，我那能马上前往？最快恐怕
也得等到明年的春天才能如愿以偿。
——可是，优良的女主人呀，你不用
在春天去杞忧冬粮，在我们这台湾，
只要你高兴，我们也很可以到远方
尽情地玩个快畅——莫辜负了美好春光呀！”

一边厢又复默默在想：“呀，一个弱女子
都能爱国、爱族、爱乡，我们这岛上的
许多被人役使着的婢膝奴颜的同胞，
岂不是可慨叹的丧尽了心良？——
哦，我们这里可不正是‘大好河山’么？
三百余万的汉人，为什么让甘万木屐郎
来统治了我们，无论政治、商场以及军港？
高山上我们积有数百年来的古木，
地底下我们有无数万万的宝藏；
每年那怕我们产生了七百万石的米，
大批的甘蔗之外又复年产七十四吨的沙糖；
可怜呵，别人载去了我们的金、铜、煤矿，
别人主有了众多的香蕉、樟脑、广大渔场；
他们囊括了这些又复向世界夸张，
一方面又在我们的腹地中埋下了无数战场，
总希望一朝全把我们付与凄惨的灭亡。——
哦！台湾岛！台湾岛！黑夜茫茫何日旦？
……记否四十年前我们百姓的英勇反抗？
来吧，让他们再丧失第二个〔注〕北白川宫亲王！”

六月流火

〔注〕日军勘定台湾岛时台民曾有盛大反抗，日亲王北白川宫丧于军中，但因无后援及饷械，卒不支。

幸的女主人已进去为他们预备午餐，
不然她定会看见诗人脸部的紧张而心寒。
但那缺乏远大眼光而极能忠厚守职的伟辛，
他早就没有这般的心肝，眼睛只向外边观看。
唉！要是世间不会突起惊人的波澜，
实在也难怪一般人只图拥着娇妻作欢：
一个先知者，一个诗人，一个民族革命英雄，
要是他不碰到一切痛苦的折磨，艰难的辛酸，
把昏盲的痴呆从梦中唤醒，用事实解驳愚顽，
世界那会有“伟大”？——我们的诗人
自然得多多承受一切危难，没有尤怨，
为着将来的光明用力量去征服一切难关。
于是，由喧嚷空气又转入于静寂，
接着，他们吃过了一顿精美的午饭，
后来他们还一道地到过了郊外去游玩，
春光的美好总算又一度成全了他们，
他们的欢乐一直到太阳西沉，夜幕蔽山。

三

司梦天使用肉眼看去无声又无形的电扇，
扇得梦的纤维在人们肉身内缱绻，
但是从不计较它们伸缩速度的强弱，
紧张抑或弛漫；……
辄常是不知不觉地在睡梦中玩弄了人间：
有的忽然由权贵一落而为乞食讨饭，

有的虽然布衣粗食却忽然魂游仙苑；……

就是在这—晚，司梦天使特地为他们而出动；
然而，天神虽是大公无私，任谁也不偏袒，
她却是有如司春使者之为人们安排了情根，
而不再去看顾它的生死盛枯—样的谎诞；
她用肉眼看去无声无形的电扇
扇得梦的纤维在人们肉身内缱绻，
但是从不计较它们伸缩速度的强弱，
紧张抑或弛漫，也不管它们是否含有毒汁，
那恶魔是否在现实生活里给人们渗进了恶质，
辄常是不知不觉地在睡梦中玩弄了人间：
有的忽然由权贵—落而为乞食讨饭，
有的虽然布衣粗食却忽然魂游仙苑；
那怕你小有康健，恶魔会驱使了老虎、
雄狮、大熊、或是恶魔本身跟部下的人员，
手里执着山字靶，单标枪，大关刀，
不倦地追，追，追到紧要处大叫—声，
于是跌出了睡梦之圈，吓得魂飞魄散。
所以，人们应该不会惊奇，当两个朋友
或是一对情侣，困在同一的睡床上，
尽管是同一平行或同一曲角的地位，
又复同一的接受司梦使者的煽动，
他们的所获，显然可以是各各有异：
—个做着神仙的梦，醉得比吃蜜汁还甜美，
身轻轻的正有如彼得·潘小天使
在岩石上跳，海波上摇荡，又复在空中飞；
—个却是恐怖的梦，梦境里比地狱还暗，

六月流火

许多夜叉高举火炬，奇形怪状的猛兽，
在后边赶，惊得身子沉重象泰山，
毛管涨大起来象是千百年枯树秃了皮。
或者，一个梦着游园，爱人同在一起，
花前月下双双的携手、拥抱、接吻；
一个却是梦着生离死别，要想抓紧一点，
不让对手前去，一摔脚，跌在地上，
醒来竟是凄凉无限的地满眶眼泪。
也可以是一个梦中登了龙，成了英雄，
或是富翁，许多人闻名就如对天神般膜拜；
一个却在梦中到处碰壁，失败，这里受了白眼，
那边受着叱斥，甚至是丢官、谪印、彻底溃坏，
甚至竟是遇见了贼强盗，被洗劫得一空，
身上受了数刀，最后刀尖还正指着心胸。

.....

他们的情形跟上述的景况并没有两样，
当晚，静子安置了小千金，跟丈夫困在一床，
夜半里，梦的天国正在展张，或说或笑，
将醒前还猛力地把她的丈夫一手捞住了。
她的丈夫——林伟辛却也是正在梦中，
梦中的他，却是九死一生的危险境地，
幸经这突来的捞抱，醒来，轻松了一口气。
他毫不惊奇，经验已使他对此毫无疑义，
而轻抚着静子说：“亲爱的，我在这里，
你做着好梦么？你梦见了什么？——
哦，这年头，好梦是因幸福的人而有的，
我祝福你哟，我的美貌的人儿！
可是，亲爱的，究竟你梦着什么呀？

森林中有彩衣玉带的天使在飞舞吗？
草野间的大道上有白色战袍的英雄
威风凛凛地驱使而过吗？……”
但是，他不告诉她他也正在做着梦，
他的梦，虽然只有恐怖，没有艺术风味；
而静子，模糊地只口里答着“没有什么”，
心里却隐藏了笑，假如人们会有夜眼，
还可以看得出她那时逐渐燃上脸上的红烧。

四

她，好久的时间不再入睡，细嚼着
梦与现实的映照，甜蜜蜜地在心头……

她，好久的时间不再入睡，细嚼着
梦与现实的映照，甜蜜蜜地在心头：——
记得什么地方来了一声喊：“静子样（日语普通尊称）
快来，快来，我给你一件无价宝哪！”
那人好象是丰姐，又有点象是顽皮的小森，
似乎当时她威胁着我，说是要给她一个吻，
我没有答应，抢着了信就走，一声喊，
大家在后面赶着我走。……
不知怎的，正有如镜头一闪，
忽的我俩并排着坐在戏院里了：
四边的眼睛好象都集中于他和我，
然而，灯光暗了——我胸中袭来了大风暴，
眼神，知觉都给汹涌、澎湃的思潮冲散了——
偶尔我听见了男女的歌声在唱和着，
男的声音非常洪亮，女的尖锐而高腔。

六月流火

但是，我心里只是莫名其妙，恍惚中
好象看见了银幕上现出了小艇子一艘，
忽的我心便化成那艘小艇子了，
小艇子中坐着的又是他和我；那时，
小艇子在湖中摇荡，微风卷起了轻浪，
他一边摇着橹，一边在唱，停了下来
又对我细望，说是我的眼睛美丽得发光，
如果他是诗人，定要为我描摹、歌唱；
我却故意躲避着他：看云雀在空中过往；
看燕子在水面飞，有的耸入高空，
然而，瞬间又堕落下十把丈，掠过了水面，
接着才又向上，追赶着唯一的伙伴，
直到两个在空中回翔，接着逸出了眼网；
或者瞅着那长垂的奇劲的古树，
想着这是造化之功，抑是人为的力量？
——险哟，那里飞来了一个震荡？
心里一慌，他拉住了我，我打了一个战栗，
怪战！我们的内心燃烧得疯狂！

.....

（模糊的意识中，这时好象自己已醒了过来，
但是，追忆与梦又混合了起来打开了心眼：
她看见面前已照耀着五月的阳光，
绿树婆娑，青天青又青，大地黄更黄，
浓绿上射出了光芒，微风吹来了正木花香，
无名小鸟由此枝飞向那枝，鸣声喧嚷，
蜜蜂儿一片繁忙，蛱蝶翩翩地在空中飞翔。）
——呀！百花把世界装饰得多么美好：
我看见美人蕉开出了红红的花，

金针花红黄得适宜，点缀了草野，
恍恍惚惚，到处乱放的还有胭脂花，指甲花，……
但是，我分明发觉了红玫瑰已幻化成了美人，
她，当我跟他在一串的幽情蜜语之后，
复又继之以深长的接吻，背着我俩
便不免用纤纤的玉手擦着娇嫩的眼皮。
假如我不会看错，我想她必定下了不少泪；
我猜她定是傲然地站立在百花之中，
尝自诩自己的天赋的美丽，对于
卖俏弄媚的表示厌弃，因之快乐便跟她
少了结交的缘分，不免时常触景伤悲——
至于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不十分明瞭，
但是，分明他对我吐尽了真诚的言语，
他说狡猾的男子把爱情当作游戏，
笨蠢的男子把爱情在密织着寒冷的笼中郁死，
而他自己呢，他不独把爱情当作肥料，
象农人之对付田作，日日把谷物栽培；
还要把爱情比拟天地，比拟日月星辰，
他的爱的灵光可以跟日月星辰同光辉。
不久，情不自禁我们又接了一个深长的吻。
后来，好象我不忍红玫瑰姐加重独自的伤悲，
我转而向他来了别开生面的建议，我说：
“我们来跳跳舞吧，可敬爱的人儿，
您看，天国是这么美好，到处是鲜花茵草。
良辰不再，让我们来尽情欢快罢！”
……记得这时候他也变成能歌善舞的天使了，
没有了那威严认真的脸孔，只有欢笑，
于是，我们由地上起跳，左右回旋，

百花的天使原身出现，红玫瑰姐也不落人后；
善歌的小画眉，不知怎的也幻化成了人身，
一张口就胜过一支萧，尽情尽意地
把人神交响曲歌奏，一阵儿慢，一阵儿急，
欢乐处，忽的都张开了翅膀，鼓着翼，
满天的飞绕，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人身，
也各各向着天空一跳，呀，扑通一声，
看着他先我而跌下了：“伟辛，伟辛呀……”
我心惊肉颤，急忙用手一捞，心中一慌，
呀！我醒过来了，这团梦可算是奇而且妙！

五

主人首先谈起了梦，他说：“奇怪，
同样是做梦，静子跟我却显然不同：
尽管都是架空，她却偏偏无梦不是天花龙凤，
而我，过去虽然是梦神与我缺少缘分，
新近却常是每梦必凶，醒来心里忪忪。……”

于是，女主人沉浸于梦境中了，寻寻觅觅，
一有如在已往的金色生活中尚有痕迹可找，
(即今的生活总被感到枯燥而无聊)
滚滚的思潮便换来了新鲜的决议在心头：——
一想到不久就可重见那繁华的大东京，
重行置身于昔日定情的花前树阴，
不禁让欢欣敲动了小心琴，怦怦，怦怦！……
想要不待到天明便请准她的好主人，
又怕刚刚入睡噪醒他来有点难为情，
好容易挨到红孩儿赶出了日轮在东方，

帮助佣人预备了早饭，又复等他离开了睡床，再挨到早饭业已充实了他们的肚肠，这时候女仆人抱来了她的宝贵的小千金，她这才逗着她唱，半假又半是正经，同时也复对向着她的主人——林伟辛；她说：“可爱的惠子哟，我舍不了你，我决定要上都城去省亲，许多事情唤起了我的决意，好象那边每一块土石都值得我刻骨铭心，好似天神的命令，要是我不回去一定会有干于雷霆。”于是，我向伟辛投下了美丽的眼色，继续说：“呀！我的贤明的主人，我请求你来按按我这小心琴；你看，为着了双亲，为着了许多故旧亲朋，它怦动得多么惊人！我希望你一定会允准我这虔诚的恳请。四长年委实是长久的光阴，我想，我的归省一定会打动顽固父亲的高兴。虽然我们结合初时他们是那般怒气盛腾！”

凑巧门外又踱进来了台灵。——我们的诗人他又带着热情来造访这个青年家庭。于是，我们贤明的男主人改变了正面的解答，向着台灵传出了简接的准许她的请求的声音：“聪慧的诗人呀，你正好来做诗给她送行，我的女主人昨夜忽的做了什么梦，如今，她决意要上京，说是去省亲。”几句话，显然没有惊动诗人的观听，因为昨天他便洞悉了“天孙的女儿”的内心；

但是，诗人这样地开了口：“什么梦呀？
美丽的女主人！安静是一般人所说的幸福，
难道恶魔敢在梦中把你探寻？——
惠子年纪小，贤明的女主人呀，这时可不是
不方便携她同行？何不再等一二年的光阴？”
静子低吻着惠子又复为惠子作声：
“我的宝贝，不要紧呀，留你在这里，……
最多也不外是一两月的光景——
我会带回许多吃的和玩的东西来，
小宝贝呀，以后你也可以少得哭中追寻。”
说完，她便抱着惠子走进了内门，
剩下主客两人在客厅里细细谈论。

主人首先谈起了梦，他说：“奇怪，
同样是做梦，静子跟我却显然不同：
尽管都是架空，她却偏偏无梦不是天花龙凤；
而我，过去虽然是梦神与我缺少缘分，
新近却常是每梦必凶，醒来心里忪忪。
譬如昨夜梦中：我好象在浓雾里挥棒，
这支棒象是粉笔，但是，分明它又很沉重，
我原用它来开路，用以探索迷途，
谁知它竟也会吐云又吐雾，愈吐愈模糊，
到头毒气袭逼了我，我倒了下来，懵懵懂懂；
似乎有许多白色魔鬼为我而出动，
有的拿着木板，有的拿着白布，
七手八脚的抬起了我就向森林里送。
在一座浓密的森林里，他们放下了我，
四方八面的环绕着跃跳，口里啧啧啾啾，

不久，它们手里执着快利的刀，
心里满以为只好听由他们逞凶，
然而，一颗眼睛却是不愿意关闭，
不住地跳动，吓得魔鬼们也有点惶恐，
于是，一个魔鬼来了一个新的提议，
他说最好把我送到近此不远的火山口，
让火焰来收拾我，作为我的好善后。
这动议，马上就被白色魔鬼所采用，
许多走卒又来扛送我，直到远远看得见，
那浓烟滚滚上冲，隐隐约约看见了，
那火焰之烽，一颗心塞满了惧悚，
不是静子突然捞住了我，那些白色的魔鬼们
恐怕不会立即便都消散得无影无踪。——
呀！我这梦是多么异奇，又是多么惊恐！”

六

……你的梦幻显示了你的伟大，
只可惜你没有尽情把自己的田园浇灌，
于是，你埋没了你的惊人的才干。

这个故事弄得诗人台灵洞开了心窍，
他说：“假如人们能够依顺着各自情趣发展，
任谁也将不会辜负了天赋给他的才干。
但是世界上的众愚竟是毫无胸算，
灿烂的江山不免被弄得一团纷乱：
小才大用，佞小们竟是出入弹冠，
怀才不遇，山林下不知埋没了
多少英雄好汉，啊！……

(情昂处，诗人难免不拍桌击案，
叹息声暂时难免不把他的话语中断。)
伟辛呀，要是你写起新诗来，我包管你
早已大有可观，你的梦幻显示了你的伟大，
只可惜你没有尽情把自己的田园浇灌，
于是，你埋没了你的惊人的才干。
伟大的诗人在现实人生中通过他的想象，
伟大的想象可以上天，可以入地，然而
始终无背于并日月而光辉的真实和真理，
所以，通过现实人生，诗人毕竟可以漆出了
他的成织的蔚焕；糊涂的诗人
丢弃了一切现实材料，虽然他们提倡想象，
然而，那都是离奇的不基于真实的虚幻，
他们常是借昔日的愉快来消灭目今的伤悲，
伤感，悲哀无形中变成为他们的真理，
没有奋斗，没有挣扎，万担的麻醉剂
为的不外是把人们一一沉沦下去。
为此，大众不理解他，他们的东西
大众不要看。——现今，这故事虽然平庸，
要是一经诗人的指正显然它显示了
现实生活的悲痛，能够紧紧地悚动读者心胸。
通过正确的认识，所谓真理的秤衡，然后
把内容加上技巧，美丽的字句或雄浑的气魄
将使任谁成为伟大的诗翁，时代向我们这样要求，
我叹惜你，伟辛呀，你辜负了天衷！……”
不待诗人再继续下说，主人的话语进出了口，
他是满脸的欢容，因为他对台湾的精灵
燃起了希望重重：“我谨祝你成功呀，诗人，

我自己可没有做诗人的信心。——显然，你脑袋里满蓄着聪明，你能不放过任何平凡的现实，而且每一现实又都容易燃起你的热情，你必定配得上我的信任。

呀！天才的诗人呀，但愿你的努力会使古老的莎士比亚从今失色，歌德、海涅戴不牢诗坛至高的桂冠，普式庚不会再在大中华卖名。”

这时候，诗人不能不表露出他的谦虚态度，因为努力的确是诗人的本分，而野心、功利却能伤害他于无形无声；所以急忙说：

“我担当不起你的颂赞呀，然而，为了民族我却有作为一个新诗人的自信，象莎士比亚，但丁，甚至是古代的荷马，——我都师敬，更遑论近代的诗圣歌德，海涅，耷俄，拜伦，普式庚……！”

说到这里，不待主人来直接对他赞称，里边已出来了女主人结束了他们的谈论。她打扮得相当漂亮，无疑，她的话语有十足的吸人的力量。她说：“诗人呀，且停下你们的谈论，这日子，我想我们应该到外边尽情地欢欣。

惠子也要到外边走走的，我也将带她同去领教一些春天的芳芬。——可不是么？明后天便得别离，剩下的已没有多少时辰。”一边仆人送上来了新春装束的惠子，她小小的两颗眼睛流露出了无限天真，女主人再也不能不用甜吻将她温存。

于是，她没有听清楚他们的满意的答词，
但是，大家立即站了起来，踱出了门。

第二章

魔鬼的跳舞

（故事进行：）大节日夜，许多大小魔鬼为了魔道得行人世而在大森林上举行庆祝，欢歌，跳跃，闹得天昏地暗。而这时候，回到日本一年了的静子，却正因受了她的父母的摆布，陷于极度悲愁哀怨中。原来，一年前当静子刚到东京的一个晚上，她的父母即算计好了，要断绝他们的信息，打断静子的归思，并把她幽禁在她的姨母处，让姨母尽量作甜言蜜语的挑拨离间。其实，这时候，自从她上京去了一年后的台湾家庭里，惠子因贫血病而频于死境了，林伟辛也已同陷在悲愁哀怨网里。这些，只有上帝知道得最清楚，看得最分明，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魔鬼们的阴毒鬼祟。不过，据说上帝一味玩弄着“报应”，所以不言不语，那怕最后还侦悉了她的姨母的雪后加霜的阴险行为。

前 记

读者诸君，请不要怪诗人任意的癫狂，
诗人虽然不是企图画蛇添足，第二章
忽把笔尖转到魔鬼身上，只因为
这个年头实在难怪别人谪为“人性异常”：
一般人不怕山河变色，东北同胞家破人亡，
也不怕神州华夏，滚滚黄河卷去了多少人畜，

扬子江如何翻风作浪，如何不覆外国军舰，
偏偏要找我们的老百姓算些无冤帐；
吃饱了饭，享受尽了人间的欢乐，
尽管鬼话连篇，下效上唱，人们不写
真实的凄凄惨惨悲悲戚戚的“人间世”
趁着炎热阔少们一心争出“鬼专号”〔注〕
不给老百姓们以慰藉，倒乐得为贵公子们
作饭后帮腔。——呀！谁说鬼神无稽事出夸张？
魔鬼可不是不仅活在黑□□的阴间，
而且在人世，它们也披上了漂亮衣裳？
侵略，压榨，蹂躏，宰杀，欺骗，麻醉……
伎俩无穷，比起阴间想来应是更觉疯狂。
可不是往昔莎士比亚也曾谈魔说鬼？
歌德当年的笔下不也是有恶魔跳梁？
呀！鬼踪鬼影已迄今尚未绝迹于大陆中华，
显然诗人并非涉邪，如今来说到
魔鬼的舞跳在别家——我们的东邻，
他们和我们并存于东亚。——幽明虽是异路，
然而魔法广通，忽而阴间，忽而世上，
明眼看来分明都是不差分毫一模一样。

〔注〕：一九三六年七月起草此章，时某杂志连出上下
二期“鬼专号”。

—

伟大的诗人在现实人生通过他的想象，
伟大的想象可以上天，可以入地，然而
始终无背于并日月而光辉的真实和真理；
……………糊涂的诗人

丢弃了一切现实材料，虽然他们提倡想象，

然而，那都是离奇的不基于真实的虚幻……

——自第一章第六节

怀疑的尽管他怀疑，但是，圣经确是有的与人们以说明：在没有人类以前，当人类的祖宗亚当和夏娃还居留在那愉快、幸福的地球上面的天国乐园里，便先有魔鬼的撒但对他们作引诱，于是，受谪降于如今我们所寄身的地球。虽然传说上的撒但业已化作了毒蛇，对于人类长抱着不共戴天之仇，而亚当，夏娃传今业已无数万年，毒蛇时有死亡，也难保不无“投度”，何况天地间也常说有山灵，地精，有水妖，风怪，一切均善变化于日长月久，正有如大家之所知，同是亚当、夏娃的裔孙各各会因土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而成国，每一国土如果不是以人民为政权之主，便不能缺少君王，君王高踞在万民之上。而现今这里所要说到的魔王，它自然也有它的良好领土，虽然大岛小岛满不了它自己的贪婪的欲望，它不能不频向大陆翘首。于是，拼命膨胀，扩张，吞下了占地球六分之一里的一角，无穷的欲望还未曾使它丝毫感到饱肚，

所以时常是厉兵秣马企图席卷全球。
如今难得的是大节正值“光前启后”
魔王下令八方的臣属兵丁同庆魔主。

这个魔主所召集的“光前启后”大会典礼，
被臣属们决定举行在魔主登极的大森林里，
那森林紧接着原野，在白天，人们看不出
半点神秘；因为很久以前这里埋藏了
争战多年的儿孙们的白骨，后来
草长又遮蔽的荒丘，自从地灵作叛，
大地崩陷了一角，屡经海水的冲扫，
如今只有大森林的苍郁，怪鸟异兽的进出。
但是，在夜间，尤其是在星月无光的黑夜，
魔王的臣属们将由各地蜂拥而来，
以黑暗为信号，威力远播至僻地荒隈，
所以，森林里堆集着魔鬼竟是人山人海，
当“万岁”的呼声震撼了大猷，魔王的香车
便出现在舞台。（森林原来就是它们的宫殿，
魔术的广大使得他们能在森林上面往来。）
当下臣属们各在左右序立，一排又一排，
而兵卒们在四周围绕，井然的秩序，
假如人眼可以侦悉，定必颂赞它们的鬼天才。
那时，不消解说，庄严、威武的便是魔鬼主，
它一手捻着髭须，一手紧握着宝剑，
凛凛的威风的确也够令魔鬼们觉得
唯有它堪于“役使呼奴”更加“称寡道孤”
魔王最先开口说：“诸位文武贤卿呀。
朕家传今已二千余年，先王一向

莫不以众心为心，众志为志，致有今日之伟绩；
但是，自朕登极以来，用武力施行和平博爱，
开疆扩土总算是二千年来之所未有，
如今国力蒸蒸日上，值此伟大的节日，
理应大家都尽情形一番饮酌，欢娱欢娱。
诸位文武官兵呀，如有奏请，请即奏来，
不然，大家都请各自用欢乐来庆祝千秋。”

说完，左排来了一阵响声，接着
虚荣宰相上了一个奏状，大意是：
受损害的人类的防卫和我们的侵略成了正比，
为了主上威信及疆土的扩张与确保，
我主确应赞扬强暴元帅所提议的扩张军备；
而且，时局已届非常，非得合军、商、外交
三人一道商量，诚恐难于应付现状。
至于目今的国势，他说：“我主福量洪广，
我们的兵丁不仅占领了大陆的一角，
由政治经济军事上说来整个大陆半已归降，
虽然聪明的人类也会卷起新的恐慌，
由于我们的法术多端，一切反抗必是枉想。”
于是，魔主点头满意，传言赐下御酒三杯。
接着便是执掌愚昧教育的部长出堂，
说是多年锐意于愚昧教育，
如今大家无食只怨天，受冻只怨命，
而制止罢工及异动书籍更是根本的着想；
她还说另外又曾极力奖励“自负”与“骄傲”，
因为我们是“天孙之子”的魔鬼，万世一系，
以前别国虽然教育了我，而今外来文化

我们该当尽量排除，免得有损国威，譬如，大陆古国传来的文字我便主张根本上削去。甚至他还自炫其功，说是另外也还有他人难能想及的积极的思量，为着军国思想，他不仅使一切教训都符合强暴元帅的主张，而且深知酒力可以壮胆，利欲可以壮勇。也曾不惜金钱对此努力宣扬，务使效彰，结末，一顿话使得魔王色舞眉飞，一面亲自赐下御酒三杯，一面复连声说道：“正合孤意，正合孤意……”

继续上来自己报功的是善于夸大的宣传部，他为着要使魔王了解他的功勋，他的确另有抓住别人的心思的肺腑，几句话便使得魔王脸容上有高兴流露，他说：“圣明的主上呀，一切纲领虽本于各部，然而宣传，煽动却少不了天才的妙手。在以往，象今晚的大会典礼，勿论如何外间便难得播布；可是，即今已有新法设施，就是蛮鬼也会因陛下统治下的雄势，以及谁也不得有异言的‘万世一系’的招牌，即刻便由别的阵营动摇而重进我们的队伍。还有，最要紧的是我也在对手国里宣传愚昧，譬如：六月天光不让他们谈热话凉，偏要卷起他们的谈鬼的癫狂，这便是胜过用枪弹去征服天下的主张，因为我主势力可以无声无形地潜藏在他们身上。”而，不消说这已十分足以换取三杯御酒，由于奉承、夸大已是魔鬼的本领，自然

也就难怪其不有专受奉承、谄媚的魔主。
这时，本来强暴元帅也无妨上来请赐御酒，
然而，他的功勋已使魔主感到恐怖，
他慌忙赐下重赏给他，但是，不要听取他的
武功的申诉，因为依靠强暴抢取了别人的江山，
也难保自己的江山有日也会保留不住。
最后，另外几个功臣，魔主也打发了一些恩赐，
随即又复启齿：“贤明的文武百官呀，
多谢先祖先宗的默佑，有众卿拱卫，
而且霸业已固；今后总希望大家竭诚服务，
让岁月的悠长增长着我们的福祚。——
现今，众卿呀，务令欢乐塞满你们的胸脯，
饮酒的饮酒，跳舞的跳舞，不要拘束，
我们不要让黑暗的时辰呀片刻虚度！”
于是，数声“万岁”，接着便是黑云密布，
欢乐使得大地失色，天神不敢正眼巡视，
直到红孩儿惊醒了过来，预备在东方
先行放射出讨魔的金枪，他们在夜幕下
整夜的又歌、又舞、又跳、又唱——歌声嘹亮。
那时，只有天使们晓得，到处是这样的声响：

我们欢歌，我们舞唱。
我们的战士过海又渡洋，
我王的统治广大而无疆，
魔德已及四方。

我们欢歌，我们舞唱。
我们欢歌魔德已远播；

我们舞唱万世一系列的魔王。

魔力已及四方。

欢歌，欢歌哟！

贪欲是我们的心脏，

愚昧是教育之本，

强暴便是我们的力量。

舞唱，舞唱哟！

虚荣是我们的宝光，

骄傲自负是本色，

狡猾原是一贯的外交伎俩。

欢歌，欢歌！

舞唱，舞唱！

万能是我主，

万能是我王。

我王一手把握火、风、雨，

我王一手主持悲哀、恐怖和死丧。

欢歌，欢歌！

舞唱，舞唱！

万能是我主，

万能是我王。

我王可以掀起红火山，

我王敢跟太阳争力量。

万岁呀，我王！

六月流火

万岁呀，我王！
我们欢歌，
我们舞唱！

二

有时她看见了无数鬼怪在胸膛上乱舞乱歌，
睁开了眼，她才明白原来又还是
悲哀擒住了自家，悲哀常把自己折磨。

呵！“疑心见鬼”，“心邪出鬼”！没有想到
现在的人们竟也会以事实去充实这两句古语。
高贵的人常为着逸乐而迷失了心智，
聪明者显然也难能因其聪明而永不嘘唏，
常人一经别人的玩弄，魔鬼的诈欺，
实在又有谁敢怪怨其竟会长抱着愚昧，
由愚昧而演出了无穷的怨恚、伤悲？
颠颠倒倒，以“是”为“不是”，以“不是”为“是”，
以“对”为“不对”，以“不对”为“对”，这原是
基督徒所公认为耶和华所创造的人间世；
温柔、多情而又富有美貌的静子呀，
诗人虽然不是宿命论者，为着可怜你的情境，
且就一口咬定这是上帝的意志吧！——
因为这正是基督徒的希冀：一切流眼泪的
不分老幼大小，连强盗罪魁也是知己。——
你，就算是秉承了上帝的意志，
一手开演了悲剧。

当静子回到了大东京，一颗公正的心

显然碰着了父母们的不公平的待遇：
她的父母亲为着要制造悲剧来使她忏悔，
他们便不惜动用天孙的儿女们的心智，
首先匿藏了台湾的来信，以冀造成两方的冷淡，
转而更用一番甜言蜜语来执行他的权威，
务使她居留在乡下，以便杜绝归思，
完成那暗中他们也许自诩为伟大的心志。
而懦弱、犹豫、温柔、多情原来是“四位一体”，
怎怪得美丽的静子难能拂逆这甜言蜜语？
哦！请听！这是多么柔和，慈蔼的语气：
“可爱的静子哟，请你放下万种心事，
别人丢弃了你，他最希冀的是你的死，
死便是对方的胜利，你死了他可以一切如意。
但是，我们怎丢得下你？我们怎能让他放肆？
世间多的是薄情者，你不能误中他们的毒计；
显然，送你到乡下去休养是目今的上智，
反正你的姨母挂念着你正高兴你的前去。”

一席话，使得她尽管惦念着她的宝贝——惠子，
尽管她因接不到伟辛的来信而动了归思，
终究是服从了妈妈的劝慰，（并且，
从兹又在心底种下了妈妈的仁慈，）
暗中被交管于笑里藏刀的姨母手里，
让姨母经常的为她挑起了对他的薄情的恨，
然后，夜夜她使用泪来写出心怀的苦悲。
于是，魔鬼的毒液在她的血流中得到滋长，
梦寐里，她辨不出入，也辨不出鬼，
总言之，许多人在综错着，魔鬼也跟她为伍。

六月流火

她的忧郁的心波正象暴风雨中的海上浪涛：
(恐怕太平洋真的也容纳不下她内心的苦恼)
有时她看见了无数鬼怪在胸膛上乱舞乱歌，
睁开了眼，她才又明白原来又还是
悲哀擒住了自家，悲哀长把自己折磨。

分明就是魔鬼们欢歌舞跳的那一晚，
她简直是终夜地思索着，梦幻着，……
深夜，在她的胸怀中却卷起了汹汹的波澜：
“哦！无情无义的林伟辛哟，为什么
没有只字给我相见？我们可不是
业已整整分别了一年？唉！……
是石沉大海？是过眼云烟？可怜我
万担的热情从今只好付诸流水，
我枉发了三四封报告旅情的信，
终究是望眼将穿，空弹苦痛心弦！——
哦！谁料昔日的蜜语甜言正是今日的罪愆，
旧梦已不重来，杜鹃花下更见泣血的杜鹃！
——伟辛呵，今春，你可知道我重游旧地，
我的内心有的尽是有限的煎熬？
我重踏过那所我们定情所在地的戏院，
足迹也踏遍了井之头、日比谷、大宫园……
可是，一切的一切，也无非只使我
独自涕涟，愈加陷进于情海之渊。

(呃呃！魔鬼，魔鬼，……

什么地方来了歌舞之声？

……呀，难听！

脚步凌乱，

声音嘈杂；
四边阴气森森呀，
四边风儿飒飒！)

不错，东京已是我生疏的客人了！
什么也无味，一切都有点空虚……
跳火山去吧！……为了至高无比的爱情，
能跳火山的男女不是有血肉之勇的么？——
但是，那以前原是主张国际爱的丰子呢，
她不是也劝我权将昔日的一切付诸流水么？
她不是口口声声说这里人多，到底是老园地么？
——胖起来了，于是血肉的增长
便愈加构成了她的老成稳重了哩！
但是，当年不是她的从容，鼓励，我们会恋爱的么？
啊啊！昔年的丰姊的精神呀，那里去了？
然而，众多的眼睛毕竟优胜过我自个的吧？
目今，林伟辛不就薄情了起来，一封信也没有来么？
象她，她的丈夫虽然不时会殴打她，詈骂她，
她有的是忍耐，却也是幸福的呀！
——全日本的女人也在丈夫的殴打下
感到相当满意的幸福的呀！……
（呃呃！魔鬼，魔鬼，……
什么地方来了歌舞之声？
——呀，难听！
凌乱的脚步，
嘈杂的声音！
……………）

六月流火

“然而，我爱我的惠子。……

天真活泼的小天使般的我的惠子哟，
你爸爸可以忍心弃我，而我怎忍丢你而他去呢？
健康是上天赐你的幸福，我愿意你永远吉祥！
——无知的病魔怎敢缠扰我的无邪的宝贝啦！
可是，我的宝贝，你可想念妈妈？……
我曾梦见你甜睡在我的怀抱里，
而且，给你喂乳，给你换尿布……
然而，然而……惠子呀，你爸爸不给我信，
你外婆又不放心我归家——你看，
她们偏偏要我住在此暗无天日的乡下！
唉！惠子，只恨我当初没有把你携带来，
不然，我不是可以瞅着你的美丽的笑涡。
把长长的岁月一日一日地渡过？
哦，聪慧正是你的本色，你那明媚的眼光哟，
我几时可以抱着你一吻再吻，吻个千遭万遭！

（呃呃！魔鬼，魔鬼，……

什么地方来了歌舞之声？

——呀，难听！

凌乱的脚步，

嘈杂的声音

四边风儿飒飒，

四边阴气森森！

……………）

三

除非是基督徒所信崇的所谓全能者的上帝，
谁能有一目两视的圣明的眼睛？

谁能随便侦悉人类的犯罪和苦悲？

除非是基督徒所信崇的所谓全能者的上帝，
谁能有一目两视的圣明的眼睛？

谁能随便侦悉人类的犯罪和苦悲？

（也许这就是耶和华所乐于承担的行为）

原来，一年前，在静子刚到东京的一个晚上，
至尊的上帝听见一对老夫妻这样蜜语：

“老主人，我正要探同你的真情意，

难得这里除了你我外再无他人，

我俩很可以尽情尽意地谈谈心：——

你说，静子可不是回来得妙？一个美好女儿，
怎能让她再跟台湾人长此糊涂下去？——

邻舍的叔叔不是说过嫁给台湾人不出息，
总不至有做台湾总督的希望吗？

这一回不正是老天已照应我们以机会？

我们可安心想个办法，让台湾人

也可以领教我们大帝国的国威。”

说话的是老妇人，而老头子答了如下的话语：

“对呀，女主人，你说得有道理。——

静子读书读糊涂了，……如今的教科书上

不是说明了老鼠只嫁老鼠不能他嫁异类吗？

我们大和民族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

台湾人，黑黑的颜色，简直是贱东西，

光是提到台湾两字也就够令我生气！

（这时，他的声调显然带点愤激，

但旋又转为阴沉）

实在我也那么想，——我的女主人呀，

我们可不是都上了年纪，留下静子来有病有痛也多得一个女儿的安慰。可是，我们该当怎样办呢？……也许静子是知书识字，我们就跟她讲些大义。”于是，老母亲亲自贡献了妙计，因为魔鬼驱逼着她，她不能不这样做去，她说：“晓得大义以前就不会逃到台湾去了，我看，老主人，你的办法一点也不聪明。——这样吧，亲爱的，这个办法也许可行：就依照以前的邻舍伯姆的办法，那时，她的女儿由支那回来时不也嚷着要回支那去？可是，后来她们隐存了他的来信，断了消息，再用旁人挑动一些真实话语，或者，预先给她选一位才貌相当的夫婿，——她也还是年轻人呀，亲爱的……如今可不是再也没有别的忧虑？——一对新夫妇真给了父母不少的安慰。”

“

“

所以，这时候，在那异地的台湾，也只有上帝的眼睛曾同时明白发现了另一悲残情景：那个所在地，昔日曾充满了欢乐和甜愉，如今，恐慌是毒蛇，紧咬着男主人伟辛的心，显明，女仆人也已为小千金的存亡而疲于奔命。呀！谁说春天又已来临？——在那阴郁的家庭，他们中任谁也不爱听。说起真实话，除了眼光高远的台灵诗人，这些

昔日曾是快活、欢乐的一群，没有一个
曾逃出了悲苦的情境。因为诗人台灵
虽然献给挚友们以同情，却不高兴
庸俗的儒怯的涕零，尤其对于死生，
他不象普通人一般的那么看得切紧；
如果是为着台湾人的整个生命，我包管他
会愤不欲生而不怕投身于伟大的抗争。
现今台灵显然已是伟辛的家常客，因为
阴沉的家庭，只有他的话语可以使主人新生。
这位主人已在长日对着惠子流泪，

（只要时间会允许他有此可能）

这时候，美丽活泼的惠子已跟病魔结了亲，
病魔吸收了她的生命灵液。
残留给她的只有一架瘦弱的骷髅般的外形，
让主家的任一客人看见了也会感到伤心。——
听，认真地听，这可不正是爸爸的声音？——
为了小千金，爸爸的喉咙里时常逼送出
这么一种沙哑的悲声：“亲爱的惠子呀，
谁曾想到会有今日的情景？假如
爸爸不让你妈妈归宁，那会有
你今日的贫血病的产生，致令我肉跳心惊？
……喂！惠子！……睡了吗？开开眼吧，
爸爸在这里……噢！这是多么痛苦的喘息呵！
（上帝看见了他的手的手的颤栗，上帝也看见了
他那窜过脸部一直滚下到脚上的泪滴）
……喂！惠子……醒过来了吗？……
爸爸在这里，……这里剥好有苹果。……
你好久没有吃任何东西了，惠子，你饿不饿？

唉！也不知你妈妈闯下了什么祸……
来了三封信便再也没有音讯；这里
寄去了一封、二封，……直到十封，二十封，
甚至告诉了她以你的病，寄去了钱，
如今却没有半点动静。……
要是你的病不十分辛苦，惠子呀，
我宁愿带你上京去找寻你的母亲。
可是，我的小天使呀，你的病……”
有时，接着便有诗人台灵的劝慰，
不光是给他与同情，诗人也预备把他
从痴梦中苏醒，他说：“伟辛呀，
悲哀分明是无补于实际，我看
生命无妨就如乡下人所说般的
认作是出生前便已注定，由是便省得痛心。
如今，欺骗我的想来不会就是我的眼睛，
我看，伟辛呀，还要为惠子预备后事要紧。
至于她的妈妈，她只会共我们享乐，
你何必希冀她来共我们接受灾祸？
昔日的恩爱也许只是刹那的冲动，
如今只怕她的魔鬼的灵魂又已苏醒。”
底下便是多情的女仆人——老妈子的啜泣声，
那哭声使得上帝再也不能不停止他的视听，
如果他是来自天堂便只好飞上天庭。

四

姨母说：“一个女儿谁晓得她三长两短……
……谁说失身于某一男子便得永远为他憔悴？
……………依靠着你的美丽和真情，

怎怕没有机会找到如心如意的好知音？”

哦，世上不乏无知或是短思欠想者，
无知建立了憎怨，短思欠想造成了误会，
狡黠的人便在伪造的证据上播发真理，
不要多大的时日，便诱发了善良者的怀疑，
怀疑原是动摇之本，接着魔鬼们便偷偷地
潜进了心胸，再也无计遣散自己的伤悲。
“经验常是真理的根据，实在……”
于是，她的想念又转过了别的一方，
她时常这样地反覆思量：“爸妈的话
也许不是没有道理。——我不是消除了
民族界限的成见的一个么？我，一个
大日本帝国的女人的我，我回到了
帝国殖民地的台湾，我对他们何曾有半点歧异？
凭着我人道的慈悲心，依靠着热诚和心意，
我不是曾给与台湾人以同情？不又是
曾企图过跟他们来一道建设新天地？
可是，……”不经意间姨母的话语
便一一兜上胸膛，她的姨母实是
无孔不入的煽动家，她经常为她播送了
如此这般的思想：“台湾人是贱种，
龌龊、卑鄙是他们怀里的唯一宝贝，
反覆无常更是他们间的天经地义。所以，
除了灭亡，在台湾幸福不会在前途等候你；
然而，亲爱的静子样，如今你还有觉悟的机会。”

果然，魔鬼的毒箭便迅速地深入了她的心扉，

一切魔鬼们所蓄有的思想已滋长在她心底，
纯洁的，友爱的，仁慈的心
已充满了魔鬼的思维。

听呀，你听，下面的话便是一天她对姨母
所说的话语：“姨母呀，台湾人诚是过于残忍，
详细想来，罪恶已如被搁在显微镜下之微生物，
他怎对得起我昔日毅然脱离家庭的行为？
虽然上帝曾同样给与他们以一张嘴，
一张嘴又怎能强辩得脱那龌龊和卑鄙？
唉，总是我命苦，一朝落入了他的圈套里！”
而，不消说，她的姨母乐得吹风作焰，
他便一口加重了“天孙的儿女们”的珍贵，说：
“可爱的静子样呀，你晓得这样说时，
他们的丑劣从今便会与你远离；
——实在，静子样，你还是离开他们为好，
他们永远只配做个亡国奴，他们那里配……
静子样呀，你却是我们大和民族的女儿哪！”

“我丢不开我的惠子呀，姨母，你要晓得
她不独出自我的血肉，……她的眼睛
是那么明媚，上天已赐给她与聪明和美丽。
即今，思想起了她，我也可以减少许多伤悲。”
于是，姨母的说话便斩钉截铁地
刺入了她的心底，搅起了她满腔愁绪，
姨母说：“一个女儿谁晓得她三长两短……
呀，静子样，谁说失身于某一男子
便得永远为他憔悴？——大日本不弱美好男子，
大日本不弱英雄好汉，依靠着你的美丽和真情，

怎怕没有机会找到如心如意的好知音？”

“哦，上帝”，不想这些话语正唤起了她的内愧，
(她埋怨谁呢？春之神所命令下来的司情使者
她并没有为人类的永远幸福而思前想后)
她简直是潜心于无可补救的忏悔里，
“为了真情遭受了拒绝，打杀，你的确
已给与我以公正无私的处罚。当初
广田正雄追求我，热情赛过火，疯狂赛过海洋，
可不是我亲自让他伤悲，苦恼，甚至是忍心
看他为了情爱而糟塌了身体么？……
呀，若是老天会假我与机会，但愿
如此的情爱会使我的生命再度光辉。
没有眼泪配不上爱情的珍贵，我甘愿
用泪珠来买求原谅重赋佳期。——失败便是
再建的教训，至高的上帝哟，你的
高明的处罚已使我领悔了至高的真理！”

这时候，好象万一的希冀已燃起了她的勇敢，
无限的将来，无穷的幸福又鼓动了她的勇气，
从深心，好象她已有了这种重大的决议：

“当欺骗业已水落石出，伟辛呀，
那时便是我的新的情爱苏生之日。”
但是，虽然她一颗心诚无愧温柔而多情的美誉，
她甚至憧憬起了为了爱情的适当的容忍、牺牲，
深以为重建立的无穷的劳苦的家庭生活将会
使她享受无穷的甜蜜滋味；一想到将来他们间
必得有一个爱情的结晶，于是，她便又

六月流火

马上想到了她的台湾的可爱的宝贝——惠子，她又为她而唱出了心声：“呵，惠子哟，你不是在沉闷的岁月里给与了我许多安慰？为了你——我的可爱的天使，一切沉闷不快可不是都化作了小鸟振翼而冲天逃飞？呀，我的美丽可爱的惠子，我的宝贝呀，如今你在那里？健康的天神可曾长护你？

.....”

最后，眼眶上又挂上了思念的泪。

五

面孔与原本一样，干了坏事并不怀羞，一颗心也不会颤栗，这正如她的同胞们：吞下了别人的土地，宰制了别人的自由……拍一拍胸膛，还说别人是野蛮、贱种、愚昧，甚至说全国不分上下都是土匪，靠不住。

不久，上帝又复为再接再厉的罪恶而睁开了他的至尊的眼睛，他看见自尊为“天孙的儿女”的人们，为了维持他们的自负，为了对于亡国奴的婚姻不高兴，他们又诡弄了一封静子的最后的致伟辛的信。那位跟静子同住的假殷勤的妇人——她的姨母承受了静子两亲的心意而办完了这种阴险、狠毒的事体：——静子不该错了一念，不先把那哀的美敦书亲自拿去付邮，一错铸成了天大的错误，（依照宿命论者说来，这是命数，因为

出生前上帝便先为任何人排好了戏剧，
而她自己主角，被派定配演着悲剧的戏。)。
于是，不怕她满身的精力曾集中于质疑，
不怕她为了恩爱而爆发了火山般的怨怒，
包含了这俩位悲剧主角的生死信，
为了疲困，她亲自拜托她的姨母前往投邮，
不知不觉间竟落入了姨母的手，她毫无踌躇，
只一会便回来报说迅速办完了她的职务；
面孔与原本一样，干了坏事并不怀羞
一颗心也不会颤栗，这正如她的同胞：
吞下了别人的土地，宰制了别人的自由，
钳制了别人的真正货真价实的和平、博爱，
拍一拍胸膛，还说别人是野蛮、贼种、愚昧，
甚至说全国不分上下都是土匪，靠不住。
而事实上，那一封信被涂改了住址，
明天一直落入了静子的爸妈的手，
她们为是按照着静子中计的尺度，
(那她内心的真诚的呼声，真实的质疑、怨怒)
重新又决定了对付这对夫妇的新的摆布。

至于上帝，我以为以其说是他本心慈，不如说
无数的凄惨事件已炼就了他的残忍心思。
没有伟大的残忍，上帝显露不出至尊的伟大，
据说上帝侦悉了一切人世上的欺诈，
罪恶、阴谋、毒害，以及狡猾、自私，他不外
执行唯一法宝——那千古不变的“报应”
不象凡人的心，立即便把正义与真理护持。
依照诗人密尔顿(Milton)所传的上帝的旨意：

两个弟兄，为了妒恨，不公正的杀了公正的，这个报应是：将由另外一人报复这流血行为。所以，在今天，上帝有理由不马上表示慈悲。他所要表演的正是这么一种玩弄人类的把戏；而我们难能怪怨现实主义者之对上帝诋毁，没有上帝，请问怎会有成全上帝意志的魔鬼？

第三章

可怜虫

（故事进行：）惠子死了，蟋蟀，小鸟画夜在坟边唱着安息曲，做爸爸的伟辛也经常去冢上哀吊。一天发现了一只蜘蛛在墓前结网，卒之被踏死了，虽然可怜的蜘蛛是富有满肚情丝。随即他又在一颗树上发现了过往刻在那里的“爱”字，如今这株树已被顽童从根弄死。不久他在悲愁中想起了带了搜寻使命上京去的诗人台灵，后来，毕竟等到了信，信内先告诉了他以不为民族争生存不行的真理，然后说到静子已另有所欢，不思归台了。他读完了信，简直疯了。

—

安息吧，不要哭泣，
天使会从天边飞来，
小朋友哟，我为你鼓瑟。

唧...唧...唧...
小朋友哟，不要悲戚！

刚才来过了你多情的爸爸，
他的眼睛里又流下了泪滴。

唧...唧...唧...
安息吧，不要哭泣；
天使会从天边飞来，
小朋友哟，我为你鼓瑟。

唧...唧...唧...
殒星先透来了好消息：
你甜睡下去罢，小朋友哟，
梦中，彼得·潘会来把墓门启惕。

唧...唧...唧...
小朋友哟，你爸爸的爱情
赛过天上仙果的甜蜜；
天使感知他，夜夜为你作慰藉。

——通过整个漫长的夏天又一直延长到中秋，
蟋蟀爬出了石洞，迎着暗夜里闪闪的萤光，
或是趁着夜晚的星月的幽辉，它们在小孤冢上
踱步着，徘徊着，一声一声清脆地鸣唱。
最先，入夜前后，它们的歌唱不能不稍为低弱，
因为它们得小心翼翼地谨防着无知的小
孩子们的捕捉，若是它们陷入了这种不幸，
冢中人将不免长久共着黯夜的寂寞；
所以，它们必得等候到睡神停止了他们的肆虐

然后才尽情地用热情的歌唱来使冢中人欢乐。
如是，直到东方高起了太阳，星、月
又被掩蔽于红光万丈的伟大的天幕，
它们这才进入了幽窟，用休养来准备
第二夜晚的工作。那时，伟大的同情
又早已在小红崔的身上寄托，或左或右，
整个白天它们担承了这种神圣的看护任务：
缘因一年前，在夏初春末的某一天，
一个褴褛者背负着一个小木箱走向山脚边，
后面跟随着一个青年男子，心里有悲哀
在熬煎，悲哀的眼泪喷泉般的跃出自心田；
当不深不浅的窟穴埋藏了那小木箱，
许多泥土又把那窟穴高填，它看见
他虽然帮忙着缀结大小石块，并且又亲自
植下小青树一根用以纪念永远，显然是
经不起悲哀的熬煎已有如老翁之既醉颠；
于是，同情心使它感到死者之必是可爱可恋，
它甘愿曲尽自己的心弦，希冀冢中的灵魂
真能愉快地早日升上西天，变化成仙。
所以，它常偕着伙伴栖止于那株小青树，
用各种各样的腔调弹唱出了新的歌谱，
只是，人类的脑海翻译不出这类优美字句，
不然今日的音乐界那会有这般的荒芜！

二

……没有圣灵，万物浑然无知，
几曾有人会认识任何情痴之寄生于人世？
他不外在沙漠上用手题出深情的文字，

是塞外的狂风片刻便填平了那些悲楚，……

无疑，我们的主人翁——伟辛是这样消磨他那年的夏天、孟秋和中秋的：早夜殷勤的对惠子的安息所的访问，致令那惠子的墓头的石块，以及小青树上的叶子的数目都已一一熟悉。——可是，有时天地纯然一如唯物主义者之所诣谪，没有圣灵，万物浑然无知，几曾有人会认识任何情痴之寄生于人世？他不外在沙漠上用手题出深情的文字，是塞外的狂风片刻便填平了那些悲楚；不信，请看呀，造化的巧妙已赐他以例子，可惜人们的头脑那能容易明白这些情事，他是莫明其妙，虽然明眼者晓得这是依靠他的真诚，他自己确切地曾创成了讽刺：原来，一天他在惠子的墓上发现了奇特，一只蜘蛛在一个晚上溜来完成了它的纺织，由墓碑的压石直通小青树之间悬挂起了八卦网，露珠透露出了真情的纯洁，而这个八卦阵的主角是泰然地居留在心核。——一个灵电唤起了他的感觉：对于幽灵，对于那活泼而又美丽的惠子，这污黑的蜘蛛，可不是丑恶？于是，突发的风波扰乱了多情的创造者的安乐，一只大手震憾了小青树，一个颤栗，蜘蛛马上逃入了幽灵的城廓，为了幽灵的安睡，他再也没有勇气去捕捉。（谁扰乱幽灵们的安眠谁就是宇宙间的大残忍：

六月流火

因为真理的命令是：对幽灵们必需给与安宁！)
但是，他可以尽着他的本领去收拾
它的创造工作，那怕万根情丝相互交织着，
刹那间的光阴，纯情的创造者便遭受了劫掠。

不过，真情的网原是出于自然的热诚创造，
一切打击和暴虐那能把它的工作阻搁，
第二天，同样的新的生命力又复在阳光中昭焯，
惊愕和愤怒又逼得他马上完成了捣乱工作。
但是，第三天，经验使得他比以往聪明，
他先行弄断了墓石上的总的线索，
那蜘蛛除了逃亡树上再也无处可供藏匿，
于是，我们的狩兽者马上解决了这丑恶。——
呀！一脚便糟踏了万千情丝，果然，可怜的
痴情者哟，谁曾高兴你这不合时地的工作？
自古道，多情的便因了多情而命薄，
不是为了大众，国家，最多只博得
“多情自作”的评语，以其说是同情，
可不是这正是人们所附加的谐谑？

这是在这个事件告一段落后的第二天早晨，
他照例的通过那乔木众多的森林把日课施行。
不想刹那的投视，在那粗大的白栎树干上，
他发现了一个往昔自己刀刻的“爱”字，
于是，记忆的车轮又在脑海里滚滚转动，
一齿轮一齿轮所带动出来的都是往昔的
年轻夫妇俩的甜蜜而又欢乐的往事。
他想起了那时：（三年前）惠子还没有出生，

年轻的美丽，活泼、潇洒、天真

尽都集中她的一身，
神圣的工作使他一心一意目不转睛，然而，
倏忽的一瞥，她那种神情确可惊人，——
呀，是什么时候身边站立着了微笑的女天神？
快乐使得他开口：“女仙人，你一味
看我完成这伟大的作品，你可知
这时候，定是已有精灵附上了你身，
我只怨恨我不是大诗人，绘摹不出那神情；
只是，我这个伟大作品一定可以垂留永远。
美丽的爱人呀，随着树木的长大而长大的是
这一个‘爱’字，‘爱’会光辉我们一生罢！”

然而，……任何神仙也不能把当时的
他们的吻痕追寻；白栎树虽然长大了少许，
雕刻好的“爱”字也尽管壮大了一些，
不知那时添来了牧童们的恶作剧，
树根下面尽是深长的刀痕，显然，
一切都真如有人先已为他们分排定，
如今，不消说，枯死是共同的运命。——
呵！世间为什么多的正是痴情者？
请听哟，请听，这时候他的心声多可怜：
“哦！亲爱的静子哟，在从前，
我的脑海中描绘了许多美丽的楼房，
那些楼房是除了以‘天堂’的名义去建造，
人世间再也找不到同样的美丽、堂皇。
——呵，我正企图建筑幸福的天堂，
我的脑海里跃跳着的正是愉快而新鲜的灵浆。

可是，如今，为了你，万丈高楼都将崩溃了吧？
……从此再也没有海市蜃楼，没有幻想了吧？
……哦，静子呀，是你，是珍贵的‘爱’
使我快活起来而今又复使我紧抱着灭亡！”

三

欢乐既久不与他相识，虽然悲酸河中
确也难能辨认出新旧的悲酸，他的深心，
这时候，一切的悲哀确已汇成了急湍。

是某一礼拜天吧，例假又使他白天也有机会
在惠子的墓前帐望：他看见了几个小妮子
在远远的森林中来往捞拾松毛，松子和枯枝，
不时在口中进出了嬉皮话语，有时又传来了一
些歌唱。——听，愉快的声音在荡漾：

一、一、一、松树尾上一管笔。
两、两、两、两仔亲家搭巴掌。
三、三、三、三仔亲家做长衫。
四、四、四、四仔亲家做猴戏。
五、五、五、……………
六、六、六、……………
……………
……………

不想愉快反更使他转入幽深的哀伤，
因为他转入了另一思量，他以为
要是可爱的惠子还活在，这时候必定也已
会行，会走，会歌又会唱，看见他们的愉快，
也许会走上前去帮忙，上帝为他安排好了的

定必是慈悲的柔和的安乐的优良心肠。

于是，忧思相似春泉的怒喷，树木也代他曲出了悲伤，天地间只是一片凄凉。

当他步回了那阴郁的家庭，他的新自乡下前来的父亲看见了他的面色有点异样，连忙劝他好好休养，说道：“儿子呀，外面一片阴沉，外边也许很多氛瘴，为了年高的爸爸妈妈，为了我们贫穷的故乡，你的身体必须康强。——我看，儿子呀，不如回房里躺躺。”

所以，他就任由自己的脚步走向内房，一边吩咐老妈子说：“有东京的来信立请送上。”进了房间，立即软软的倒在床上，两眼怅望着那壁上的静子的挂像，内心无限凄怆。

他忽的想起了昨日的忧愁景况：

自己紧执着粉笔，什么字也溜不出胸膛，许多眼睛、面孔朝着他翻，瞅望，他着了慌，除了离开静子时，死别惠子时久不再有这种景象。不是经验教训了他，看看丢了面光，但是，他却立即让应酬话逸出了口腔，说：

“今早受了一点凉，头儿晕晕的站立不牢，今天敢请大家温习旧课，给我与原谅。”——自己一面坐下来，一面便把作夜的恶梦追想，同时对台灵更燃起了希望，因为他刚刚带了他的嘱托前往东京，这时候，是好是歹总可以疗治他的心慌。

“哦！台灵！你总不会把我的嘱托遗忘！”
这时候他又对这方面集中了思想，
“你学好了一口日语，一切的探问
想来都能如愿以偿。认真，负责是你的本色，
对于这件事的侦察你定必能利用你的眼光。
——可不是么，不是你的阻止我可不是
业已跟你一道前往？为了爱，那怕跋涉？
为了爱，那怕流浪——我正后悔着呀！
诗人，这时候的我的心地是多么可怜！
虽然，你的话可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说：“不用急，没有变故迟早是一样，
有了变故时，急来又有什么用场？”
现今，你已上京将近一月了呀，诗人！

.....

接着，昏睡使他得到了暂时的安康，
但是，不时也传出了“咦呀”的声响，证明了他的内心已满溢着一切忧郁和哀伤。

四

在弱者的行列中我们不用背诵洋鬼子的圣经，
而且，如果我们的同胞也崇拜帝国的神社，
那正证明了别人的侵略已深入了我们的脑筋。
同样，公理、正义在强者口里实是与时同变，
你不用小题大做地崇仰他们的所谓“文明”.....

就一直等到这个年底，当他的学校结束了学期，
先先后后，他一共接到了诗人台灵的五封信，
然而，虽然每一封都充满了蓬勃的热情，

却是最后的一封才带给他以最大的惊心。
因为第一次的访问丰子，说是不在；
第二次又说是业已赶赴乡下得不着门径；
第三次虽说是亲自上了静子家，
却说是没有碰见什么人，女中什么都说不知情，
但是，话语中露出了乡下现住着一位至亲，
想来其中必然有一番蹊跷，劝他不要伤心；
第四次的信，说是丰子来了片子，
不久一切定会水落石出，目今
还请忍耐要紧；他一直焦急地等到第五次，
第五封那饱满的信燃烧起了他的热情，
没有泪，但火逐渐烧出了他的圆睁的眼睛：

“伟辛呀，天地间可以有至公无私的博爱，
然而，踏破铁鞋却难有所谓永久不变的爱情，
当你发现鲜花之接受此一花蝶，同时
也不拒绝别一花蝶的采侵，谁也不敢
埋怨这宇宙造化的自然的交进。
人类虽然尝自诩自己为万物之灵，
在爱情上，假使你不了解此中奥秘，
你就卖尽了泪珠，恐怕也还买不得，
对手的半点恤怜。——假如你晓得了‘生’
不光是为着女人，在偌大的宇宙中
你不难找到更多良善的事情；而尤其是你，
当你了解了别人是怎样蔑视你，玩弄你，
因为对方是大日本帝国的儿女，而你，
你是殖民地的弱小民族的亡国人；
你应该做的不是哭，代替你的哭的应该是

切齿同来肩起我们弱小民族的复兴使命。

“在弱者的行列中我们不用背诵洋鬼子的圣经，而且，如果我们的同胞也崇拜帝国的神社，那正证明了别人的侵略已深入了我们的脑筋。同样，公理、正义在强者口里实是与时同变，你不用小题大做地崇仰他们的所谓‘文明’，笑面壳里，他们所包藏的是刀，是利剑，蚕蚀，消灭了我们的民族，禁止我们与汉文相亲，他们还厚脸地口口声声说文明工作大有进境。事实是一切事件的最确当的明证，你的恋爱事件正如给你一个证明：假如你只晓得宇宙间应当‘一视同仁’，因为大家同是有鼻，有耳，有口，有四肢，有眼睛；你却更应当晓得谁极力标榜‘一视同仁’的，谁拿着枪杆威胁你但口里却天天叫你亲善，他们都最不配谈论这些，他们都是死良绝心！

“可不是么？他们在教育上磨灭了人性：除开一部分他们认作为叛逆的叛逆者，其他，上自统治者，下至智识流氓，他们可不是另外建立了魔鬼福音？自傲，自负，夸大，狭小养成了阴险狠毒，势利，贪婪，刻薄凑成了他们的有色眼镜。呀！你别以为大帝国的统治者曾把我们看作人，你也别以为他们今日盖房子，明日组会社，或者是拚命的开发富源是为了我们老百姓；那些楼房里住着的都是管狗者，或者是头等狗，

而我们却是被当作属于第三第四等的狗子，
凡是头二等的狗子都还得十、九是日本人！
至于那会社，简直就是密布着的吸血管，
日长月久，结果是我们受饥，个个清癯，
没有几个人逃脱得出那可怕的贫血病。

“说是开发矿藏么？你晓得这更是我们的耻羞：
我们不能受用，我们一无所有，然而，
他们载去了供养他们的吸血的资本财富，
他们载去直接建造剿杀弱小民族的武器，
我们这里剩下的永远将是残废的工友。——
哦，伟辛，我们的教育家，这些你不会是
不知情：你不看见这里他们天天加重兵？
你不也看见他们挑拨、离间我们与中华相亲？
……呀，请不要生我的气，还没有
告诉你以我所睹所听，然而，伟辛呀，
我一时怎压得下那火山般的蓬勃的感情？

“来吧，毫无掩饰的，我将尽我的所知开呈，
那怕你会为此而一哭，从兹也许有刺在深心。
我情愿你能一恸更好，跟着你的哀恸，
你会晓得你一向都把希望写在海滨沙滩上，
你的幻想正如小孩子之吹肥皂泡空有色光，
所以，从此，凡事都认真负责而不苟且的你，
也许可以为我们——弱小民族的台湾而新生，
而开始在伟大的路道上趁赶着你新的行程。
我们的百姓应该为真理而咆哮的：
长日生活在暴力的统治之下，我们得不到

真实的福音，我们委实辜负了我们一生。
我们要了解强盗们内部生活的吃紧，
外强中干终久会显露出魔鬼们的欺骗：
他们的肚腹内，无产者不是早就结成了同盟，
作为他们的脏腑的各殖民地，不也酝酿着斗争？
这些无产者们的痛苦同于我们的苦痛，
他们始终会给我们联结一线，为着争取明天。

“我们还要了解：西方我们有四万万同胞的响应
有血气的汉人全体都愿意为中华而丧生。
在台湾，我们便有四百万的闽粤人民，
我们一动手那怕他们二十万的官兵？
我们无妨用暴力来报复仇敌，唤起愚痴，
新的政权的建立应由我们自己的铁手，
我们要自己来建立真正的工农兵的政府。
——伟辛呀，你不能为着爱情而目盲，
一个私情的损失，说不定你却可以换得
四百万人生命；为了我们的民族，
为了我们的子孙，我们可不再立即清醒？
悲哀、颓丧是可怜的，亲爱的伟辛呀，
我们怎不用热血来建造起真理的长城？”

五

“呀！被一个女人所欺骗这难道是小事情？
别人不惜为了女子而倾国又倾城，
我失了爱情又何用那整个民族的新生命？
——唉！台灵哟，我胸里有悲哀在飞进！”

诗人的确没有辜负他的笔墨，他的笔墨果然也更深藏了浓烈的感情，这感情迅速间便在伟辛的心里得到反应。

然而，同样是反应，前面的是愤激，而下面的竟是一行一行的伤心，脸色跳着而转变，泪珠最后竟夺眶而晶莹。

——现在是这些字眼继续展现在目前：

“哦，焦急是不中用的，请看呀，
下面我来告诉你以我所打听到的消息：——
呀，丰子的话如今还隐隐约约的地在耳庭，
也许她没有错，真理总是在强者一方面。
她说，两性间既然欠圆满也就不避分裂，
因为人生的可贵虽在爱情，而爱情的可贵
又在于互相尊敬和相亲。——静子不再回台湾，
原因是台湾不足于恋栈，而大日本虽不是
锦绣江山，静子却在这里住过了多年，
以后也就容易留住永远。并且还说
静子当时是一己之见，如今已顺从了
父母们的解劝，所以也就难得再度团圆。
——伟辛，请注意呀，这个地方，就是丰子
显然也沾染了他们的魔毒而有心为他们
作宣传的良好证见，莫以为大家也一样良贤。

“当时，怀疑充满了我的胸怀，我连忙质问说：
‘为什么变得那么快，究竟她怪他那样腐败？’
而丰子的回答是着急，（要是上帝能够说话，
想来也会指证出搪塞者的内心的忐忑澎湃，）
认为也许是家庭问题，从来老天便已为

婚后的男女们而把嫌隙、怨尤分派、安排。但是，她没有过多的时间给我相缠，而且我也明白事情业已成为僵局，多言显然也无补于事实上的存在，所以我分别了出来茫无头绪的站在门外。——不想，机会又唤起了我的思筹，一不做二不休，我终于问到了一位友人，她跟丰子很有交游，跟静子也是故旧。于是，在她不晓得我是台湾人的情状下，我们对答了好久，终究问到了一些枢纽。原来丰子所述的都是客气的应酬，事实是：她顺从了娘意离开了京都，那时恰好是分别了一年之后，春心也许又活跃着在她的胸脯，所以，很快的她就把热情献给了她的旧友，不久定必火上又加油，因为他们已到了结婚的程度；而依照她爸妈的主意，自然乐得他们马上走上这法定的道路。

“她还说最先是她爸妈立意不让她重回台湾，而目今恐怕是她自己也不愿意丢弃新欢，住在台湾太孤单，——听说是，一听见台湾两字便会脸孔作色，愤怒而难看！不过，对外虚伪原是他们的话信条，许多地方我已看出了她话语中的吞吐，也一半是我已难平自己心头的恼怒，所以我就不能不匆匆结束这段谈话，而让悲涛滚滚地踏上我自己的归途。

呀，伟辛呀，这显然是魔鬼们扮演的
民族间的至大的悲剧，因为我们是亡国奴，
我们便没有享受真正的平等待遇的理由。

..... ”

信忽的由手中掉落在地上了——
一个眼乌，悲哀使他再也支持不了身体，
头脑里好象有千万条火蛇在集钻，
代替人类的智慧的已是无知和愚昧，
如果他不是小睡后即接此信，
这时候恐怕已跌落在泥沼或草地。
然而，可喜的是他只晕倒在床上，
除了那壁上的挂像，再也没有人会明白他的怪异的形状。——在他，
说句真实话，失了爱情的生命是十分可怜！
——“呀！被一个女人所欺骗这难道是小事情？
别人不惜为了女人而倾国又倾城，
我，失了爱情又何用那整个民族的新生命？
——唉！台灵哟，我胸里有悲哀在飞进！”
突然一个苍蝇由窗户上飞了出去。
他跃跳了起来，悲哀的声音冲出自心底：
“噢噢！白鸽子哟，你竟飞逃了去！”
两手一扑，他抓着的是空虚，是破碎！
——一个泥塑的日本人形落入了他的手，
他紧紧地把它抓住，一边发声怒骂：
“逃吗？——好，让你逃，看你逃到那里？
.....呀，迟了呀，你如今又已落在我手中。
我无须再用客气，哈哈！.....

客气干吗？……噢，我要把你捏碎！”
手力不够应付，他把它，踏在脚下，
泥人身首异处了。忽的，疯狂地，
他又仰声大笑：“哈哈，诗人呀，
我也做了民族英雄了哪！”

第 四 章

悲 剧

（故事进行：）林伟辛上东京，找到了静子的所在地，因访问她被拒绝而且遭受了辱骂，便买柄小刀再度前去探访，后来竟在疯狂般的盛怒之下刺杀了静子。警士们把他监禁在牢狱中，他疯狂地谩骂魔鬼世界，又复忆念及慈爱的爸爸妈妈，以及家乡里的一切情状。最后，他想到诗人台灵，想到民族解放，他拟叫台灵努力完成他自己本身的悲剧的诗篇，而且自己便在心里为此而代他构思着，叙述着。不想最后终因排遣不了一切矛盾——内心的苦恼，企图自杀了，在血泊中吟唱着悲歌。这故事便就此终止。

—

……对于平民，对于一般的短视的老实汉，
死是恐怖，死将陷他于疯狂无知的情境；
而且，间中也有不少纯出于一时的奋激，
是过度的热情使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常心。

往昔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为着真理泰然而死；
迄今约两千年，耶稣基督被钉上了十字架，

无所谓恐怖，为着他那救世的教义；
近年来，多少英雄好汉们的鲜血
为着众多的生存而染遍了草地，
多少英勇的战士——正义的指挥者
甜然把真理当护身符而被关闭在牢狱里；
然而对于平民，对于一般的短视的老实汉，
死是恐怖，死将陷他于疯狂无知的情境；
而且，间中也有不少纯出于一时的奋激，
是过度的热情使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常心。
——这里诗人不欲去写人世的万花筒，
但是，在日本，一位新进牢狱的悲剧的主角
委实值得我们同情，如今他已疯癫，
兴奋使他再也压制不了搅乱了的情感，
虽然暂时的安身，被镇住在那特置的牢房中，
他的样子真是太惊人。——呀，他经常是
血筋碧现，紧张着神经，粗暴的叫喊，
逼出自他心灵。眼前是许多铁栅在奔，在走，
整个世界在翻覆，在往复，在回旋。
谁也不晓得是谁给与了他以凶暴，
谁使他忽然能象雄狮般的在咆哮；
象他那般的书生忽然会疯狗般的乱抓乱咬，
感觉灵敏的诗人怎的不为他而卷起滚滚心潮？

原来这个悲剧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
那位昔日的留日生，不久前的教书匠，
今日的刺杀恋妇因而自首的犯人林伟辛。
他被收关在牢狱里业已整整三天，
三天如一日，连喊带骂，声音频播在外边。

六月流火

(尝说世事是光中有暗，暗中有明，显然，读者诸君哟，这些话语也不见得都是疯癫：)

“哈哈！你们别发傻吧，……我可是罪人么？我可该当被乱枷手铐脚镣么？……

哦哦！你们赶快避开，避开！……我是天神，我已把恶魔处死，我已为民除害！

至真的人们哟，你们可晓得我已处死了虚荣，自负跟骄傲；你们可晓得我是跟着理论而踏上实践的路道了？……天神在天，天道是四通八达，你‘夜郎自大’的魔鬼们哟，你们怎能大胆冒称天王，而且还胆敢，把这个潜冒宣扬世上？——我眼视四海，我耳听八方，我那容许你们魔鬼的猖狂！

“哈哈！……你们真是聋耳不知雷响！

你关得住我一个，难道你抵敌得住天兵天将的力量？难道照妖镜烧不尽你们的窝藏？难道除了魔鬼的你们，中华大陆便没有了热血儿郎？在那远方，蓝眼勾鼻的人们的亚美利加，难道又肯让你们的血手沾染别一半球上？哦，许多真理的战士活在你的肚腹里，一声怒吼，难道你们不会裂肚破肠？……卵子等着石击，老鼠跌入了滚沸汤，魔鬼们，你们的前途是叛乱，是灭亡，真理的子孙们将永远统治你们的本土，领疆。

“哈哈！魔鬼们哟，别耍花言巧语来糊涂

我的思想！属于你们魔鬼的一根毛上
以及所有生物我也要坚决反抗！
没有屈服，从今抗争是我们的食粮。
你们休想用报纸、通讯社来歪曲我们的正义，
就是电车、轮船、汽车、有线及无线电，
也有一天会向我们投降。你不看见么？
地下铁道深入了你们的封建地壳，
刹那的动乱不就崩塌了你们的地狱牢房？
那怕你夸耀着你们的百货店的热闹堂皇，
你不看见新的血液已无所用你旧的药汤，
新鲜活泼的分子到处反抗你们的宗法统治，
他们呀，早已听厌了你们的迷人的歌唱？

“……哈哈，以前我错从了你们的教养，
台灵的许多话语我都让他空过耳房。
……哈哈！我被教成了一条驯良的狗，
摇头摆尾嗅着你们的脚跟来往，为着
那一点粪粮我竟忘记了我们民族的创伤。
——我以为娶了日本女人，我的子孙
自然也跟日人一样。……我竟为一女人
而丢弃了整个弱小民族呀！……可是，
日本女人委实漂亮！……哈哈，正是漂亮，
你魔鬼们呵，你们布置下了一切伎俩，
而我，深受你们的教养的我便中了狗的思想。
……哈哈，差一点子孙的骨髓中也将
遗留下狗的模样，……哈哈！……哈哈！”

二

果然，这里黑暗，阴沉，这里潮湿；
你看，潮湿到如此光景——地底出水。
……但是，慈爱的爸爸妈妈哟，
你们无须为我悲哀，……那是不必要，
看哟，上帝会披着髯髯白发从空降来。
这样，由子孙而又带到了他爸妈身上，
有时这是人间无比的父子爱，本性爱，
有时这又是悖于理性的癫狂，他的说话
忽又把真实的现实混进了模糊的幻想。
——听呀，请听，向着无限的空间，
他又继续口沫飞溅，播送出了那激昂
而又近于凄惨的声音：“慈蔼而满额横纹的
爸爸妈妈哟——妈妈，你可学会了地遁法？
爸爸，你正从天上飞来的吗？……
好！爸爸妈妈呀，你们来得正好！
为着台湾你俩的儿子完成了一件大事了。
你们可不是时常教训我说‘外国人
恐不象本国人一样的真情’的么？
如今，正义增强了我的勇敢，我，
爸爸妈妈哟，我正杀死了一个外国女妖魔！
哈哈！正是女妖魔，是她，她使我
长久远居外地而没有晨夕为你俩请安问好！
是她，她使我遗忘了故乡，感觉不到
我们台湾岛——弱小民族的一切重荷！
……不，也许不是她，是其他的魔鬼，
他们麻醉了我的头脑，甜蜜膏住了我，

使我差不多有翼也将永远不能飞逃。

“哦！慈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请坐。
……这里有魔鬼，但是，你们不要怕，
我紧执着利剑，我也有宝刀；在这里，
务请放心，让我们来道些桑麻。……
——怎的？慈爱的爸爸妈妈呀，
你们可就要走吗？……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呀！……可是因为这里严寒，这里快要下雪？
果然，这里黑暗，阴沉，这里潮湿；
你看，潮湿到如此光景——地底出水。
……但是，慈爱的爸爸妈妈哟，
你们无须为我悲哀，……那是不必要，
看哟，上帝会披着髯髯白发从空降来。
上帝会给我与温暖，挥动他的手杖，
他会这样对我劝诱的：‘儿子，在你的困境里，
我会爱抚你，温暖你！不久我会携带你
到那庄严伟丽的大殿，你的生命会显露光辉。’
……牢狱里也会建造起伟丽的宫殿哩！
哈哈！慈爱的爸爸妈妈哟，这个年头真出奇；
你就咒骂魔鬼吧，其实，因为人间世上魔鬼多，
怪不得人们歌赞牢狱也是好学校，或者
说是牢狱里另有一个新世纪、新天和新地。
……哈哈！可不是么？上帝又来了！
和蔼的爸爸妈妈哟，你们可不要走，
上帝爱我，上帝要跟我接吻哩！
……呵！我的年高的爸爸妈妈呀！……
不要远走哟，我爱我年高的爸爸妈妈呀！……”

三

...毕竟狱卒的狼眼相似铁钉子，
象冷水冲入沸汤，他又暂时得到了内心的安康；
于是，他的思锋得平静地转到了家乡……

狱卒巡视了数次，经验已使他习以为常，
尽管他发疯，癫狂，狱卒心里也生不起波浪。
但是毕竟狱卒的狼眼相似铁钉子，
象冷水冲入沸汤，他又暂时得到了内心的安康；
于是，他的思锋得平静地转到了家乡，首先，
为着故乡，悠悠的心声唱出自他心房：
噫，那隐约地疾流而去的是故乡的溪流么？
——水声潺潺，绿草萋萋，我的故乡哟，……
故乡的山川多么明媚，多么美丽！
你看，那荷锄而迎面走来的可不是老三伯？
呀！生命的劳碌汉，你一生为着子孙辛勤，
你的精神可也值得我们后生钦佩，钦佩！

象龙、象蛇、象狮、象虎，蜷蜿在空中，
那村落的角端吹起了炊烟缭绕。
……谁把这村落装饰得这么美丽呢？
入晚时候，远方归鸦成群，白鹤成双，
带点阴暗颜色的森林传出了溪泉淙淙，
不是诗人王维谁描摹得出这伟大的自然呢？

我欢喜风，不论白天和黑夜，我也高兴
瞅视着雾和云。——呀，风哟，如今

我要来歌颂你的伟大！你是伟大的权威者，
你可以渺小到潜进每一隙缝里传播真理，
然而，你也可以暴烈到天旋地动，
为了封锁、压迫，狱牢重重又重重！

雾，你饰满了农村，你晨昏亲近着农村，
象青山的横楹，你勾惹了我的眼睛，
我尝为你而泛起爱好之情。……
云，你在海洋上跟着飓风而发怒的黑云哟，
你在大陆间跟着晴天而发亮的白云哟，
刹那便有万千变化，我又尝睁视你那黄紫缤纷！
……这些不都是可爱可忆的吗？呀！我尝为这而欢欣，
好象佳讯会逗出自那太高空，
我盼望得殷勤，殷勤，而又复殷勤！

哦！奇怪呀！小溪对面有什么喧嚷呢？
沉重的压榨由来自妖魔，你善良慈心的
老太太呀，敢是为是而对天怨恚？——
果然，自从四十年前换了假仁假义的太阳旗，
新鬼又复传出新鬼，新鬼繁生，
说来可也难怪，难怪了你们老百姓！
可是，老太太，回家去，动用你的菜刀罢！
刀来刀架，水来土挡，不用刀怎奈得住魔鬼？
……那些都是烂调子，老太太，
停止吧，老是瞎骂是不中用的呀！

噫，不错，也有一个时辰我宝贵着那墓坟：
——可爱的惠子哟，你早死，你可没有

六月流火

帶得那些可恶的灵魂吧？为着你那
纯洁和天真，我不是业已天天踏访你墓门？
——分明人间世上多的是愚昏，
碰着些微灾眚，也说是鬼居不安，
由于乾坤失调所以多了种种暗浮云，
听凭地理先生的话，三代的祖坟也还得究论。
其实，家鬼那如外鬼凶，不是新鬼为难，
整个大台湾那会这般的毒气灼灼：
一个不当心，从此不免绝灭了闽粤人群，
那时，木屐儿更加横行，管教地黯更天昏！
哦！愚昧的同胞们，赶快起来扫毒氛！
赶除魔鬼我为首，呀，我是天神，
为着故乡我会总率无数万万的雄天军，
(呀，显然，痛恨已经深入了骨髓，怎怪得他
想起了敌人，平静之中又袭上了狂雾？)
众心合一，我要把他们一一送入坟墓门！
呀，故乡是美好河山，我爱故乡山川明媚！
可是，魔鬼，你们怎能长久霸占在那里？……
呀，我要归去哟……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四

哦哦！怒吼吧，台湾！
哦哦！怒吼吧，台湾！
台湾海峡的浪潮是那么澎高，
太平洋的涛声是那么响号！
海上的狂风哟，你是多么凶猛！
沉睡着的台湾岛哟，你为什么还不苏醒？

这时候，他想到了诗人，想到了台灵——

哈哈！想到了这位热情的诗人，锐感的诗人，
有光明前途的诗人，我的心潮有如万马奔腾！
可不是么？上一次的信末，台灵哟，你已为台湾
迸出了喊声，你说，“我深深感到了
我们的民族革命的真理：我们没有政权在手，
我们便没有真正的平等待遇，无论我们
若何热情与真诚，他们也当作对牛马儿戏，
于是，我们被派定了只好长演着悲剧。——
哦，假使时间会使我马上动员，对此，
我定要写一长诗，用热血来唤起台湾同胞的
热血，用坚毅与勇敢来擎起反帝之旗。
现今的事件不外是一个起点，无疑，这是
我们弱小民族的整个问题，我们即今
就不能放弃正义，我们需要战斗，
为着那唯一的真理！所以，当晚，
在同乡们的一个例会里，我报告了这件事体，
大家都拿着满怀的热情来同情你，然而，
没有伤悲，大家的意见都是：你应当鼓起勇气来，
为着台湾民族存亡起来干点轰轰烈烈的事体！
哦，伟辛哟，振作起来，我们有了
我们自己的整个土地，政权，我们便永远
享有了‘爱’，‘伟大的爱’当并日月而光辉哟！”

呀！诗人，在你那某一诗篇上，你那热情，
那么一种热情又怎不叫鬼哭神惊？——

六月流火

可不是么？无分暗夜与白昼，对于台湾，
你是这般的地呼唤频频，声音象雷霆：
“——哦哦！怒吼吧，台湾！
——哦哦！怒吼吧，台湾！
台湾海峡的浪潮是那么澎高，
太平洋的涛声是那么响号！
海上的狂风哟，你是多么凶猛！
沉睡着的台湾岛哟，你为什么还不苏醒？
——西望福建故乡，哦，你的老娘殷殷在望：
四十年前失子的悲哀换得了身世凄怆。
哦哦，怒吼吧，台湾！怒吼吧，台湾！
中华大陆是你亲娘，你是南中国的屏障！”

但是，诗人，你台湾的精灵哟，为了民族
虽然草木也应起来作抗争，为了个自的荣辱，
我又怎忍得住女虚伪的秽渎而不把她诛戮！
呀！我只马单枪先向顽敌进攻，
我用利刃刺进了女虚伪的心胸。
……我是胜利了，哈哈，我是一个英雄！
然而，我已被关闭在牢狱中！

五

于是，他想起了台灵答应过了的伟大诗篇，
他悲哀着没有人来递送一些真情实景。

.....

唉，可怜他整天的在构思，整天的在设想，
他只把这些凄惨的现实，凄惨的经历，

在他心里唱出了这样的悲剧的诗篇：

于是，他想到写信，他要把真宝传给诗人，尤其是台灵，因为他依此可以播发真理的共鸣，但是，自由没有被付与牢狱里的任何犯人，可惜由于疯癫谁也不会让他书写，他只好自己屠戮了自己的汹涌澎湃着的感情。不然，只要有可能，我相信他的字里行间，定有火星在飞进，热情爆发象雷霆，作为现实的文艺作品，它定必是千古留名，凑巧那时他已解送到了大东京，依由台灵送来的物品，他晓得了外间必定十分明悉了这件案情，而且，他想象得出：热情的诗人台灵一定已经亲来，只是因为自己是杀人犯，阻挡他来相见相亲的定必有煞气逼人的科长以及那门警。于是，他想起了台灵答应过了的伟大诗篇，他悲哀着没有人来递送一些真情实景。虽然诗人的任务是把真实通过感情而形象化，偶一不慎，或是他的技术处置欠虚心，欠圆满，他的努力一定难能唤起一般的观众的共鸣。唉，可怜他整天的构思，整天的在设想，他只把这些凄惨的现实，凄惨的经历，在他心里唱出了这样的悲剧的诗篇：

他首先把话题对准台灵，他说：“诗人，你人的精灵哟，用你理智的眼睛，明敏，锐感而热情地直书呵成的笔，

六月流火

你将怎样去应付这亘古未有的悲鸣呢？——
你由恋爱时候写起吗？……哈哈，那也足够
耸人的闻听！……我们密密地通信，
我们上戏院，接吻，游公园，不久，我们逃到了
风光明媚的故乡——台湾，离开了大东京，
而灵肉一致的合作又带来了小结晶，
随后，晴天突来了暴风雨，我们为是
而几乎都丧了生。……我们自己做主角
偏排出了人生的戏，但是，这出戏相当可宝贵，
因为结末是惹人伤心。……
哦！诗人，可不是么？虽然这正是一部长篇叙事诗，
然而，必得是悲剧作结，因为自古希腊迄今，
凡是悲剧都比喜剧能感动人，
而我的运命又显然配合得上这典型。

“但是，那一点你虽然曾经屡次提起，
你不能过于疏心：这的确不单是我个人的事情，
你必得指示我们弱小民族的使命与责任。
我们的主题是：复兴弱小民族的生命！
不过，为了形象化或其他技巧的圆满，
对比的表现方法也许相当值得称赞：
可不是么？你还告诉了我以另一事件，
两件事拼组在一起不更显现得出
弱小者命运的一般？——那一夜，当你晓得了
我已到了东京，你来到了我那下宿馆，
你不是说起过一位中国诗人的爱情
也硬被肉亲假手巡警而活生生拆散？
论起来他们的确也是实行了海誓山盟，

女的勿论如何都说到死也相爱相亲，
男子虽然关在牢狱里（弱小民族的青年
祈听清，这个被拘留的理由便是因为他是
被鄙视为不成国家的中华民国人民）
不也说是永远不变心？——呀，可歌赞的是
六日牢狱生活从未改变一颗“爱”，
然而，真情又怎奈魔鬼们的毒心？
多情的他到底活生生的被判令出境，
两名警探押送到海口，自己的爱人
也不让她亲自送行，从此牛郎与织女
相隔一天河，挥尽人间伤心泪，泪滴晶莹。
——大钢刀砍断了真实的亲善，又是大钢刀
砍断了神圣的爱情；呀，说起来真是
“伤心人哭伤心汉，断肠人祭断肠人”
无独有偶，我们的命运实在是印出自
同一的模型，把这件故事作为陪衬，
台灵呀，你的诗篇一定十分动人！”

六

唉！假使她有那样温柔，和蔼，为了爱情，
……恕宥一定不难出自我心境。……
我晓得那情景：当亚当明白了夏娃犯了背天罪，
蛇的引诱使夏娃偷吃了那智慧根源的禁果，
而亚当虽然发怒，但是叹息一声还是接着
而自己也吞下那果品。……

然后他又想到必须转笔摹述自己所表演过的，
悲惨场景，虽然是一想及这些，他的胸怀，

便有热血沸腾，但，这是悲剧的长篇叙事诗上少不了的真实，所以他尤须把这些要项一一记述分明。于是，在思想的狂潮中，他便开始展开了这悲惨场景，而原本富有艺术才能的林伟辛，首先便歌赞他所动用的武器——小尖刀，因为依赖它这才结束了她性命。他在心里为此对台灵燃起热情说：“你要晓得，台灵，我生来不是残忍汉，是第一次蒙辱后回到了大东京，我才买此小尖刀，下了最后的大决心。至于这柄小尖刀，类似专诸刺王僚的小宝剑，刀长不满尺，两面刀板寒光闪闪照眼睛。动用它时，它的效力相似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片刻间她便在我面前倒下了，一命已归阴。——哈哈，谁说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书生？利用刀尖刺进了魔鬼心，我的小刀值价万两金！（哈哈，你们没收了它，缴藏了它？你们总算开始领教了奴隶间也有了伟大的抗争！）”

接着他又进一步思想起他将要怎样叙述他如何动用这刀尖，下面的事实他要毫无掩饰地告诉诗人台灵：“哦，诗人，那一次我告诉过你要到远方去看个老朋，实在那次就是初次访问那妇人，因为我依由丰子的朋友的帮助，我早明白了她的简单情形，我要前往问个究竟。——呀！敏慧的诗人呀，我道她是怎样应付我，

她的心脏跳不跳，惊不惊？……………
唉！假使她是那样温柔，和蔼，为了爱情，
也许我会向她深深忏悔，恕宥一定不难
出自我心境。往昔我已经忍受了
一切苦和痛，我确已过了将近两长年的
惨澹光阴，我何必自己动手结束她生命！
我晓得那情景：当亚当明白了夏娃犯了背天罪？
蛇的引诱使夏娃偷吃了那智慧根源的禁果，
而亚当虽然发怒，但是叹息一声还是接着
而自己也吞下那果品。同时，我也明晓
多少人间的欢心事，美满而快乐的还是
破镜再重圆以及屡经磨拆后的幸福的安闲，
因为那种的欢乐才可以纪念得永远又永远！

“然而，台灵哟，是她的冷心和愚昧使得我心硬，
我为购买那小尖刀而跑回了大东京，
于是，象是天神命令了我，卒之完成了大案情。
哦！诗人，当时那种故意的装作多难堪！
不出来相见也许是她的方便，怎的诈说不在，
还故意差出人来了骂我是生成的奴隶、贱种，
骂我不识好，骂我们台湾人都是死良贼心？
人说“狐狸不晓得尾巴臭”，她也不想想
始终我只接到三封信，而我的眼泪却象江河水，
几乎都在那封封书信的字里行间倾流尽。
那时，若不是我生来本性善容忍，不是我当时
身上缺少一把锐利刃，我真要打她们一嘴巴，
甚至立即杀死了她们再作其他讨论。——
哦！她们谩骂着的正是我们的民族仇恨，

她们的嘲弄，谩骂正似刀刺般的刺进了我心琴！
由此，我不能不断定，从今妖魔的凶狰
定是她的外形，为了不吃眼前亏的是好汉，
我回到了大东京，万一的时分，诗人，可不是
只有刀尖最值得跟她长谈相爱和相亲？”

七

……………可是，呀，天帝在上，
我请你倾着你的圣耳来察听，我在这里起誓，
请你来作公正的证明：她，在那个危险时分，
她的确不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温和而平静，
我的爱人从来不会是那样的面孔狰狞！……………

“台灵哟，”——显然，下面的抒写业已
十分使他本人心怦，因为一想起那日子，
悲壮的光景使他再也不能稍为平静，
他这样地继续他的伟大诗篇在他心庭：
“恶魔们步步逼我，恶魔们终于
强迫我硬干了！——就是在那第二次的
到达乡下，杀星便已为她而降临：首先
我又去叩访她，搪塞的别人的话语是
业已回东京，忍耐使得我退回了下宿屋，
因为事实上无须多多争辩。但是，我始终要把
她的魔迹追踪，天幸一日我的眼睛不发朦，
大门外边显现了她的容颜；于是，热血
涌起自我心胸，我赶上前去，正拟用
温情来写出我的谦恭；那知她竟翻身回去，
匆匆又匆匆，倒差出了一妇人来骂街，声势汹汹，

惹得我心头火起，几句雷鸣的怒吼，逗引出了
这另一位悲剧的女主人翁，她不晓得
那里借来了那般的英勇，一踏上火阵，
竟是那般的杀气冲冲，——唉！诗人哟，
就假定我也是一个诗人，那时的光景
我的笔墨一定难于形容，上帝付给女人以美貌，
如今，呀，这般的狞凶可也是造化之工？……
呀呀！也许是魔鬼的本质在她血流里起了作用，
不是魔鬼，上帝呀，她怎会那么英勇？……
她破口便是骂，再也不想让我作分辩，
骂我亡国奴，贱种，骂我不识大日本的恩惠，
一个血种也给弄死，（天呀，谁是杀死惠子的正凶？
想来是丰子告诉了她，别人又在后面加油煽风，
——显然，他已是利用强词作反攻，立意
要我神痴口穷。）枉为一个日本通！最后
还骂道休想要她重回台湾去，这里
一个车夫也比台湾人英雄。并且，……
脸儿也不红，高声大气说广田已爱了她，
……呀！原来她自己来了这卑污的招供！……
刹那间，她的詈骂变作了妖魔的法咒，
魔术昏了我的脑袋，魔术疯狂了我的心胸：
呀！一万只乌鸦由地底向天空飞冲、
百千朵的黑色云涛在天空中滚涌；不知
由那里又吹来了大暴风，飞沙走石，
到处跃跳着豺狼虎豹，而目前又出现了
青面獠牙的大鬼凶，哦哦！分明是
青面獠牙的大鬼凶，它，它张牙舞爪
向我扑，向我冲；左右还有众多的妖魔在呐喊，

它们的形状一般同。……我不由人的握紧小刀在手中，我左手抓住那魔怪的前胸，“哇——，的一声，肚腹里穿进去了尖刀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血涂满了大地，血传出了魔鬼的丧钟。于是，从此人间世上再难跟她相逢。……我大笑，我仰天大笑，愉快使得我癫狂，随后两个魔鬼走了进来，恶狠狠地夺下了小刀，我被带进了魔宫！”经常是抒唱到这里他便已浸入了疯狂情境，过度的热情早使他心失去了平衡；不过，当安静又暂时平和了他的火般的热情，或者是外边又投射来了警士的眼睛，他又为他的长篇叙事诗而唱出了悠悠的心声：

“不久，台灵呀，我就被关闭在魔宫里……因为我决杀了一个魔鬼，……一个魔鬼，犯了罪名。呀！是魔鬼，的确是魔鬼哟，而且，它是那么狰狞我是在那么一种千钧一发的危险境地。

——不过，他们都说我杀了人，那把小刀的确是我的，我也不能否认。……于是，我承认了我的责任。——可是，呀，天帝在上，我请你倾着你的圣耳来察听，我在这里起誓，请你来作公正的证明：她，在那个危险时分，她的确不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温和而平静，我的爱人从来不会是那样的面孔狰狞！……

哦，不，不！昨夜我还会见了我的真爱人，她倒在我怀里，我们的蜜吻频频又频频。哈哈，这不是梦境，后来她不是又还抱着惠子，她一如过去，在她的脸庞上打上了红口印。

呀！爱人哟，你依然是你，你的眼光照旧是和蔼而慈悲，你的身装不是普通的婀娜，是健壮，是康强，是充满了新时代的健康美！……呃，可不是么！美丽的静子哟，我们可不是在昨夜刚刚结婚的么？好象是在鲜红浓绿的花园里，我落下了你的桂花冠，我们双双跪下祷告过往神明：我们愿托苍天看护我们的纯洁的爱，我们甘愿长久而永远你心即我心，我们心心相贴印，不放弃任何良辰并美景，我们拥抱得紧紧又紧紧！

最后，无疑，现实和幻想的合奏仍难免使他跌入于悲境，因为它们都不是出于灵感上的美天使，他究竟是现实故事里的悲剧的男主人。

所以最后传送出的还是他的悲哀的声音，他用这些悲哀的呼喊和呻吟来结束了，他胸头的伟大的诗篇：“呀！静子，我的爱人哟，你怎么样了？……你着了凉么？你的嘴唇竟是那么冰冷，冰冷！……哦，不要紧，爱人，从今我们将永远相爱和相亲！……

呀，远远来了父亲和母亲，……从天边上帝又来了，……上帝从空冉冉而降临：——喂，不要怕，不要惊，这里的一切都安宁，你听，这是上帝的声音：‘……孩子！我会爱抚你，温暖你，……不久，我会携带你到那庄严伟丽的大殿，你的生命会显出最大无比的光辉。上帝疼爱真诚，纯贞与圣洁，唯独不爱狡猾、虚伪，所以上帝会温暖我，温暖我的。

……然而，老头儿任务多……看呀，摇着

六月流火

古老的手杖，上帝不是又朝空而飞走了么？
啊啊，上帝，你不能走，不能走呵……………
是困境中的信徒，他需要你慈悲的抚慰。——
可是，对于我，一个杀人犯……上帝不久留，
他走了，悲哀的喊声温软不了他的至圣心！
……呀，原来为着正义、真情，上帝撒下给我的
是黑暗，是阴森，是潮湿……这里一片严寒，
酷冷吹进了心旌…………… ”

听说就在不久后的某一夜晚，那时，
突来的风沙唱着凄厉的歌，黑森森中
隐隐约约有炮声在咆哮，有战马在嘶号；
也好象有魔鬼在哭泣，地转天旋中
有人高举着真理的火。他再也忍耐不住
热情的冲击，疯癫使得他的行动十分颠倒：
虽然这时候他知道了他自己得为弱小民族，
尤其是台湾而生存，而战斗，然而，他以为
他的生命业已残破，他无十足的信心
去渡过未来的人生的坎坷；——矛盾使他
无计排遣内心的层层悲哀和苦恼。
于是，那怕没有足供自杀的武器，他勇敢地
把头颅对准壁墙撞捣，最后，血泊中
(希望他还不致于死，假如死了未免太可嗟悼，
因为人生即是战斗，通过他悲惨而实在平庸的
一生，他委实没有上过伟大的斗争的功课。)
他犹在痛苦地吟歌：“台湾岛，台湾岛，……
黑夜茫茫何日旦？……哦！台湾岛，台湾岛，
…… ”

尾 声

到此，我这春神所挑拨起来的现实故事业已叙述得稍有层次，我想就此结束，因为一来我本没有本领，如果再欲讲求美好，定须依靠其他的才能之士；二来，故事中的主人对诗人台灵有所嘱托，根据他的形象化手法，他的作品一定可以使人们不会轻易忘记他的伟大名字。只是，诗人没有时间长久去为此侦查，我不晓得他这一种伟大的工作何日开始，由于传说，我只听见那时候的诗人台灵正在为着林伟辛召集同乡会讲求善后援助，想来诗作虽然要紧，而实践上的同情那更是现代人生的唯一要旨。——我佩服他，我臆断他的作品一定会更被世人所重视；而且，今后的我，我也要更加学习诗人台灵——去在实践上讲求真理的役使。反正另外人间世上多着的也正是悲惨的现实故事，它们很多都值得歌泣，讽刺；我要努力学习：不仅努力写作，而且也努力讲求真理的实践，唯有努力的学习可以使我得到进步；所以，这册集子虽然潦草，亲爱的读者诸君，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只好暂时就此终止。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初稿完毕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整理完毕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重抄修改完毕

客家方言叙事诗

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

请听呀，请听！
厝个歌子唔唱人间有钱佬，
 唔唱满清时候状元人，
单唱美国西部垦特克州，
垦特克州有个哈丁村，
一个孩子名林肯，
诞生在一千八百零九年，
那时世人都么注意，
哈丁村果真荒凉得紧：
野草没人头，森林更森林，
常见横行有野兽，
冲天又有大鸣禽，
人家十分少，路上么行人！
可是，这个孩子真正怪：
穷人生穷地，穷地养穷人，
穷人也竟有个出头天；
五六十年个光景，
佢个事业得人惊！
当佢归西个时候，

唔知佢竟惹动了几多人个眼泪，
搅动过几多人个心情！
那时节，呵，全世界
也晓得人世上，人世上
死去了一个大伟人：
全美国，华盛顿同其他各州，
人人都挂着泪痕虔诚吊敬，
悲哀至极——那黑色的绛纱哟，
象深沉黑夜打下大地心，
人人都感到难能把前途辨认；
因为林肯曾赐给大家光明，
如今死神竟拖去了这颗救星！

呀！要是厓等当时能够有电影，
片子上当遗留给大家若何盛景：
那时火车运送着遗体，
灵柩初由华盛顿启行，
目标向着斯柏林菲，
那个新村将长供林肯长眠；
虽是短短火车行程，
整整行了十二日光阴，
因为沿途民众争来致敬，
沿途的停留与开行么一定。
呀！谁拂得下老百姓
出自衷肠个瞻仰同吊敬？
对于佢——一个为被压迫民族，
一个为正义而生存的林肯；
佢生前用光荣写下了佢个姓氏，

六月流火

死后光荣也遮盖着佢个遗尸，
佢个功勋相似华盛顿般巨宏，
一个日，一个月，日月两相行，
高照在太空，澄清又光明！

哦！请听哟，请听！
厓个歌一起唱便来唱林肯，
林肯个名字金亮过黄金！
林肯，诚实同正义
结成了好金钲——
听呀，敲打起来了，请倾耳细听！
厓来开唱唱林肯，
请大家心平气静！
心平气静来听厓讲林肯，
厓来讲起这位
十九世纪个有名名人：
先讲起佢个父同母，
先有贤人父母
才有世上大贤人。
佢个爸爸名叫多马士，
亚伯拉罕是共同个性，
锯树凿木就是佢个大本领。
庸庸碌碌过日子，
廿八岁娶来南秀做妻子，
南秀便是林肯个母亲
多马士有目不识铜锣大个字，
倒是南秀妈妈有聪明，
佢不独矫正了

丈夫个轻率同浮躁，
佢还规劝丈夫

勤谨来做起小家庭。
不想受尽了劳苦个磨折，
南秀妈妈得了病，
不外长满了九岁个林肯
又失去了慈爱个母亲。
南秀夫人病死在家中。
繁乱又搅扰到他们个和平。
可幸运个是上天么有绝路心，
多马士物色了一位优美后来娘，
赛莱又做了林肯第二个母亲：
这位，赛莱妈妈
更加给林肯尽了母亲个责任。
赛莱妈妈不独能读又能写，
深造个学问又还藏在佢胸琴，
精密个计划跟督促，
多马士造起了小楼房，
更多学识溜入了林肯个心囊，
更多学问渗进了林肯个腑脏。
伊索寓言，华盛顿传，
鲁滨逊漂流记，美国史，
佢都一一精读不忘。
但是，法律个书籍
佢也加以欣赏，
惊人个举动便是佢个演讲模仿：
只待牧师一回身，
牧师回身转住庄，

六月流火

模仿个演讲便开始了，
开始激动了环听者个心房。

后来，索性组织起了演说会，
当佢听见过大律师个辩论本领强；
佢要确实锻炼身手锻炼脑，
佢要确实抓住演说好伎俩
——哦！听众们呀，听众们！
请注意哟，请注意来细听！
后来林肯做了律师，
做个州议员，做了一党个魁首，
佢系么有半点侥幸个享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呀，
早年佢便锻炼好了头脑同身手！

而更多个赞赏同歌颂，
厓要来集中到
林肯刻苦个劳动。
听呀，请听，亲爱个听众！
七岁时佢便开始了劳动，
一把斧，一把铲，帮助父亲
开辟着荒地来耕种。
岁月带长了佢个年龄，
打柴，煮饭，伐木，造屋，
佢个劳作也跟大人相同。
要是佢有时给别人帮工，
零星个工资佢也交还给家中，
诚实正是佢个美德，

朴素又是佢个美风！
那不是奇怪个事，
佢连杀猪个本领也十分成功，
远近个人都来请佢屠宰，
没有半次失事曾跟佢遭逢。
更加高强个本领是
林肯还会驾驶船只：
一次，他个平底船
驶向远方个纽俄林斯，
背迎烈日个曝晒，
面领飞沫个润滋，
忍受了几多艰难，
唔曾吐过半句怨词。
甚至，当那一个黄昏，
一队黑人奔来打劫东西，
拚着性命去应急救危，
佢也曾显现过英姿；
卒之，打抢个黑人败北了，
带伤个林肯又开行了船，
直到佢交代了这段奔驰。

“亚伯拉罕·林肯！”
呀！曾几何时，
诚实，忠诚，任劳，任怨，
已结合着佢个伟大名字！
人说贫穷是一个鞭策，
我说佢个做人
的确也唔曾有什么差池。

六月流火

更多信用世人付与了林肯，
廿一岁个林肯呀，
步入了独立成人时。
凡事“莫依靠别人”哪！
凡事“自己去做”！
看哟，世界是为佢
铺排下了怎么个路道：
为了保护园地个需要，
佢被雇去劈造木椿了，
虽然林肯特别卖力，
佢个所得仅足维持家用。
一个严冬，积雪断了食粮，
替人运货到纽俄林斯去，
佢又一度被雇做了船工。
当货船在近岸处搁浅，
那一次，船尾深陷水泥中，
林肯施用过佢个大机智，
从容地借了船来减轻了载重，
毕竟解脱了大家个忧忡。
随后，依靠着忠诚同智力，
人家雇用了他，做个店伙，
而比起市民买得个货物，
佢卖出个“诚实”更多。
哦！这无声无形个美德，
使得林肯永远享受着
世人给与佢个敬重同奖褒。
他好象沐浴在信誉池中，
自然的动作摆荡出柔波，

佢摆动得越急越好，
传出个声响越发谐和。

然而，佢还得再多量地
接受人世个折磨：
象中国名人所曾说过，
不受磨折不成俊杰。
林肯旋即失业了，
招呼佢个商店已经闭歇。
一种更英勇的事情等候着佢，
那时红种人要把白人驱逐，
投身到义勇军
便是至上地尽忠于民族。
佢毅然地参加了，投军到军中，
直到战事结束！
一切信誉使佢被选做了队长，
友爱曾经感动过弟兄个个心服，
仁慈又曾感动过红种人，
一个红种老人曾在地上匍匐，
那是为了多谢佢个果然处断，
林肯救佢于死地，
当死刑正宣布着为这老人，
红种老人被加上了间谍罪名。
那是一种大义个行为，
林肯遮盖着老人
面对着佢个同志致意：
“ 匡就是佢个保护人，

六月流火

听呀，谁杀佢个处死刑！”

哦！这个时候，厓个笔锋
不能不转向到另外一陶。
听呀，请听！如果林肯
么有这光荣的一套，
佢个生存又值得什么？
为了生活世人谁不曾受过颠簸？
为了生活世人还更哭肿了眼桃！
可是，伟大个林肯
光荣个生存写在佢个奋斗经过，
坚毅奋斗为着正义和人道！
看吧，作为州议员
佢出现在奔伦诺州了，
赤胆忠心，许多正义工作
正待佢大公无私去做。
律师便是佢个职业，
唯有这种职业
能使佢可跟一切丑恶角逐干戈。
而正义个伸张
是为着黑种奴隶，被压迫营垒，
(那昔日受劫时候个伤痕
值得什么呢？当佢，
伟大个林肯是面对着整个人类！)
那时美国南部各州
蓄奴是公然的事体。
听哟，正直个林肯，当时
是这样地播送着正义：

“那不是诸元老个独立宣言吗？
一切人类都要平等待遇！
——生活！求乐！自由！
上天赋与人们这种权利：
啊！尔等，尔等自私自利者！
尔等为什么要破坏人类福星，
为什么要破坏人类全体？”
哦！公正的呼声下，
蓄奴者纷纷理屈而败逃！
然而，伟大个林肯呀，
林肯面前还有更大个灾祸，
更大个危难，
正展开着等待佢去打破。
可怜而又可喜：
正义个呼声毕竟得到了国人附和，
林肯被推举做了大总统，
林肯被推做正义个辅佐！
但是，但是呀，
南部各州倒起了干戈，
整个亚美利加洲遍传着烽火！
一八六一年林肯征募了士兵，
正义个真金，今番，今番呀，
定要在热火里锻磨，
可怕，许多个败仗使得京都
也卷入了恐怖个漩涡。
但是，镇静地，镇静地，
总统林肯发布出释奴令了！
释奴令象厉害个炮弹，

六月流火

厉害无比个炮弹千万颗，
打向叛军个阵地，
打向叛军个心窝！
盖慈波格地方，一八六三年夏，
一场恶战，一场恶战
打得天乌地暗，
一场恶战打得血流成河！
一场恶战两军终究决定了生死，
五千精壮冲过了战壕，
五千精壮占据了正义军阵地，
五千精壮又战死于炮火！
毕竟叛军业已衰颓，
毕竟南军开始日日败退！崩溃！
到处跑出来了，跑出来了
向总统林肯志谢的黑种奴隶。

“喂呀！喂呀！

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到了呀！”

“喂呀！喂呀！

人类个救星，被压迫民族个救主，
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光临了呀！”
万千个黑种人跪倒在地，
万千个黑种人跪倒在跟前，
有几个爬上来吻着佢个脚，
默默无言，感激的心眼里
输送出了热情眼泪！
哦！正义个旗帜业已胜利，
正义个旗帜
业已在美国各州飘起！

可不是吗？林肯又获得了
更大的信誉，一八六五年
更大个信任又付出自全美国人民，
林肯总统又再就了总统一任，
美国正趋向着统一，和平。
然而，世人为什么
又要遭逢到这种不幸，
一个惊人的噩耗
又投落了各城市，各村镇；
这个消息不是说
美国又再起干戈，
但是再没有其他消息
会使全美国子民可恼——
呀！可恨这现实终究不能变更，
尽管大家都一致给与否认：
难道这就是天公个报应？
啊！佢解放了万千黑色人民，
死神也不让佢在人间
多多享受国民个礼敬！
可咀咒个手枪弹哟，
全世界爱好自由，正义个人们
所憎恶个手枪弹哟，
唯有一部分狭隘个报复主义者，
这才满意个手枪弹哟
它射出自伶人蒲士个枪筒，
咬住在林肯脑心！脑心！
——正义个巨人林肯死了！
林肯死了！呀！林肯死了！

六月流火

美国个国旗
一时飘上了黑影，
然而，林肯个功勋，
业已使美国个国旗，
永远，永远在世界上彪炳！
自由与正义，从今结合着
亚美利坚联邦共和国个国名！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完稿

鲁西北个太阳

奇怪！象石头击落到蜂案，
忽来一个消息卷起了满地风波：
——“范司令唔曾战死，
范司令还在前线领导！”
那个唔鼓掌，那家唔放炮欢歌？
英勇个老将军——范筑先，
象一个家长深嵌在老百姓心窝。
可是，可是，佢等终究失望了，
恶劣个消息比疫蕃薯还多，
范司令在世个传说，
象金砖投河，漩涡送着漩涡，
片刻间静下来了，静下来了！
肉身个战斗奔波，
换来了伟大灵魂个怒吼悲号，
范将军果真已在沙场睡倒，
佢走上了光荣个路道。
呵呵！范将军走上了光荣个路道！
那是十一月中旬个事，
十一月十三夜九点，
调兵遣将象老航海家摆布风涛。
谁说将军年纪老？
六十四岁个将军

六月流火

相似青年壮士个英豪！
愈战愈勇，两次三番
日本鬼子曾狼狈败逃！
那不是坚强个见证！
当着撤退命令下，
一营兵加上三百个学生，
要在这块土地上发芽，生根……，
听呀！“ 厓等走得了，可怜
厓等个同胞有脚走不了！”
投掷给不抵抗将军（韩复榘）个
是一个果决：跟土地共死活！
那怕敌人打由临清来了进攻，
单车队结成了铁的长蛇，
斜径里给敌人一个截袭，
绕由小道，加紧了速力，
又给佢等一个致命个打击。
第二次迎着敌人另一个侵袭，
四天四次个对仗，英勇搏斗
又打得鬼子匆匆逃逸！
山东省聊城县得到了紧急情报：
“ 有日本鬼子在香山偷渡，
日本强盗又来逞动干戈。”
十四日，果然，三架敌机
掩护着汽车卡车二十余辆，
在聊城南边强渡运河。
聊城东南五官庙一带
又出现了敌伪军一千多。
奋勇抗敌自有英勇个壮丁队，

然而，轰轰烈烈是敌人个炮火，
层层个火线终被敌人冲破。
几回失败个羞辱，日本鬼子呀，
今朝要来尽意在聊城伸报！
那时节，聊城城郊展开了剧战，
整个上午，人马纷纷象云涛，
云涛滚滚中通发出白刃肉搏歌。
东关上冲来了汽车同卡车，
运河堤畔整百敌军抱稳了死魔。
可悲惨呀，鲁台连台下，入夜，
中国军个地雷手榴弹又纷纷着恼，
七八十个日本鬼子已长在沙场培草。
聊城城里坐镇着范将军，
看吧！二十几个被占县份
业已一一从敌人手里夺得；
“铁人”个尊称，对于佢
一个由土军做到军官个将军
唔曾系浪费笔墨！
别人做官赚大钱，请听哟，
佢个得人惊处便在佢个清白：
可不是，他说了，
“象厓这么大个年纪
还为了赚钱来做官吗？
进赚钱这个时候便得享福了。
——胡子也这么长
还要在这里苦干！
请看看别人呀，
那个不腰缠万贯？”

六月流火

自身么个廉洁，
怎有红枪会众乡亲个团结？
听哟，尊仰着范将军，
三十个支队出现在鲁西北，
鲁西北个太阳照得大家
满脸透出了欢乐个光泽！
而沉着善战还更是佢个美德，
那一回，作战在濮县，
炮弹落在身边爆发，
一步也不后退，神勇感动了
官兵个坚决，依靠勇敢
扑灭了敌人，濮县个旗帜重又变色。
这一番呵，肃壮个十五日晨，
火线谱上了腔调由低趋高了。
聊城四门烟尘遮天，河山呼号，
沙石木屑织成了黑暗网罗，
高空翱翔着三架敌机，
三架敌机机关枪射向守军碉堡；
爬城个敌兵算是大难难逃，
喊一声“妈的”——可怜，
鬼灵也归不到三岛！
这时候，中国男子
没有一个空闲着手：
看吧，西门城防有个聊城县长，
 经理处长，
更有军法处长在帮忙；
南门城防也不弱，参议张郁光
偕着秘书显刚强；

北门更有姚第鸿——
政治部主任今朝不惜弹丧。
而威风凛凛凛冽冽
东门坐镇着范老将，
健儿百个脸上个个放毫光。
东西奔驰受命奔走个
还有个营长林金堂，
来往布置巷战决存亡。
可怕，杀气冲天神难张目，
纵是白天好象也有厉鬼哀哭！
呵！是怎么一阵狂风哟，
狂风吹得天翻地覆：
北西南门破落了，
中国男人慷慨成仁
写成了并日月而光辉个悲壮曲！
这时东门城上仍有范将军，
范将军指挥作战沉着又忙碌：
可恨，敌军猛用大炮轰城门，
土城到底难承炮弹欲！
爬行又来敌军坦克车，
好比凶兽赶麋鹿；
坦克猛然擒上处女土城脚，
可怜呀，土城处女一朝遭奸辱！
东门城上仍有范将军，
范将军脚踏中华干净土，这时
黑暗纷纷四边密布着大地狱。
哦！大地狱哟，大地狱！
六十英雄今朝那怕为国死，

六月流火

但是明知大势已去，
慈心还要安置旧军属，
“ 匡将为国死！去吧，
尔等各自走生吧！”
跟着慷慨个咐嘱冲天
飞起了佢壮烈声响：
“ 中国抗战到底！
万岁！万岁哟！中华！”
一颗自家个子弹
打出自自家个手枪，
悲壮从此付与了范将军个名字，
范将军个生命呵，从今放了光芒！
六十多岁个生命不算怎么长久，
史册上个精神哟流芳千古！
而深受感动个是部下军属，
一个一个自杀殉难，
呀！一朝聊城上空飘起了忠魂曲！
忠魂曲，伟大个忠魂曲哟，
尔个歌奏，尔个歌奏，
将奏上伟大民族个幸福。
看呀！会写诗歌个
都请全来歌赞！
范将军殉难了！果真殉难了！
但是，山本站起了
无数万个儿童团，庄稼汉！
听吧！请倾耳一听，
伟大个誓词冲入了云端：
“ 斗争呵，斗争！

范将军死了，厓等继续干！
斗争会给与鲁西北
真实个太阳
光亮！”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八日完稿

原载 1939 年 9 月 25 日《中国诗坛岭东刊》第 2 卷第
2 期和同年 10 月 25 日《中国诗坛岭东刊》第 2 卷第 3 期。